話夢集 春明夢録 東華瑣録



北京古籍出版社







何剛德 著

話夢集

春明夢録

沈太侔 著

東華瑣録

北京古籍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梦集·春明梦录·东华琐录/何刚德，沈太侔著；柯愈春，郑炳纯点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

ISBN 7-5300-0103-5

I. 话… II. ①何… ②沈… ③柯… ④郑… III. 地方史-北京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3624 号

話夢集 春明夢錄 東華瑣錄

何剛德 沈太侔 著

*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朝阳广益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6.5印张 114 000字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7-5300-0103-5/K·52

定价：7.80元

前記

姜德明

《話夢集》和《春明夢録》，各兩卷，爲民國年間刻印的詩集和筆記，皆記清代宮廷掌故、風俗和人物軼事者。作者何剛德，字肖雅，號平齋，福建侯官縣人，生于清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卒于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光緒三年考中進士後，曾任吏部司務廳掌印，後升侍郎。歷任京曹十九年，又外任江西建昌及江蘇蘇州知府。民國初年曾任江西省内務司長、豫章道尹，一九二二年八月兼代江西省長，同年十月被免職，此後卽隱居上海。著作除《話夢集》外，尚有《春明夢録》、《郡齋影事》、《西江贅語》、《客座偶談》、《家園舊話》五種，總名爲《平齋家言》。光緒末年刻有《平齋詩存》三卷、《平齋詩存續編》三卷；民國間刻《平齋詩存再續編》二卷、《平齋詩存三續編》一卷。據稱何氏民國間的刻本，都是張壽鏞先生在上海爲他刻印的。

《話夢集》刻于乙丑年（一九二五）。筆者最感興趣的是上卷收有《春明記事》詩，下卷收有《嘆舊懷賢》詩，都是作者回憶爲官時出入宮廷的見聞，非道聽途説者可比，誠如他

自稱：「雖僅一鱗半爪，然五十年來世變，亦可於此存其概已。」

如同談其他有關北京的風俗雜事詩一樣，我並沒有忽略作者在詩後的附筆。《話夢集》幾乎每詩必有注，這是一般風俗詩或竹枝詞所習見的，讀者並不嫌其纍贅。如作者曾經督管皇家建築的修繕工程，當他在皇帝婚配時用的交泰殿勘工時，發現殿中供有大佛一尊，不知何解。這就給研究故宮史的人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關於承德的避暑山莊，詩中說：「避暑偶尋行樂地，翠華歲歲幸離宮」。注中不談皇帝在此從事政治活動的堂皇目的，而祇講爲了尋樂：「《宮史》藏于宮中，外廷不及見聞。祖訓極嚴，起居飲食，各有規矩，不容違犯。若駐蹕行宮則不拘此例，故熱河避暑山莊規模甚壯。後來移蹕圓明園、頤和園及三海，無非苦宮中過於拘束，而托避暑爲名也。」這就比官樣文章讓人信服。又如寫慈禧的六十壽典：「慶典堂皇飾太平，九衢蹕路噤無聲。景皇前導諸王退，靜看慈輿緩緩行。」注曰：「金輦以百二人舁之，甲午欽后六旬聖壽，德宗在金輦前步行，諸王公捧如意前引，皆側身卻行。」如此具體而微地描寫宮中禮儀，如見光緒皇帝的神態身影，如果光看詩何以能如此傳神。

《嘆舊懷賢》詩主要是記人，如有關薛福成的詩注寫道：「……在京時，與余情意甚殷摯。余欲從之學，公曰：『洋務亦須有二十年功夫，方能精到……』又云：『公嘗言將

來陸戰海戰之外，必有雲戰。今飛機盛行，其言驗矣。』」這些片言隻語，都出自朝廷重臣之間的閒話，也許在正史中是不易見到的。詩中寫到的人物，凡與作者接交較密者便感到親切可信，反之則顯空洞。詩中有懷李鴻章、李鴻藻的詩，後者官吏部尚書，正是作者的上司。作者以爲李鴻藻平時工作勤懇，是個老成的典型。寫李鴻章曾以直隸總督的身份隨皇上赴東陵，作者也在側，注中云：「公嘗與余言，御史一竅不通，妄議國是，將來都察院非撤不可。且謂：我此後服膺老子，絶不爲天下先。公時以中東之役異常憤激，言因有發也。」作者出守建昌，過天津時又謁李中堂：「公謂建昌昔曾駐兵麻姑山，樹木極佳，風景依然在目。」這些記載雖簡略，卻出自心聲，頗能顯示人物的性格，讀來不無生動之感。此外，作者的詩中還寫到沈葆楨、榮祿、翁同龢、張之洞等人物，莫不是近代史上的名流，史料價值亦高。寫張之洞的詩中有一句：「京朝滯迹久知名，商賈城南有頌聲。」借前門外一帽舖的伙計口吻，極口稱道張買物不還價，過節不欠賬云云，恰是從市井里巷的角度來描畫人物，堪稱側面襯托的手法，自有其聰明之處。

《春明夢録》兩卷，早刻于《話夢集》兩三年，因是筆記，夾叙夾議，娓娓動聽。其中涉及有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等重大史事，也涉及了宮廷典章制度、科場見聞等。由于是回憶前朝之作，落筆時禁忌也少。如作者寫了光緒皇帝召見作者三次的經

過，地點都在乾清宮，時值德宗親政時。當時君臣之間的問答，一一實録，如臨其境。慈禧太后重復臨朝時，在頤和園作者又嘗召見。太后與皇帝隔桌同坐一炕，慈禧先問他福建民教情況，續問礦務能否發達。旋又問他在江西任職幾年，江西各府的情況如何？還有義和團之亂的情況，地方上如何被擾，又是如何結束的等等。當時慈禧曾經嘆息道：「中國自海禁大開，交涉時常棘手。庚子之役，予誤聽人言，導成今日局面，後悔無及。但當時大家競言排外，鬧出亂來；今則一味媚外，又未免太過了。時事艱難極點，全賴大小臣工苦心對付，無過不及，才能免此危局。江蘇地方事，也不是好辦的。……」又問光緒：「皇帝有話説否？」德宗衹説：「汝可下去。」……以上或有爲慈禧開脱處，卻極富現場感，分明可以看出慈禧與光緒之間的某種矛盾以及兩人不同的語氣和神態。又一條記載光緒初親政時，因畏冷，在殿門裝有一片玻璃窗。慈禧太后聞之大怒：「皇上年少，何至怕冷如此？況祖宗體制極嚴，若於殿廷上裝起玻璃窗，成何樣子！文宗（咸豐）晚年患咳嗽，亦極畏冷，引見時以貂皮煨膝上，何等耐苦？」終於還是撤去了殿門的玻璃窗。慈禧太后一副盛氣淩人的面孔，真的是活靈活現了。當然這也是個表現人物性格的戲劇性場面，這樣的筆記，又何止是治近代史者所樂見？

《東華瑣録》，沈太侔著。多記舊京遺聞掌故，里巷民俗，更加詞章雅馴，不失爲一

部史料及藝文價值俱佳的筆記。由于作者的身份所限，他更注重民間見聞，如寫二閘風光：「都門昆明湖長堤，例禁泛舟，十剎海僅有踏藕船，小不堪泛，二閘遂爲游人薈萃之所。閘在東便門外，自五月朔至七月望，青簾畫舫，酒肆歌臺，令人疑在秦淮河上……」但是，到了本世紀二十年代末，作家沈從文寫《游二閘》時，情境荒凉，河水已臭不可聞，今更無踪可尋。又寫工部的燈景者：「舊制六部皆有燈，惟工部最盛。門内燈彩四環，空其壁以燈填之，假其廊以燈幻之，且燈其門，燈其室，燈其陳設之物，是通一院皆燈世界。」類似情景，不少都是作者幼時的親見，爲他人所未道。轟動一時的振貝子私納女演員楊翠喜一案，涉及清朝官府的腐敗，當時任商部尚書、御前大臣的載振被迫向光緒和慈禧具疏乞罷斥。作者引録其疏文，並稱：「婉曲微妙，文詞斐然，聞捉刀者，泗州楊杏城士琦也。」這些材料也都是在有關的著作中不易見到的。當然，書中所記傳聞也未必全部如實，這也是舊時一般筆記中難以避免的。

《話夢集》及《春明夢録》爲柯愈春同志點校，明顯的錯字均已改正。柯君業餘從事清代詩文集的研究，於清人著述情況所知甚多。《東華瑣録》爲鄭炳純同志點校。鄭君爲琉璃廠販書人，所見頗豐，又雅愛文墨，志在編撰。《東華瑣録》絶版已久，極罕見。關於作

者沈太倅及有關版本情況，鄭君在點校完工之後寫有「校點後記」，此處不贅。

感謝北京古籍出版社多年來爲保存舊京史籍做出的貢獻，本書的得以出版仍歸功於他們的遠見卓識。限于筆者與柯、鄭二君的水平，如有標點、校改中的疏漏和不當處，望讀者不吝指正。

一九九三年五月

目録


話夢集

序

列子之説鄭人也，曰《蕉鹿夢》；吕翁之醒盧生也，曰《邯鄲夢》；東坡之遇饁婦也，曰《一場春夢》。夢其所夢，人生固一大夢歟！雖然，夢無痕也。古人以詩傳之，則無痕而有痕矣。自三百篇、古樂府，迄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無一非古人之詩，即無一非古人之夢痕也。余自逾冠通籍，迴翔京外，閲四十年，今舉平日所聞所見，及素所周旋晉接者，隨所觸而綴之以詩，亦誌余已然之夢痕耳！或有譏余爲夢囈者，不知彼所謂囈，亦即彼夢之囈也。無論我夢彼夢，不越一夢而已。編既成，爰以話夢顜其端，屬剛氏焉。乙丑孟春肖雅何剛德識於平齋

話夢集卷上

春明記事三十二首　壬戌冬，曾有《春明夢録》之作。惟老來記性銳減，採輯多未周備，且有事涉瑣屑，未及收録者。今因記憶所及，隨興含毫以詩，仍仿前人雜事詩之例，敘事實於詩後，聊補遺佚而已。

殿中禱雨禮維虔，塑像安排佛與仙。大德曰生顔額在，分明取義在承天。

大高殿在神武門外，爲皇上祈雨之所，意所祀必爲天神。及詣廟，見所供均仙佛，殊不可解。

昭顯宣仁雷與風，凝和時應雨雲通。修雩禮獨從隆重，三廟釐然別一宫。

風雲雷雨廟，爲統稱之名。其實，雷曰昭顯廟，風曰宣仁廟，雲曰凝和廟，雨獨曰時應宫。

奉先思孝惕宸衷，忌日明虔肸蠁通。循例百官俱素服，禮文不與壽皇同。

國家忌辰，在奉先殿，素服行禮。若誕辰，則在壽皇殿，不著素服，即俗生忌死忌之别。

成禮曾聞重大婚，顧名不信説無根。誰知内殿清嚴地，趺坐依然佛一尊。

交泰殿在乾清宫後，相傳爲皇上大婚成禮之所。余勘工時，見殿中仍供大佛一尊，不知何解。

竹笠番僧齊送迎，梵宫畚築促觀成。我來循例完公案，歡喜參禪不繫情。

雍和宮爲憲廟潛邸，改作年久，時有工程。余往勘工，寺僧出迎。紅教喇嘛僧，戴竹笠，紅頂，衣紅。黃教用金頂，衣黃。後宮闢有魔女像，余未往觀。

贊箴几誦古遺風，禮法精嚴勖聖躬。避暑偶尋行樂地，翠華歲歲幸離宮。

《宮史》藏於宮中，外廷不及見聞。祖訓極嚴，起居飲食，各有規矩，不容違犯。若駐蹕行宮，則不拘此例。故熱河避暑山莊，規模甚壯。後來移蹕圓明園、頤和園及三海，無非苦宮中過於拘束，而託避暑爲名也。然秋冬仍當還宮，不能久在外駐蹕也。

東華曩歲憶從公，儲位名存事已空。寂寂院門人迹罕，前星黯淡掩青宮。

阿哥所，在東華門內，闢爲阿哥讀書之所。阿哥即皇子也。同、光以來，儲位久虛，故所亦閒廢。

名場艱苦要親嘗，數典前王未可忘。聖主飛龍占巷遇，綠槐如蓋尚高張。

貢院龍字巷，余會試第二場即坐此。見第三號硃書一「龍」字，虛無人坐，云是純廟當年借舉子名入闈坐處。後檐有高槐一株覆之。

首都試院棟連雲，斥帑鳩工急運斤。觸盡有明亡國忌，終教掃地痛斯文。

京師貢院，明季重修而國亡，清季重修國未亡而科舉廢。當議修時，固力斥迷信也。

居然移禍到詞曹，晦兆文星痛此遭。守土昌黎應有責，西園翰墨已羶臊。

翰林院院址，於拳亂後劃入各國使館界。內院舊祀韓文公，相傳文公爲翰林院土地。

慶曲堂皇飾太平，九衢蹕路噤無聲。景皇前導諸王退，靜看慈輿緩緩行。

金輦以百二人舁之。甲午欽后六旬聖壽，德宗在金輦前步行，諸王公捧如意前引，皆側身卻行。

上公異數壓朝紳，玉牒宗支爲展親。持較諸王恩稍殺，殆如九錫寵勛臣。

八分公者：清制，公爵曰鎮國，曰輔國，然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別。八分者，即許用寶石頂、團龍褂、開氣袍、紫韁、朱輪、門釘（門上密布巨釘爲飾）、茶壺（出門有人佩大茶壺，形扁，高廣逾二尺）、家將（家丁，有頂帶），謂之入八分公。不入八分公者，即不得用此八分。

演禮分明攝至尊，名之曰遣語何渾。冠裳九品資承乏，深意當時殆有存。

郊廟祭祀，先期代皇上演禮者，用九品官服制，呼之曰「遣」，不知何義，特相沿如此耳。

卿月高寒望渺然，班躋五品若登天。郎官應宿欺人語，九轉丹成總不仙。

「九轉水晶宮」，京曹謔語也。舊制：各部員外郎，秩五品。由主事升員外郎，遞升郎中、御史、掌道御史、給事中、掌科給事中、鴻臚寺少卿、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升官九次仍是五品。五品，例戴水晶頂，故謂之九轉水晶宮。

排比鋪張重一時，龍門筆法棄如遺。衡文無計評優劣，只重篇終八韻詩。

京中謔語曰：「翰林院文章，鑾輿衛刀槍，太醫院藥方，騾馬市皮箱。」謂虛有其表，不適於用也。翰林院文章，固近鋪張，且拘以字數，名曰館閣體。故考試時閱卷，除比較小楷外，多以卷末試帖詩定去取。

刀光淬雪斂鋒鋩，後擁空擎豹尾槍。警蹕威嚴仙仗列，飾觀不爲備非常。

「鑾輿衛刀槍」，即俗所謂鑾駕也。御駕出，隨後必有豹尾槍數排，其餘仗設不必全備。故鑾輿衛刀槍，半有名無實。

請脈醫官按憲綱，龍宫金匱要尋章。絶無可灼紅丸弊，此即天家肘後方。

「太醫院藥方」，皆由院使主筆，引經據典，不能以意爲之。醫官診脈，謂之請脈，亦以官階大小爲序。

糊紙塗朱髹漆膠，女兒黄竹笑難淆。世間儘有麒麟楦，持與朝官當冷嘲。

「騾馬市皮箱」，以木片糊紙爲之，外施朱漆，細察始知其贋。

平頭甲子積資深，引覲猶勞黜陟心。爲恐老郎筋力敝，衰庸未許濫朝簪。

老人班者，京察人員年過六十未得一等者，作爲老人班引見，分別照舊供職及原品休致。

拜恩九叩共朝天，捧紙王公出殿前。晛鼎有人心太熱，爭先快覩越班聯。

殿試題紙：試日，貢士三跪九叩，謝恩畢，監試王公在殿前頒發。心熱鼎甲者，急於見題，每越班先起。其人以京官子弟爲多。

御筆神摹墨未乾，榜諸殿柱便傳觀。今朝更覺龍頭貴，莫作尋常視草看。

朝考題紙：先有御書一小紙，由王公捧出，交狀元謄寫，黏於殿柱。

三銓選格失調停，鮎竹功免滯典經。衛陸聲華誰繼美，於今紫極黯前星。

「一洗萬古」，京曹謔語也。翰林轉到詹事府司經局洗馬，升階便滯。人因「一洗萬古凡馬空」之句，嘲之曰「一洗萬古」，亦以清朝不立東宮，故官制不甚介意也。衛玠、陸機，俱官洗馬。

貳我成均詔語優，如何蹭蹬竟生愁。師儒莫作窮途歎，不見陽城刺道州。

「大業千秋」，亦京曹謔語也。國子監司業升階之滯與洗馬同，故人以「大業千秋」對「一洗萬古」。

開國朝官坦率多，行行不似八騶呵。雙環柱上嵌殘鐵，説是當年繫駱駝。

吏部鐵環懸在大堂柱上，相傳國初堂官皆騎駱駝進署，遺迹猶存。

五國風霜九死身，形容枯槁愴蒙塵。畫圖留作昏庸鑑，天府依然什襲珍。

歷代帝王像，藏內務茶庫，隸南薰殿。而以徽、欽小像爲獨多，余查庫時親見之。

威名赫赫震朱仙，誰信風流是少年。人說留侯如好女，怪公美貌亦翩然。

岳武穆及諸名人小像，亦藏在茶庫。

鬢稀眉爽掃清愁，蕭瘦詩人未白頭。不似清平奏新調，脫韈捧硯恣風流。

李太白小像。

醉飽場中一達官，肌豐鬢黑面團團。世人泥讀青蓮句，猶作山頭戴笠看。

杜少陵小像。

窄帽將軍奕有神，閒攜小卒翫鵪鶉。風流畢竟輸秋壑，鬭蟀堂前擁美人。

吳三桂鬭鵪鶉小像。

絕異堂餐具八珍，蘇拉設備及清晨。莫疑餺飥登盤賤，當日甯無伴食人。

軍機處階前，每晨必列燒餅、油炸粿數件，備樞臣召見後作爲點心，可謂儉嗇極矣。

四更席地偏街西，贋鼎求售索價低。今日銅腥工使鬼，五都市外孰燃犀。

京城鬼市，於四更後席地售貨，貨無定品，價廉而多贋質。京僚喜購便宜者，每入市游，間有以賤値得貴品者，因偷兒得贓，亦多於是市急售也。余進內時，夜過菜市口，每遇見之。

撏肥全豕剝皮蒸，列俎神餘香始升。賀客登筵盤膝坐，老饞不取主人憎。

請吃肉者：滿人夜祭神，黎明延客啖肉，謂之食神餘。先期具柬，禮極隆重。筵設炕上，肉切白片，聯翩而進，主人以客多食爲吉利。

紀事詩書後

老翁逾七十，寂寞竟何爲。濟世知無責，箸書嗟已遲。舊交聊問訊，雜事偶成詩。未免春痕在，夢婆休笑癡。

郎潛憶舊三十二首 余爲郎十九年，追維身歷之事，有未能忘情者。興之所至，各拈一事，系以一詩，用誌泥爪。

引覲龍顏肅佩紳，潛郎餘味尚津津。雄雞驚破人間夢，霜雪盈顛卧海濱。

吏部帶領引見，必於雞未鳴時入內。

肺氣侵晨鬱欲伸，侍班殿外正垂紳。誰知紫禁清嚴甚，一咳聲能嚇近臣。

殿廷禁咳嗽。余咳聲素重，一日在養心殿候帶引見，氣鬱作咳，侍衛卽趨出查問，以不得主名而罷。

絕憐世僕舌難翻，國語咿啞覲至尊。從事豈容開口笑，齞唇破處尚留痕。

滿員引見，例操滿語。自報姓名、歲數，而偏多不諳，期艾之聲，奇怪百出。余帶班時，齞唇不敢笑，至今破痕尚在。

侍宴龍墀捧壽觴，八珍頒賜出天閶。郎官承寵慚逾分，回首昇平黯斷腸。

賜宴太和殿。甲午六月二十六日，爲德宗萬壽也，余以吏部郎與焉。次日，頒賜福字、如意、帽緯、飄帶、袍、褂、盤、盂八件，誠異數也。

粉瓷疊疊堆盤整，果實纍纍列簋齊。光祿例供良醞酒，銅盤更貯一羊蹏。

賜宴：每宴二人一筵，筵堆餑餑數層，上加果品一層，再上置羊腿一盤。菓餅乳茶係滿席，內務府所備；餘係漢席，光祿寺所備。良醞署署正提壺行酒，壺高約二尺許。

數墨尋行貫始終，大端犖犖意能通。胸羅一代興衰史，不負微臣兩載功。

《十朝聖訓》，余借之於玉蒼，每旬易五卷，不兩年而卒讀。後來遇事，受益甚多。

仁皇弓劍護松楸，于役曾趨遵化州。園寢國初遲定制，埋香列隊土饅頭。

景陵，聖祖陵也。余充歲修之役，從殿後鐵門入，見隧道前兩行紅土堆，云係妃嬪葬地，爲他陵所無。殆當時園寢未定制歟。

穹碑鉅制越尋常，延項龜趺一丈長。文字子臣親吮墨，武功和淚說先皇。

聖德神功碑，皇帝有武功者，始於陵前建立。余歲修裕陵時見之，聞其碑文例由嗣皇親筆。

遄程計日限難稽，步步輪蹄陷入泥。五度易騾行百里，雪深無處辨恒蹊。

于役東陵途中遇雪，因陵工有定期，不便停留，冒雪行。雪深數尺，不辨路之高低，一日易騾五次。

名駒聲價世誰知，曾載神功穀廟碑。遵化道中憐末路，漫天風雪僨轅悲。

穆宗以平定髮捻，亦有聖德神功碑，赴陵所乘，即馱碑之轅騾也。

裘披猞猁敵風饕，匹馬長途不憚勞。縱轡霎時三十里，雪中猶憶少年豪。

余向不習騎，曩往東陵，同事有駿馬，途中借乘之，衝雪疾馳，甚爲快意。身披猞猁馬褂，頷下不沾雪花，始信此裘之暖也。

六飛扈駕謁陵時，紅日高張纛大旗。體制宮闈亦明備，一鸞一鳳別尊卑。

皇上懸日旗，太后鸞旗，皇后鳳旗，御駕謁陵時旗幟也。隨扈各帳棚，亦各有標記，不書明字樣。

巍峩行殿矗高岡，宿衞森嚴夜邏忙。萬帳無聲山月朗，銀花璀璨繞宮牆。

燈城者：御駕謁陵時，夜駐行宮，行宮必據高原，宮牆外一兵持一燈，背牆而立，徹夜如晝，故名曰燈城。

歲供石首例相沿，遠致艱難味不鮮。得食頓忘魚餒戒，天厨異味慰饞涎。

黃花魚，崇文門每歲三四月照例呈進。余隨扈到東陵時，貢適至，御膳房以膳餘分送隨扈各官。魚長不滿尺，與海濱所食者遜甚，且遠致味亦差。然當時分嘗一臠，固以爲異味也。

策肥荒驛例難求，千里心猶侈勝遊。不耐車中常閉置，朝朝躍馬過河溝。

驛馬多瘠，吉林近山，數武卽一小河溝，須躍馬而過，控馭殊費力也。

威名漢壽震巖扃，屏息車如度井陘。慘淡日光林薄暝，四山奕奕有英靈。

關壯繆廟，關外極著靈應老爺嶺不止一處，奉天其最著者。

連朝積悶厭征軺，攬轡高峰匹馬驕。俯視能窮千里目，衆山撲地若團焦。

吉林老爺嶺，高幾千仞，俯瞰廣漠無際，視奉天過嶺時意境迥別。

北地高寒不植梅，一株潛邸獨移栽。摶泥孤鶴碑陰立，生面皇都此別開。

醇王府改爲廟，余勘工時，見梅花下立一鶴碑，刻「天寒有鶴守梅花」七字。

京輦華年舊履綦，禪林避暑憶尋碑。宸書題詠詳因掓，神往雍乾全盛時。

法源寺，余在京時多往避暑，碑刻御製詩有「創雍正、葺乾隆」之語。但相傳寺舊名「憫忠」，徽、欽北狩，曾寓此寺。

逢三墟市集如期，選具農庖便取資。愛菊我偏成痼癖，年年倚此作東籬。

土地廟在宣南下斜街，逢三墟期，農具、庖具排列滿地，然皆小貿易也。左近花廠林立，資本頗鉅，秋間賣菊以千萬盆計。花好種備，視海上菊市，雅俗判霄壤矣。

塔勢摩空湧上層，西征由此理行幐。尋常雅客游踪集，選菊評花訪寺僧。

天甯寺在京城之西，馳驛西行者，以此爲第一站。寺僧取茉莉熏鼻煙，並儲佳種菊花，以資生計。

倒懸龍爪古槐青，逭暑禪房每叩扃。靈産天南形逼肖，題蕉又過牡丹亭。

龍樹寺在陶然亭左近，有槐，葉似龍爪，倒覆於地，綠陰如幄。後至南安郡署，見後園牡丹亭（即杜麗娘遺蹟）畔，有蕉龍一株，其形絶肖，特葉稍勁耳。一槐一蕉，皆以龍名，亦天然配偶也。

松筠繞徑未蓬蒿，諫草千秋敢弁髦。一事最教人刺目，嵩雲兩字矗天高。

楊椒山先生宅，在宣武門外炸子橋路南，而路北河南會館大書「嵩雲草堂」一額，巍然高聳，人多議之。

貲郎沿例又齎錢，調劑官私說自圓。笑我當年臨渴飲，尋源至竟愧廉泉。

印結費者，部曹俸薄，賴以爲津貼，各省通例也。捐例初開，恐品流混雜，飭同鄉五六品京官，具印結作保，意在救弊也。部員人多，又恐有扶同及爭執等弊，各省乃各設局管理之，酌取其資。同鄉有印之京官，勻分之，各省一律，遂儼若功令焉。但各省豐嗇不同。直隸貧瘠，捐官者少，而在部當差者又多，每年所得只三四十金；尋常省分，每年可二三百金；若川粵江浙之富饒，年竟有逾千金者。

度支須制卅年通，量入甯能詔祿豐。二十青銅聊訓儉，司農月計不愁窮。

部員月費，廉俸之外，月給新鑄大銅錢二十錢，一當五，適合百錢之數。雖係錙銖，不得謂非賚予也。按俸銀：郎中、員外郎八十兩，主事六十兩。京官正俸之外加一恩俸。名曰雙俸，養廉則春秋二季，每季只給三兩左右，由一總數攤勻，不似外官之有專額也。當日官俸如此省嗇，亦以中國財力有限，若厚給官俸，轉難爲繼也。

南人交口侈南烹，酣豢何曾繫養生。晝粥斷虀容易事，北人醉飽已忘情。

北省京官與南省不同。余同年李少林同部（錫彬），直隸人也，以直隸印結費之微，每自訴清況曰：「余家平常不舉火，上下四人，晨興以一錢市開水，盥飲俱備。早晚兩餐，四人食饅首四斤。加以葱醬小菜，日不過京錢一千有零。每銀一兩，可易京錢十五六千。印結費一項，作一月伙食足矣。」余聞之惕然。後質諸滿員之貧者，大率類是，乃悟京曹清苦，北人固倍於南人也。

土木量工過掖垣，羣閹趨事肅無喧。一聲喚取錢糧子，金鑰旋開閶闔門。

宮中四十八處總管，管四十八處宮殿也，每處以一老太監充之。太監穿靴帽袍褂，有頂戴者，有無頂戴者，頂戴以四品爲止。總管不必盡有頂戴也。然皆面目黧黑，形容枯槁，與窮寡婦絕相似。曩余奉差入宮，勘估工程，總管即率小太監引導，每到一處，即呼錢糧子。錢糧子者，鑰匙也。取鑰開門，勘畢仍閉。其無工可勘之處，皆一

律閉門也。

內官捧賜逮諸臣，備犒區區例八緡。想見當年宮禁肅，能令宦豎耐清貧。

太監齎送賜品八件，隨衆給酒錢八緡，卽京票八千，實只銅錢八百耳。尋常召見，在陛下板屋小坐，太監點火伺茶。予以四緡，亦卽歡欣稱謝，所顧固不奢也。

敢將楊意證前身，鬻狗生涯老食貧。不遇相如名不著，朝官但認姓張人。

狗監張姓，養哈叭狗頗夥，每對賣銀二兩或四兩。年八十餘，老邁龍鍾。手持茶壺，强人飲，人呼之曰「狗張」。每到年節，或憐其貧，以兩緡與之。向之買狗者，卻不多見也。

公僕供差紫禁城，蘇拉兩字慣呼名。郎官趨直無兼僕，蚤夜猶堪備使令。

蘇拉裝束與僕從同，朝官下車入禁城時，卽隨行報告：今日某衙門值日，某人謝恩，某人召見，卽本日宮門抄報一段之語。報畢，又易一人，所報如前。有所詢問，有所使令，應對如響。是亦早朝者不可少之公僕也。每年節，給賞京票兩千或四千。平日未經使令者，便可不賞，不賞則下節卽不來報告矣。

風流置酒少年場，脆管簾櫳夢未忘。今日梅郎蕭瑟甚，吳趨無處覓王郎。

相公下處，京師伶人所居也。京伶名曰「像姑」，轉音則曰「相公」。其居宅曰「下處」，朝官下朝憩息之所。謂之「下處相公」，亦稱「下處」，寵異之也。其址在八大胡同，與妓寮雜居而陳設獨清雅，字畫亦可觀，京僚多於是尋樂焉。今則妓寮盛，而下處竟滅，斯亦可以覘世變也。

巢痕回首已迷茫，富貴真成夢一場。更觸老饕無限感，五香列肆有蒸羊。

富貴街者，夾吏、户兩部之間，而成一街。街設肆，鬻五香醬羊肉，味特美。憶散直時，多購一臠而歸。癸丑到

京，部均改屬，思之慨然。

郡齋憶舊三十二首 余作郡十有五年，所歷之事，仍仿《郎潛憶舊》之例，隨意各系以詩。一鱗半爪，不能盡求備也。

堂皇閱武萬人觀，一介書生作考官。影事追思猶捧腹，射夫酷似沐猴冠。

府考武童：余到建昌時，武科未廢，尚考一次武童較射，因舊式涼笠礙目，特制一小笠綴於頂上。

九推鄭重勤農典，五郡迴翔守土官。揭起朝衣親秉耒，黃童白叟堵墻觀。

勸農爲郡縣重事。屆期，郡官脫去補褂，揭蟒袍於帶，臂上斜挂朝珠，親自秉耒驅牛，有司隨後播種，往返九次。

十四年中八座尊，行春五馬出東門。芒神今日歸何處，漢臘空存那忍言。

迎春亦郡縣重事。余作郡十五年，而迎春只十四次。

芒神迎罷待春回，安置蘆棚鼓吹催。唱到三鞭成禮退，部民拍手奪牛來。

鞭春之禮：迎春日，將芒神土牛舁回，安置小亭，待春到時行鞭春禮。三鞭後，士民即剥裂土牛，各奪一塊歸，以取吉利，例不禁也。

重農守土責難寬，地據高原易旱乾。默禱心潛時有應，九年從未詣齋壇。

祈雨爲地方官所有事。余守贛四郡，地處上游，望雨尤甚。每逢定期禱雨，未懸示，雨即降，向未詣壇行禮。

經術元知致用難，苦思諭俗枉心殫。可憐下里巴人曲，此調於今亦不彈。

余刻《呻吟語》、《資生要術》兩書，頒發書院。謝紳味餘曰：「公爲諸生改試帖，諸生甚歡。此書恐曲高和寡。」後

科舉改試策論，余乃輯《論纂》一卷刊行，告味餘曰：「君只要太守作三家邨學究，曲徇君意，不得不如此耳！」

天柱灘頭險象生，礙舟贛石駭聞聲。劇憐枉費推移力，難得中流自在行。

天柱灘，爲十八灘之最險者。己亥夏，余調贛州，奉老親及范氏女同坐一船。當上灘時，萬安縣令係同年友，特添雇一灘師，以示愼重。誰知兩灘師一推一挽，迭鬧意見。行至天柱灘，砉然一聲，而水灌入艙矣。幸船將近岸，僚屬來迎者已可望見。適旁有探差小船，乃乘之而出險焉。

沿灘寇盜隱相侵，破纜牽舟陷阱深。鐵索鑄成逾百丈，一時聊抒濟人心。

灘有名黃泉路者，左近有一段，水深無底，且岸無縴路，篙槳兩無所施。土人以竹纜懸於兩山之巔，船行扶纜而過，索貲爲酬。然纜皆半蝕欲斷，纜斷船沈，則本地小船紛集搶物。余詢知其弊，乃飭量竹纜，計百三十丈，捐廉購鐵纜易之。

百夫負縴力全疲，一壩難於一壩時。咽盡孤臣惶恐淚，東坡到此獨無詩。

贛州至南安，水程二百四十里，而有三百六十壩，壩上下相去四五丈不等。過壩時，以數船擁一船而上。甫過一壩，而一壩又接目前。縴夫筋疲力盡，視過灘爲難。然東坡過灘有詩，而過壩無詩，殆其飽嘗險阻，於此不及措意歟！

麗娘軼事足風流，廢址梳妝話舊樓。授命微官如可託，殘脂賸粉亦千秋。

牡丹亭在南安府後園，亭畔有荒地一區，相傳爲杜麗娘梳妝樓故址。拳亂亟時，余指爲全家殉難之所。及事平，擬別有所建築，嗣因去任而罷。

圍欄養鴨遍千家，製備南烹索價奢。沿習爲民圖利便，年年長至許開衙。

南安府板鴨，爲粤人珍饌。鴨卵産自南雄，移到桂陽孵之，旋即攜至南安，飲東門外之水。冬季宰而醃之，以冬至日爲止。每年醃鴨數十萬，無處可晒，官府大堂皆許其借用。小民生計所關，故曲示體恤也。

迂儒祇解讀農經，兩載書成付殺青。補得授時通考闕，英山黍稷有餘馨。

《撫州農産考略》一書，余聚六縣人才，考究逾年始成，而得郡紳黄申甫駕部、臨川江雲卿大令之助爲多。初擬以《授時通考》爲藍本，後考其所載率略殊甚，遂置不用。此書近爲農商部所采，他時如有所纂箸，儘足以資考證也。

書院俄然改學堂，當年我亦亟更張。事逾七日承明詔，風氣開先喜欲狂。

撫郡學堂，辛丑八月初六日，余廢興魯書院而改建也。院有六齋，暫仍其舊，因其時規制尚未定也。逮八月十三日，奉旨「各省書院一律改爲學堂」，人羣喜以爲得風氣之先焉。

樹人樹木本同心，劃地成場用意深。夾著芙蓉種楊柳，喜看萬緑瞬成陰。

建郡學堂，余覓舊府廨地基創建，前劃地作半月形，沿溝夾種楊柳、秋芙蓉。清明日冒雨督營勇掘地三尺種之，不三月一律成陰，亦快事也。

循良慚愧溯前塵，俗物何堪什襲珍。抖擻衣痕叢萬感，竊名俱是太平民。

萬民衣者：從前官去任時，紳民或立碑豎匾，或送萬民衣繖及德政牌，以示去思。余在贛日久，所得頗夥，近亦漸散失。昨檢舊篋中，有己亥建郡所送萬民衣一襲，尚完好。傷心世變，覩物愴然。

政繁賦重拂羣情，夙夜兢兢惕敗名。清簡蒙麻承謬譽，能無愧色到生平。

清政碑，癸卯余奉諱卸任時，建昌士民所立也。碑文有「在任六載，政尚清簡，民蒙其庥」數語，雖屬謬許，然「清簡」二字，固平時所深自策勵者也。

春申朽骨此埋幽，暖閣扃門故事留。顏額墨書懸兩字，黃堂從古屬蘇州。

「黃堂」二字，蘇府大堂橫匾也。暖閣門閉不開，傳聞堂後卽春申君墓。

厲壇時祭典堂皇，旂鼓喧闐舉國狂。士女如雲迎五馬，畫船七里簇山塘。

三節會者，蘇州府年以清明、中元、十月朔日三次率屬往虎邱祭厲，名曰「三節會」。

選士文場鬨一時，甄才末季等兒嬉。似憐老守無聊甚，又遣冬烘作主司。

科舉停後，又設選士一場，爲舊生謀出路，旋卽作廢。朝令夕改，不値一笑。唯老守又博得一次考官，亦出人意外也。

勸業新猷盛一時，郡中物産各搜奇。大藩財賦彊猶昔，未覩民康感左司。

南洋創勸業會，各府應先立物産會，預徵本郡物産以爲之備。珠寶錦繡，粲然具備，卽技巧器具，亦出奇制勝，洵不媿爲大都會也。

維新詔罷制科年，學校如林乍改絃。更使生徒知稼穡，吳中風氣此開先。

農學堂之設：余到蘇時，因蘇州書院已改爲學堂，獨農校尚付闕如。余乃創設專校，以開風氣，意亦以爲實事求是也。

講舍東偏地有餘，分科植物事耰鉏。腐儒也解談新政，重讀人間種樹書。

植物園在農校之旁，因餘地，附設一園，以資實地考驗。

立苗概種準良規，明效收於刈穫時。一穗纍纍三百顆，鄉農動色詫神奇。

農事試驗場種稻，余劃地六畝，用朱虛《耕田歌》之法藝之。及驗其收成，每穗得三百餘粒，視常農幾逾倍。傳觀各外屬，羣相詫異。

閶胥度地及城陰，墾徧荒蕪用力深。不尚虛文求實事，劭農嘔盡濟時心。

余於閶胥各城根空地悉數開墾，以爲農事試驗。當時厲行新政，農事亦新政所不廢，余故以是自任也。

楓橋斜畔路三叉，畚鍤期成趁放衙。十七年來如昨夢，不堪腸斷兩櫻花。

寒山寺於庚戌重修，日本領事送櫻花兩株，即於寺院植之。

百度維新具苦心，課農餘事創園林。手栽二萬二千樹，異日終餘蔽芾陰。

蘇州公園名曰「植園」，雜植松杉檜柏及梅杏梨桃之屬，每種各數百株，園外種桑萬株。方擬籌歲修之費，因國變中止，園亦改他屬。

柔輭猶傳小菜名，南巡供御記分明。百官承旨方奔走，哀詔俄然痛大行。

柔輭小菜，南巡時曾供御膳。德宗病時，內府傳令江蘇貢呈，未及貢而罷。

藍印明文飭百官，攀髯縞素泣衣冠。二旬七日遵哀詔，紅紫同時盡改觀。

國喪例用藍印。己酉國喪，官文書改用藍印、藍筆，二十七日而止。舊制閣部督撫印用紫色，餘均用紅色。

何年霹靂觸驚雷，生面宸題獨別開。大厦已傾樑棟折，可能需此不羈材。

鄧尉司徒廟有四柏，純廟南巡時，以清奇古怪目之。清、古兩株，固松之本色。一株枝幹下垂，仍復上聳，勢甚奇崛。又有一株，枝柯散落平地，如雷劈形。廣逾半畝，而老幹仍連屬，則真所謂怪矣。

暗香千里興方賒，林下徘徊路幾叉。不見海棠增嫵媚，但看烏柏鬬横斜。

鄧尉梅花甚盛，所謂香雪海是也。近土人貪利，多植烏柏雜樹，梅花漸稀。

淘河百計苦無由，鑿井東瀛法可求。怎奈居民安慣習，濁流聲價重清流。

東洋井，卽自來水井也。余因蘇州居民洗米、浣衣與滌便器聚在河畔，穢濁不堪，爰於京師雇匠鑿東洋井三口。井成而汲者皆裹足不前，僉曰：「井水有毒，不如河水飲之心安也。」苦勸之而卒不應。

金甎備貢庫儲頒，宫廟需材豈等閒。匠作初成驚國變，可堪流落到人間。

金甎爲蘇州貢物，凡壇廟、宫殿工程需用者，向由蘇州府領款，督同府、知事監造，鐫銜名於側面。分大、中、小三等，寬方五尺，厚五寸，以次遞降。因蘇州土潤工細，迥異尋常陶埴也。遇傳辦時，貢餘或取以學書，或架作方几，民間殊不易得。庚戌年正值傳辦，工初竣，未及貢而國變作，不知如何散落。近日，蘇、滬園林觸目皆是，見之愴然。

憶舊詩書後

京朝十九年，在外近兩紀。耳目之所經，足迹之所履。影事時上心，瑣瑣難僂指。何以備遺忘，强記逮未死。隨事矢於詩，聊以佐稗史。若謂鶩詩名，吾意不如此。

科舉陳言

世人極口詆科舉，投畀幾欲從豺虎。我從科舉出身來，且欲暢談一揮麈。科舉本由選舉變，歷代損益重鐘簴。明清相沿六百年，秀全竊據行無阻。祇緣後來館選寬，以矛攻盾漸齟齬。陰陽差錯亂如麻，一把遂付祖龍炬。此第約舉其大端，今更覼縷衍其緒。科舉院試鄉會試，三試入仕制近古。院試歲科分兩次，學院三年循其序。草茅新進曰童生，先從本縣考八股。頭場八股兼一詩，覆試數場爲之輔。經文論賦兼雜體，層遞分場酌去取。童生年齒多幼穉，才富真如大腹賈。試爭案首前十名，事畢全案送本府。府如縣例試各縣，學院至府衆童聚。院試一場便覆試，數十名額勝爭賭。披沙揀金得秀才，名爲附生送禮部。試後六街迎秀才，雀頂藍衫興飛舞。童生千苦又萬辛，得此報酬固其所。秀才再考升廩增，廩生有糧似授糈。此外更有別升途，恩拔副歲優貢五。五貢各有各條例，暫且從略不悉數。鄉試三年一舉行，考官出自紫禁城。正副先後按省派，斟酌遠近分路程。入闈準期八月六，皇華使者八騶鳴。正途州縣作同考，內簾分房參文衡。堂名衡鑒各薦卷，臨以監試諸弊清。外簾監臨屬巡撫，提調監試職分明。收掌彌封付易書，謄録對讀皆糊名。至公堂上轄各所，監臨坐鎮總其成。外場一例肅規矩，東西分場如兩

廡。兩場各分數十號，號中列舍如列伍。號額字取千字文，一目了然供快覩。士子初八入首場，肩負被囊手筬篗。號中屋小不如舟，足不能伸首常俯。夜半不眠候題紙，題來搆思渾忘苦。首場三篇四書文，八韻一詩力共努。交卷只限兩日長，次場開門又傳鼓。次場五藝分五經，健者炫才擅饔詁。出場次日旋入場，忙似軍書日旁午。三場策問亦五道，條對詳明博奬許。歷場總括十四藝，累煞盈萬頭巾腐。重陽前後蕊榜開，解元繼以五經魁。百數十名作散榜，如額中式無遺才。榜外數名列副榜，副車誤中無嫌猜。脱去藍衫著青衫，鹿鳴盛宴容追陪。事畢設筵謝主考，同年大會歡銜杯。次年三月卽會試，公車同隊逐征埃。二月趕到長安市，應期覆試忙舉子。會試例有知貢舉，職與鄉試監臨比。先期特旨派大員，會同禮部相料理。三月初六入闈期，四大總裁奉諭旨。更派十八同考官，兼派監試各御史。場規一切鄉試同，滿月放榜亦相似。各省舉子近萬人，中額三百餘名耳。白榜懸在禮部前，分省定額中貢士。榜首第一曰會元，此亦沿俗稱道爾。貢士覆試名不落，許應殿試候甄敘。考試同在保和殿，七開大卷各奏技。讀卷大臣派八人，晝夜宿在内閣裏。卷分第一二三甲，先呈十卷取進止。次日御殿大傳臚，太和殿前鞭聲起。狀元榜眼與探花，鼎甲三名引前跪。二甲三甲首一名，各領出班前近陛。二甲第一稱傳臚，餘者同仁皆一視。三跪九叩齊謝恩，煌煌大典天顏喜。禮罷洞開正陽門，

狀元歸馬疾如駛。榜探排仗同送歸，名爲及第義緣此。即日貢士成進士，榜掛禁垣用黃紙。殿試試後又朝考，考備館選非草草。一疏一論八韻詩，卷用白摺免草稿。閱卷欽派每十人，高下三等安排好。朝考首選稱朝元，三試等第細討論。每等一畫分省算，樞臣比較不辭繁。畫數少者用庶常，次用主事分部郎。再次中書縣卽用，酌劑名額費周詳。全榜一體蒙錄用，同時新貴喜洋洋。狀元職首授修撰，一甲及第最堂皇。榜眼探花授編修，同賜及第叨恩光。二甲進士賜出身，持較及第微低昂。三甲賜爲同進士，出身兩字亦相當。優選作爲庶吉士，下科散館待考量。主事分部縣分省，事下吏部循舊章。其餘歸班無定格，一道上諭算收場。恩科臨時下恩旨，兩試亦分會與鄉。科場春官守成例，有條不紊網在綱。吾身一一曾親見，語皆翔實非渺茫。繼聞試題改策論，旋卽收束歸學堂。謂廢科舉重新學，舍此不能期救亡。泯棼胥漸今未艾，低徊往事心徬徨。滿紙陳言說刺刺，此時看亦似癡狂。但屬兒時辛苦事，一鱗半爪烏能忘。況是一段大掌故，安能禁我說短長。

歷代：科舉始自隋、唐，而以制義取士，則以前明爲盛。詳見梁茝林《制義叢話》。館選：同、光以來，翰林館選額漸濫，輾轉影響，寖成亂局。縣試覆試：覆試或四場，或五場，可臨時酌定。逐場減黜，末場多則臕百名，爲送府之名次。院試覆試：院覆試例有兩場，後添一場，名曰「浮案」，學額不一律，舊以錢糧多少酌定。

雀頂藍衫：定期集一等生員及新秀才謁見，名曰「簪花雀頂藍衫」。簪花後，先謁孔廟。故秀才名曰「入泮」，或曰「入庠」，入縣學曰「邑庠生」，撥入府學曰「郡庠生」。例由府縣教官月課。**廩增**：附生歲科兩考，得一等者升廩生、增生，皆按定額挨補。童生考試，應由廩生二人作保，名曰「廩保」。府院試時，廩生應到場識認唱保。**五貢**：院三年考優貢一次，十二年考拔貢一次。廩生年深，於歲試時升爲歲貢，遇恩科則爲恩貢，副貢卽副榜。五貢皆貢國子監肄業，准入順天北闈。生員欲入北闈，仍須捐監，名曰「廩監」、「增監」、「附監」。**鄉試考官**：主副考官，雲南、貴州兩省，五月卽派，餘以程途遠近類推。其順天、直隸士子，在京都貢院鄉試，名曰「北闈」。其主考、同考及內外簾各官，則於初六日欽派，當日入場，與會試同。**監臨**：巡撫例充監臨，若無巡撫則改總督，亦有奏請學政代辦者。內簾監試以知府充之，外簾及提調則以省道充之。**收掌彌封**：收掌、彌封、謄錄、對讀分所，所各有官，謂之「外簾」。同考官試卷交收掌官，由收掌交彌封糊其名，而另編號，謂之「墨卷」。交謄錄生以硃筆易書之，謄畢交對讀生對讀，謂之「硃卷」，送入內簾。取中墨卷，存在外簾，俟寫榜時查號拆封。**至公堂**：憶闈中至公堂，有聯云：「場列東西，兩道文光齊射斗；簾分內外，一毫關節不通風」。甚爲確切。**號舍**：號舍亦數十間，長短不一，每號派營兵兩三名供役，名曰「號軍」，外省或曰「監試軍」。**榜額**：各省中額不同，同科中式者謂之「同年」，不同榜者謂之「天下同年」，而皆有齒錄。**會試**：舉人進京旗號曰「禮部會試」，雲貴遠省並許馳驛，餘亦例有川費。南省後亦有輪船特送者。**會試中額**：各省舉子不滿萬人，分省校計赴試名數，酌定中額，先期請旨宣示。額外取謄錄百數十名，如鄉試副榜之意，由吏部發榜。謄錄舉人，准入各史館寫書，功課完滿，議敘知縣等官。又舉人過三科，大挑一次，屆期派王大臣在內閣挑選。以二十人爲一班，

每班挑一等三人爲知縣，二等九人爲教職，餘八人落第，俗謂之「跳八仙」。**貢士覆試**：貢士覆試在保和殿，卷用紅格紙，一文一詩。殿上考試，禁繼燭。次日欽派閱卷，分爲一二三等。**正陽門**：太和殿前，有長安門、端門、午門、正陽門，升殿時皆開正門，狀元出門後始閉。**朝元**：鄉試解元、會試會元、殿試狀元，謂之「連中三元」。朝元不在此例。**三試等第**：如一等作一晝，三等作三晝，最優者覆試朝考皆一等，殿試二甲則爲四晝，餘可類推。大概得四五晝方得庶常。若此省內無四五晝之人，則六七晝亦可將就，俾免一省向隅。**庶吉士**：庶吉士屬翰林，無額缺，取《書經》「庶常吉士」之義，呼爲「庶常」。次科仍須考詩賦一次，優者留館，二甲改編修，三甲改檢討，次則散爲主事，又次則銓選知縣。其選期甚速，名曰「老虎班」。三鼎甲仍須考，散館亦有散到主事者。**歸班**：殿試不入三甲者，以知縣歸部銓選，謂之「歸班」。然亦有舊有官職，因甲第太低，不能得庶常，情願歸原班者，亦准其請。**策論**：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奉旨：「自明年爲始，鄉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考官閱卷，合校三場去取，不得偏重一場。生童歲科兩考，仍先試經古一場，專試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策論。正場試四書義、五經義各一篇。考試試差，庶吉士散館，均用論一篇、策一道。進士朝考論疏、殿試策問，均以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藝學命題。自降旨後，皆當爭自濯磨，務以四書五經爲根柢，究心經濟，力戒浮囂，以副朝廷求治作人之意。」又諭：「武生童考試及武科鄉會試，著即永遠停止。」**學堂**：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奉旨：「京師已設大學堂，著將各省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其教法，以四書五經綱常大

科考試亦卽停止。以前舉貢生員，分別量予出路。」尋政務處奏定章程六條：一、酌加優拔貢額；一、考用謄錄；一、已揀選舉人，准分發；一、截取舉人，毋庸用教職；一、生員考職；一、貢士准赴部呈請，帶領引見錄用。

話夢集卷下

歎舊懷賢詩二十二首　少陵八哀詩，爲歎舊懷賢作也。余固不能詩，而歎舊懷賢之義，未嘗不可竊取。溯自歷官中外，與世周旋久矣。其間名公鉅卿及平生師友，有與余情意相感者，輒惓惓於心而不能忘。人之云亡，感慨係之。今追尋遺躅，紀之以詩。雖僅一鱗半爪，然五十年來世變，亦可於此存其概已。

沈文肅制軍葆楨，號幼丹。公由翰林出守廣信，時中原俶擾，贛省半糜爛。公赴鄉籌餉，寇至，夫人以血書乞客軍援。公歸賊退，積功洊擢贛撫，後督兩江。公爲中興名臣，史自有傳，無庸多贅。唯公一生功績，要以贛爲發軔之始。余到贛，前後閱十七年，而材庸政絀，弗克追步前賢，慚愧無地已。

先人翰墨溯因緣，千佛菴中講藝年。道光甲辰，先君子與公同下第，在千佛菴作會課。當時海船未通，公車極艱苦，故前輩下第多留京用功，俗曰「宿京」。稺歲清遊陪父執，公筦船政時，休日每到余家，與先叔手談，常令余侍側。京華摯語勵官聯。公以兩江總督晉京陛見，以余有改外意，乃曰：「京曹雖苦，然進可戰，

退可守，何必見異思遷？」生平儉德資懲靡，公撫贛時，只御羊皮外褂，逮督兩江，貽書友人曰：「吾今日官衣已齊備矣。」其清貧殊可敬也。域外黴觀斥慕羶。公外交手段不弱，嘗告余曰：「今日中外，皆有得過一日是一日之勢，中國人不必自餒。」飲水章江逾十稔，後塵窘步愧前賢。

郭遠堂中丞柏蔭，春榆侍郎祖也。公講理學，詩學尤邃。初以御史外任監司，乃以稽查京倉舊案，枉被罣誤解職，歸主鼇峰書院。旋起用，洊擢封疆，兩撫吳楚。光緒初政，浩然引退，仍主講鼇峰。公道德、政事、文章，迥絕流俗。前輩風流，余獲及身親見，亦幸事也。

先世神交道義論，公與先君子至交，家藏函牘，皆道義相規語。嘐嘐弱冠誦微言。公著《嘐嘐言》兩編，余少時拳拳服膺，與呂新吾《呻吟語》同。魁奇鶴骨容親炙，公骨相清峻，聲若洪鐘。余進京銷假時，適公歸里。前後鼇峰未及門。公兩主鼇峰，余前後皆相左。偶騁高談砭閣部，公以閣臣、部臣不能振作，凡百章疏皆以「依議」二字了事，言次頗有憤色。閒鈔詩卷課兒孫。公精詩律，晚年少睡，夜半燃燭，手鈔古詩，見跋而旦，日以爲常。一編鄂集餘鱗爪，章水分流許溯源。公撫鄂時，與同鄉聯吟，刊鄂集。余成贛集，卽師前事也。

錢湘吟侍郎師寶廉，幹臣總揆尊人也。師以名翰林，疊司文柄。丁丑會試，充副總裁，余卷卽爲師所取。余素讀《管韞山稿》，作文病奥晦。首場題係「修己以安百姓」

二句，題難而思苦。闈後閱卷批云：「後二比迴環説來，獨得神理。」鑒賞出於意外。師旋調吏部侍郎，體氣素弱，而研精公牘，不稍厭倦，積勞終於位。賜祭時，幹臣出迎天使，纔數齡而已。悽愴情景，猶依然在目也。

承恩稠疊與文衡，面目枯癯骨相清。五色不迷邀朗鑒，三銓盡瘁概平生。孤兒髫齔迎天使，同列牢騷豔正卿。天使來時，余問邵汴生侍郎亨豫云：「此外尚有何卹典？」邵曰：「只此而已。」今日乃知尚書之貴也。行馬郎君他日貴，宣南話舊倍關情。

寶文靖師相鋆，號佩蘅。師退居八年，余時往問候，慨談往事，受益極多。師翊贊中興，功業豐偉，史自有傳，余《春明夢録》亦頗著梗概。茲録一二軼事，聊備補佚而已。

一个中興柱石臣，八年杖履喜迎春。釣鼇神技平生志，失馬澄觀坦蕩身。師《退樞直示同志》詩，有「釣鼇乏術愁龍伯，失馬澄觀笑塞翁」二語。刀鋸餘生襄帝業，師任户部侍郎，端華、肅順弄權，欲輦京倉庫赴熱河，師拒之，奉旨即處斬。後改以五品銜署本任，旋即大用。金貂厚餽諷門人。師以某太史雪中無貂褂，取舊貂一襲予之，而嫌不稱體，又易一貂。某以熊魚兼得爲請，師笑而付之，曰：「我不能吝，汝似稍貪了。」又有鼎甲門生出京散卷，師戒之曰：「受恩多則立朝難，汝前程遠大，勿以未能免俗自解也。」師之憐貧勵操，大率類此。留賓典絮談賢助，垂老難忘白屋貧。師少時極貧，作文會，師母典棉衣以供客。師以京僚苦貧，

常持此語勖之。

孫文懿侍郎師詒經，號子綬。丙子秋闈，師主閩試，以余五經文進呈，是爲余受知之始。旋官户部侍郎，余時常通謁。師體恤寒士，格外加意。慕韓總撰近日之汲引後進，頗有家風也。

御覽曾叨貢五經，名場早歲辱垂青。宸書滿壁榮承寵，師爲毅廟師傅，御賜聯匾甚夥。語録書屏許乞靈。師講理學，嘗書語録四幅相贈。杜厦白裘恢雅量，光風霽月式芳型。平生功業歸慈惠，賸有餘慶在鯉庭。

薛叔芸副憲福成，公爲余婦翁撫屏副憲之弟。婦翁引疾歸，公由甯紹台道轉京卿，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公學識宏博，對人談訥然，若不出諸口，及發爲文章，洋洋數萬言，殊足以推倒豪傑。凡使臣例有日記，公與郭筠仙、曾惠敏所撰爲最著。熟悉洋務，時無出其右者。在京時，與余情意甚殷摯。余欲從之學，公曰：「洋務亦須有二十年功夫，方能精到。然特偏端耳，正不必學也。」蓋其時，中國尚未有「外交」二字名目，交涉皆沿稱洋務。公抱負非凡，故不願以是自炫也。迨聲望日隆，勢將駸駸大用，乃與婦翁俱以副憲終，殊憾事也。

槃敦宣猷大體存，郭曾聲望後先論。弟昆共秉南臺憲，輩行端推列嶽尊。相勖官常皆摯

語，縱談域外悉名言。公嘗言：「將來海戰、陸戰之外，必有雲戰。」今飛機盛行，其言驗矣。滿家著作尤閎肆，經濟文章具本原。所著文編、筆記及奏議、日記，均由三公子慈明觀察次第梓行。

麟文慎相國書，號芝菴。公先後爲吏部堂官，與余極相得，相度謙沖，商摧公事，皆以極諄摯之語，推誠相與。時德宗親政，恪謹朝章，殷勤指導，無微不至，平易近情，老成可敬。未遇政變，便薨於位，真厚福也。

兩耳垂肩善氣迎，藤廳十載契平生。吏部堂前有藤花兩架，顏額曰「藤花廳」。驗封司司堂亦如之。俗每以花開之衰盛，卜堂司官之枯菀。容人儘有休休度，炫衆初無赫赫名。不喜摸稜輕署諾，每從負劍憶推誠。令終贏得耆年福，未與朝端水火爭。

李文正相國鴻藻，號蘭蓀。公爲毅廟師傅，在弘德殿行走，後任吏部尚書。余從事多年，見其勤勤懇懇，實事求是，言笑不苟，而待余頗厚。余考軍機，以第一名保選。余出守建昌，臨行諄諄以循良相勖。公入直樞廷，旋進旋退，其事蹟史自有論，余不必贅辭。但老成典型，求之當時，已不可多得已。

如水臣心體國忠，儼然正色立朝風。黨爭甯免清流謗，論定難渝直道公。世事那堪疇昔溯，典型誰與老成同。當年選卷邀青眼，豈爲詩才愛考功。

徐忠愍尚書用儀，號筱雲。余在部時，公任侍郎，兼軍機。通達治體，心氣和平，而

頗肯任事。遇堂議紛歧時，與之商榷，皆以一二語剖決。私第過從，情意殷拳，料事縝密，尤令人愜服。乃以大才難用，旋退樞直。庚子拳亂，竟遭寃獄。後與許侍郎景澄、袁京卿昶同時昭雪，浙人爲立三忠祠祀之。

守職拘拘固失宜，相干獨信我無私。人每有以部事浼公通融者，公曰：「某人不可干以私者也。」言者輒沮。不撓新法知懲弊，公嘗語余云：「人言鐵路有萬利，余何能違？但將來必有意外之弊。」及今思之，不爲無見也。每遇羣咻善決疑。任事儘容憑大勇，抱才恨不遇明時。三忠寃獄公躬與，天道人生更可悲。

徐蔭軒相國桐，公道貌岸然，嚬笑不苟，人多以假道學疑之。然秉性侃直，不阿權貴，人亦未嘗不畏憚之。久任吏部尚書，於余及李馥庭方伯紹芬，獨加委任。唯嫉惡太嚴，不免偏激，余亦不甚徇之。公雖不喜余，然一遇重大事件，卻不肯舍余而他屬，不得謂非知己也。戊庚之變，政局紛揉，公不能無矯枉之過。聯軍入京，公以身殉，殊可慘也。

蹇蹇平生矢匪躬，頗疑拗癖半山同。汚塵每惡元規起，關節從無孝肅通。道學淵源休辨似，老臣愚闇未忘忠。是非千古原難定，豎子甯真敗乃公。謂公子南士侍郎。

李文忠相國鴻章，號少荃。公在同光兩朝，豐功偉烈，彪炳史册。今但舉余所聞見

者瑣敘之，以誌景仰。

上相衣冠八尺身，初從蹕路謁清塵。余前隨扈東陵，公以直督請駕同行，沿途多渥遇。飽經錯節盤根阨，成就銘鐘鏤鼎人。一竅不通□諫職，公嘗與余言：「御史一竅不通，妄議國是，將來都察院非撤不可。」且謂「我此後服膺老子，絕不爲天下先」。公時以中東之役，異常憤激，言固有爲發也。卅年爲世傲諸臣。公七十賜壽，謝恩摺有「三十年爲世，受恩獨久於諸臣，五百里近畿拜賜，每先於羣牧」語。西江乞郡親談塵，猶認麻姑山色新。余出守建昌，過津奉謁，公謂：「建昌昔曾駐兵麻姑山，樹木極佳，風景依然在目。」

榮文忠相國禄，號仲華。公爲崑師母從兄，英年早貴，中道蹉跌。余相見時，尚未開復也。嗣在崑師處，時相款接。旋余出京，公重復大用。余以雲泥已隔，未與通一信。丙午到京，而公已薨於位矣。

壯歲逢公養晦時，偶操閩語訂相知。公亦解閩語，事見《春明夢録》。師門飲讌聯談趣，秦嶺氈裘辱厚施。公自西安將軍回京，餽余羊裘、毛毯。臺省秉鈞疏問訊，雲泥揣分恥言私。輭塵重踏風徽渺，回首前塵集百悲。

翁文恭相國同龢，號叔平。余於公爲通家後輩，而無堂屬之分。平日無私謁一面之緣，然其加意汲引，不無可感。公重遭疑謗，身後是非自有青史，但其忠君愛國之心不容没也。語詳《春明夢録》，不更贅。余守蘇時，因勘災過公常熟故里，而公之

墓木拱矣，爲之愴然。

端凝風度美鬚眉，兩代經筵重帝師。因事納忠原不讓，愛才若渴豈爲私。身居衆難羣疑地，論定千秋萬歲時。過墓空揮知己淚，虞山草木有餘悲。

崑文達師相岡，號筱峰。余隨侍最久，事蹟已詳《春明夢録》。師事太師母至孝，師母極賢明，内眷時有往來，師母愛范氏女尤篤，蹤跡可謂密矣。師與榮文忠公爲内親，余於文忠亦素投洽。然文忠當國，烜赫一時，余沈滯江西，未曾一涉竿牘。師弟道義之交，殆不愧古人歟！

師門謦欬廿年親，風節崚嶒式搢紳。移晷縱談時世事，賞心共契古人真。臨歧對飲金爲贐，視疾無言淚滿巾。余乙未出守建昌，師餞余。惟二人對飲，並以二千金爲資。丙午到京，始清夙負。時師嬰風疾退休，相見不能語，爲之愴然。瞑目不知陵谷變，騎箕天上獨歸神。

汪柳門侍郎鳴鑾，公制藝爲江浙四大家之一，余素欣賞之。宣南相見，歡若平生，及于役吉林，又以奏稿五十三開歸余一人撰擬，極爲歎賞。沿途又多唱和，翰墨固有緣也。迨移守蘇州，公適流寓胥閶，重復歡聚。不兩年，公作古人矣，思之黯然。

文字三生若有緣，長安一笑各嫣然。借才敢副千言選，趲驛相從七月天。遼海駝鈴餘和

句，郇厨鹿尾尚流涎。平生飽嘗異味，以公厨鹿尾爲最美。寓公杖履重陪日，夢斷姑蘇又廿年。

敬文恪相國信，號止齋。余在部時，公任侍郎。余承辦欽案多次，唯從公查辦吉林將軍長順、內務府郎中慶寬兩案，上意難測，當時不免懍懍危懼。事詳《春明夢録》。公於拳亂平後薨於位，不可謂非福也。

三銓綱紀慎維持，躁釋矜平矢退思。頻歲潛郎勞拂拭，兩番大案歷危疑。乞麾僻郡難爲別，餽贐兼金恤及私。余出京時，公爲籌備川資，後因款集未受。忠厚一生饒後福，陸沈已是考終時。

王文勤相國文韶，號夔石。公充軍機章京時，錚錚有聲。旋外任，洊膺疆寄。復入參樞政，諳習政事，氣度從容。人以其老於事也，輒以琉璃毬目之。然西幸之役，公以白髮老臣，一人隨行，榮文忠尚且後至，可見老成人之可敬也。丙午到京，見其老邁龍鍾，兩耳重聽，談及時事，猶嗚咽欲泣也。

平生幹練濟精明，中外迴翔享盛名。邂逅識荆原有分，慇懃説項自多情。公曾署吏部侍郎，余外簡以舊屬禮往謁，公告慕韓，以出色人才相譽。摸稜莫便騰疑謗，蒙難端應賴老成。京邸重逢傷耄及，關心宮府淚縱橫。

陳伯苹中丞啟泰，公以名御史出典郡，洊擢封疆，老成持重，守正不阿，與余極相

得，具詳《郡齋影事》。其時端督方、瑞升藩瀓、蔡滬道乃煌，皆恃有奥援，隱相陵轢，公皆優容之。三人後俱不得其死，而公獨善終，天道固昭昭也。

屹然雅俗鎮吴中，未改臺端謇諤風。選將大權甯肯替，瑞升藩以標統人選，强行干價，公峻拒之，遂悻悻告病。燭奸明鏡孰能蒙。相憐老守懷同病，公曾任首府，十年不調，時舉以相慰。盡瘁孤臣矢鞠躬。撼樹蚍蜉徒自斃，輸公獨以令名終。

張文達相國之萬，號子青。公以名狀元久歷封圻，晚登揆席，視尋常狀元宰輔聲望獨著。少年跌宕風流，垂老已歸平淡。及任軍機，則年事益高，朝廷亦重老成，備顧問而已。甲午一役，不以主戰爲然。摩天嶺之敗，主戰者紛紛移眷出京，公謂余曰：「摩天嶺距京遠在千里，敵人運械到京，談何容易，主戰者又何張皇乃爾？」意亦有所憤也。管吏部年久，余到私宅啟事，談次每咨嗟太息，蓋知其不得志然也。丙午到京，公已易名文達矣。噫，不得謂之非達也。

摳衣忝附年家子，公與先君子丁酉同年。鈴閣追陪歲已周。久歷疆圻儲偉望，兩番帷幄賴前籌。謂甲申、甲午兩役。飽看塞外風雲變，隱歷朝端水火憂。退食鑪香餘品畫，老來減盡舊風流。公善畫，家有古鑪，日遣僕磨擦，然無甚名貴者。

鹿文端相國傳霖，號滋軒。公任閩臬，余於同鄉公餞時，匆匆一見。洎丙午起復到

京，公適入軍機，例應往謁。見其兩耳重聽，老態頗足，然談論時事，娓娓不倦，語多洞中竅要。有一次厲色言曰：「中國百姓太愚了，中間這一般人又太刁了，如何得了？」及今思之，其形容猶可掬也。公在當時，阨於親貴，又格於新潮流，極不得意，人競以「不了了」目之。其實，公起家牧令，久任封圻，熟精治理。其辨是與非，自有語妙入玄之時，所謂「深入無淺語」，宜門外漢之懵然也。余以候簡人員遇缺卽用，於朝貴無所用其奔競，而喜公之善談也。候簡閱三月，月必一再謁，謁則必見，見則談必移時。回首前塵，有餘慕焉。

耳聾背俯步蹣跚，宰相人將伴食看。牧令起家饒見地，老成更事厪憂端。司徒銅臭甯堪說，處士虛聲只永歎。車馬不喧談麈洽，虛堂未覺客氈寒。

張文襄相國之洞，號香濤。公應試屢遭迴避，發科較晚。余到京後，公尚沈滯司業。甲申戰役，以閣學簡晉撫，隆隆直上，遂由封疆入樞廷，薨於位。公規模闊大，人頗以揮霍訾之，然家無私財，則可共信者也。生平事蹟，史自有傳，今且就吾聞見所及，瑣瑣言之。

京朝滯迹久知名，商賈城南有頌聲。有一帽舖夥與余言：「公買物不還價，過節不欠賬。」極口稱讚。許免羈留誠異數，公於外屬謁見，多羈留旬月，余以愛蒼介紹而免。嬾親櫛沐有同情。余嘗自謔，謂「勤洗

足學曾文正，嬾薙髮學張香濤」，具有大臣風範。禦拳局竟東南保，庚子東南互保之局，公與劉忠誠主之。勸學才堪震鑠驚。公著《勸學篇》，雖詳舊學，已開新學之基。不戢自焚遺疏語，知公伏枕具神明。從弢菴處得公遺疏稿，末有「弗戢自焚」語，甚痛切。

溥玉岑尚書良，公弟倬雲司寇興與余同考功，且多同差，晨夕相見，情好無間。余出京時，倬雲尚在部，乃丙午到京，相隔十二年，已以刑部尚書告病矣。公以倬雲故知余，然無一席飲饌之雅，蓋公操履謹飭，恂恂儒者，其與倬雲之倜儻氣象固不侔也。公亦系出天潢，而與親貴格不相入，故雖起家翰苑，位躋正卿，時有歉然之意。政變後，鬱鬱以終，殊可悲也。

春秋同列兩周官，兄弟真無媿二難。説項贈詩情自摯，余出守時，公逢人爲余稱屈，且對余極致慰藉。薦衡應詔格原寬。宣統初元，詔部院保薦人才，公長禮部，保薦二人，而余與焉。滿腔孤憤歸晞髮，畢世純修付蓋棺。更爲季方叢百感，摩挲緑玉淚闌干。倬雲曾以緑玉煙管見贈，前作《緑玉歎》，即其事也。

懷吴壽萱師春霖

心香一瓣溯薪傳，髫齔難忘問字年。八載身依函丈久，師老於優貢。余七歲從受業，十四歲師逝，余遂無常師焉。五緡手奉束修虔。師每月束修皆余手奉。泰山巷陋餘家具，師賃泰山巷小屋以居。正

誼堂高託硯田。左文襄督閩，招舉貢校正誼堂書，旋設正誼書院，師迭得優等。卻笑六經終遠子，茂材絕域著鞭先。制藝「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題有「其父表章六經，其子僅通一義」語，膾炙人口。師世兄長者作七字對，先君子謔之曰：「其父表章六經，其子僅通七字。」蓋其時文人笑謔，多用八股文也。後煥其三世兄出洋，習海軍，充出使奧國大臣，得風氣之最先者也。

懷程九希師 鵬

雞蟲得失亦尋常，發軔科名未易忘。余五應童子試，乙亥縣試，取前列第四名，旋入庠。鐵鑄六州欣得句，師主試，在內廳面試，隨時看稿。古學場試「狄青元夜張宴奪崑崙關賦」，以「火樹銀花，星橋鐵鎖」爲韻。余第七段有「從此蠻煙瘴雨，功標一柱之銅；笑他鑿齒雕題，錯鑄六州之鐵」一聯。句本不工，乃於稿上即加密圈，亦以場中作賦者少也。檐餘寸晷許終場。縣試原許繼燭，余與桂屏二人遲至三更尚未繳卷，師乃朱書一條云：「茶若不熱，便喊茶房。」遂就寢去，蓋因前數場文已入彀也。桂屏即是年案首。鄭福崧，友山學士瓊詔之公子也。鄭虔博學憎時命，桂屏性高潔，文才斐美，與余交摯。丙子中副車，鬱鬱歿京師。余臨其尸，尚側面而臥，殊可慘也。宋玉招魂愴肺腸。師楚人，卸署閩縣，後補南安，旋即下世。今日五經成埽地，那堪浩刼話紅羊。

榕蔭堂感舊詩二十四首

榕蔭堂者，吾閩之福州新館也。後經重修，同鄉觴詠之集益盛。余居京十九年，歷時既久，晉接尤繁。老來記性銳減，回首舊游，瞢然如夢。

今撮舉其事，或互詳其人，隨意分詠，不敢言無罣漏也。至諸公之官階宦績，無暇致詳。即輩分、科分之前後，亦祇能略爲詮次而已。

謝枚如中翰章鋌，公余之表兄也。經學湛深，諸家箋疏多能背誦。工古文詞，少即有名於時，歷主書院講席。丁丑會試，與余同寓圓通觀。是科俱報捷，當道震其名，頗物色之。黃榜發，乃以策內有諷刺時事語，置三甲末。例應歸班選知縣，時論爲之不平，後乃告就中書原班，仍歸里主漳州丹霞講席。余戊寅過漳州，於其書院中歡聚十日，此後即不復相見。晚年主講致用書院，即王文勤中丞凱泰所剏專講經學者也。經師人望，一時翕然，旋以大耋終。所著《賭棋山莊文集》，行於世。

圓通觀裏夜初更，情話依依步月明。場後無事，同人常在庭樹下步月夜談。忽感劉蕡儕下第，徒教坡老負平生。五經腹笥難窺蘊，三影詞才偶倚聲。公以餘事塡詞，亦爲世所重。一別丹霞成永訣，追歡十日倍多情。

郭穀齋廉訪武昌，春榆之尊人也。以名孝廉作郡兩浙，卓著循聲。擒服巨寇，綏靖地方，頌聲尤載道。間以海運之役，晉京盤桓匝月，觴詠極歡。對人無疾言遽色，和藹之氣，溢人眉宇。後昆濟美，籍甚一時。天之報施善人，故不爽也。

皤然兩鬢正如霜，妙語天成獨老蒼。世事飽更供一笑，公過後輩高談闊論時，只微笑而已。宦游

累載牘空囊。公挈兩少君晉京，時纔數齡。余問曰：「年伯年高福備，何尚僕僕作此行？」公曰：「余宦囊蕭然，姑爲此兩子計耳。」迎人善氣餘和煦，擒賊神威已斂藏。蘭桂滿庭俱貴顯，填門衆喜識餘慶。

孫穀庭方伯翼謀，公以翰林出守安慶，膺卓薦，升兩淮運使，洊擢皖藩。當卓異引見時，適余帶班，以鄉先達之分，紆尊下逮，性情純摯，大有公瑾醇醪之風。出京後，音書不絕。哲嗣述亭太守，需次吳中，與之同官，交誼益加密焉。

拜恩兩度步鑾坡，晨直趨陪聽玉珂。藜火分從天祿久，棠陰留在皖山多。讀經聲尚鏗金石，公喜讀毛《詩》，背誦衞風，手舞足蹈，獨得神味。崇樸衣常屏綺羅。公自奉儉約，到京後獨着絲布袍。絲布者，半絲半綿織成，價廉於湖縐也。絶憶江亭風雪裏，如仙好句足長哦。陶然亭吟集，遇大風雪，公得佳句甚夥。

龔藹人方伯易圖，公以庶常起家，官山東登萊青道。時髮捻已平，元氣漸復，公在任甚得意，旋擢粵藩。到京覲見，與余頗投洽。自矜文采，尤善詼諧。讌游匝月，興致極豪。不數時，即解職歸營，別墅於烏石山，名曰「雙驂園」。題一聯云：「平生最愛說東坡，日啖荔支三百顆；天下幾人學杜甫，安得廣厦千萬間？」亦可想見其豪概矣。

冠玉丰姿似少年，翩翩曾是玉堂仙。恩承漢殿三霄露，身惹齊州九點煙。喜啖荔支參官

味，飽餐珠筍侑歌筵。公素眷梅伶巧玲，卽梅蘭芳之祖也。邀飲其家，庖饌甚精。有珍珠筍一味，製法尤別。法以蜀黍初茁，粒小如珠時擷而烹之，味極甜脆。余在贛、蘇時，每仿製之。但一盂之筍，須破蜀黍半畦耳。雙驂聯語饒文采，林下逍遙晚福全。

林心北太守拱樞，公文忠公之四公子、子安亡弟之婦翁也。公善飲啖，宴客饌必豐。酒酣時，追敘當年邊塞隨侍之苦，及奸相媒孽之謬，輒怒髮衝冠。公寡交遊，別無嗜好，唯喜與余及管樵二人手談，旭齋偶作陪而已。時公事多暇，間兩三日必一集，過從三年。公出守汾州，在上斜街作終夜之談而別。誰知地角天涯，從此竟成永訣耶。嗣文孫朗溪左丞灝深、季湖太史步隨，先後崛起，到京結社聯交，至今音書尚未斷絕也。

晨夕紆尊許敘歡，古心古貌古衣冠。烹鮮常喜賓筵盛，盡興渾忘夜角殘。公精神健旺，每談必徹夜。公巡城時，夜邏每在門前吹角。遠塞奉親時憤慨，斜街泣別臏汍瀾。文孫猶共分吟幟，銅鉢聲中羨二難。

龔禹疇侍御履中，公余之姨丈也。年登耆壽，興趣不衰。初以援例任兵部郎，其得翰林、升御史，皆在中年以後。嘗問柳丞曰：「汝到底應鄉試幾次？」對曰：「七次了」。公曰：「纔七次耶！」可知公之困場屋，不止七次矣。暇時每懷詩猜數百條，

與人賭勝。余與管樵、心覞、伯雙、柳丞，時從之遊，詩猜不肯多備，每新舊間出。時余記性頗銳，遇有重出者，則喝曰：「圓領大袖，此明朝之裝也。」公坦然不以爲意。然目迷五色，余亦不能常勝，此其所以妙也。平日口不言貧，逍遙自得，與人無忤，瀟灑風流。求之前輩，不可多得也。

是翁矍鑠益精神，翻以孩心見本真。從仕亨於垂老日，猜詩賺盡少年人。空無城府能容物，典到琴書不厭貧。卻笑夏官疑待闕，文衡得失太關身。公考試差時，詩題係「進賢興功」，得官字，同鄉皆不知題旨。公曰：「我昔官兵部，見司堂匾上有此四字，定是《周禮·夏官》語。」然卒不敢自引用，遂被黜。

葉恂予學士大焯，公科分較前，然對余仍執晚覲禮。余亦以其令弟子翔與余鄉榜同年，互相敬讓焉。公聲華藉甚，迭得試差、學差，居京日少，自粵歸後，即不復相見。其世兄肖韓侍御在琦，克承先志，詩才尤佳。擊缽吟日，常歡聚，情好甚篤。余丙午到京，見其形容蕭瘦，甚憂其不壽。出京不多時，即得其訃，殊可惋也。

南橫街畔舊同居，儉讓風規每起予。公衣履簡樸，氣度謙和，余甚佩服之。侍直八磚聽禁漏，承恩兩度出輶車。河魚疾篤銜冤日，公督粵學，粵中闈姓弊重，幕友以巴豆鴆公，得腹疾，因而舞弊。事發，被劾去職。雛鳳音清吐氣餘。肖韓年少得館選，旋督黔學，人人稱快，以爲忠厚之報。聲價鯉庭依樣重，

新陰桃李滿鄉閭。公歸主講鰲峰，肖韓奉諱歸，亦莞鳳池講席。

邵實孚中丞積誠，余與公兄補堂太守爲兒女親家。公素寡交，與恂予、弢菴、管樵最善，贊如、伯雙、迪臣、耀如、子澂，亦時相往來。好小飲，談諧間作，唯每飲必先，盡量自醉。平日一無嗜好，不特不喜博奕，卽擊鉢吟亦謝絶焉。後以給事中簡雲南迤西道，十年坐鎮，遞擢黔藩、護撫，秋風命駕，浩然而歸。余讀《禮》家居，重復相見，獨居一室，自奉尤約。盤桓三年，余一别赴蘇，不逾時而公作古人矣。甯靜平生只寡言，紛華屏盡道心存。三椽讓宅歸新主，公外簡，以鐵門寓宅讓住。十載循資晉大藩。不戀高牙開幕府，獨裝片石返家園。商量聯句題生壙，安樂窠中證本原。公嘗生壙，爲擬題句曰：「誰得有九仙骨，此便是安樂窠。」公爲康節嫡裔也。

沈管樵吏部詠彤，公爲文肅公胞姪、周溪表姊丈之胞兄也。余與公同吏部，吏、禮兩部亦例認前後輩。初到時，以禮相見，備承指導，情意漸洽，談讌益親，幾有一日三秋之感。公喜手談，尤喜飲，不喜作詩。然記其斷句，如《古繩折枝》題云：「團圞月亦分今古，平遠山如月準繩。」《電線》絶句云：「絶憶軍書星火急，郎官聚譯夜分勞。」亦尚可誦。惟飲癖不改，屢以麴蘗傷生之語相勸，而卒無效。逝後，常夢見之。

軟紅初踏奉清塵，談讌聯歡旦夕親。典屬底須通譯語，公兼差譯署，係以科甲人員考送。考功原不失吟身。藤花廳裏尊前輩，竹葉杯中殉故人。藥石成仇空苦口，夢君三夜淚盈巾。

楊心貺太守廷傳，公性伉爽，遇飲博，意氣尤豪健。與余及寶孚、管樵、贊如交最密。時閻文介司農釐剔宿弊，公佐之，甚資臂助，遂膺上考。簡甘肅甘州府，以親老告養歸，遂成永訣。日前邂逅遇其文孫，知公平日收藏字畫，尚有存者，爲之黯然。

滿頰黄鬚奕奕神，十年晨夕素心人。地官課最名公賞，大學温經墨寶珍。劉石菴寫《大學聖經》一章，公以百金購之。易播無緣愁遠宦，歸山一拂別京塵。文孫酒座詢遺篋，愴到人琴淚滿巾。

潘耀如太守炳年，公與迪臣同官翰林，爲莫逆交。其貧同，儉同，謹慎同，其文字及差運亦小異而大同。由粵西歸，與余談馳驛苦況，余甚服其爽直。後放四川夔州府，缺頗優，大吏以他缺易之，不即令到任，而迪臣在杭極得意，相形不無見絀。然公解組而歸，優游自得，固毫無介意也。

風度從容可鎮浮，平生慮患最能周。論詩不厭從時尚，公揣摩館閣體，謂試帖宜先作第六聯，選韻宜穩。立品端應占上流。弭變有方過古驛，公放粵西試差，僕從爲驛吏所侮，公因應得宜，事遂寢。

處膏不潤傲雄州。公才未必輸君復，獨讓孤山占一邱。

林文直侍郎紹年，號贊如。公之胞弟勤如，余姊之夫也。其從叔麗琴太守，與余同京寓，親戚情話，往來素洽。且與余及心覎、伯雙、柳丞遊蹤尤密。公轉御史，遇事敢言。嗣以封章太數，爲當軸所忌。俸滿截取之次日，即簡雲南昭通府。榮文忠當國，與之有舊，一意汲引，洊擢封疆，由滇而桂。公平生不甚蹭蹬，而好發牢騷。逮入樞廷，不逾時，旋退出。其時朝政混濁，直道難容，則真可牢騷矣。身後猶獲與謚典，九原有知，其庶幾稍慰歟？

本是風流蘊藉人，長安年少日相親。窮官每自拚孤注，公每曰：「御史一窮官，我拚作孤注可也。」餓撫何曾是赤貧。滇、桂均係瘠區，故常自稱餓撫。鬱悒騷懷空一世，輪囷膽氣欲渾身。滄桑萬變津門隱，眼看橫流只怒嗔。

林迪臣太守啟，公與耀如交最摯，差運亦略相似。唯當時考差重白摺，詩次之。同鄉之工書者，弢菴、可莊、贊如、芸敏俱名噪一時，公書亦不绌，而耀如則遜矣。但公書勝於耀如，而耀如詩勝於公。故公得學差，而耀如僅得試差，當時目爲公道。此雖小節，事後論定，亦足見兩人之非詭遇也。公旋出守衢州，移杭州，創農校，興蠶學，民感之，留葬孤山。且就其平日吟所，名曰「林社」。余西湖有詩，紀

其事焉。

本是多愁善病身，清貧頻歲滯京塵。猜詩創格偏超俗，公作詩猜五字，各樹一義，勝於禹丈之圓滑。聯句傷時只愴神。公不喜鍛詩，只隨意寫懷而已。庾嶺相思疑萬里，公守杭時，余在贛南。孤山轉瞬屬斯人。曾尋宿草過吟所，遺象湖壖尚逼真。

陳伯雙侍御懋侯，公從兄汝翼太史，余中表也。余丁丑會試，住南橫街圓通觀，時公進京散館，同寓觀中，遂敘姻誼。嗣公與汝翼均留館，余分吏部，同宦京師。公意興甚豪，尤喜諧謔，亦好猜詩，與禹丈各樹一幟，藉甚一時。公旋督蜀學，任滿，仍歡聚如昔。逾年升御史。忽一日聞公耗，謂昨夜無疾終矣。公少問命於鐵板算，算曰：「官止監察御史。」公本可不考御史，臨考時亦自躊躇，乃竟考而竟得，且竟止於此焉，诚奇事也。公平日屢喜説一段隱語，中有「君子死曰終，小人死曰卒」兩句。余以「君子有終」四字輓之，美其善終，亦未始非一讖也。汝翼文學較優，亦當時名士，留館後僅得一房差，比公憔悴獨甚。先公卒時，公不在京，余與心覎二人臨棺視斂。中夜凄寂，心覎尤整暇周詳，蕆事而出散。身後僅餘一妾，旋亦殉焉。吁，慘矣。

圓通古觀靜無譁，燈影疏窗晃碧紗。君自矜才工賦鵩，我初學步窘塗鴉。余初寫殿卷甚窘，

殿試出場，公在場外代爲磨勘一遍，不犯例而已。一場春夢期長好，十載懽悰恨有涯。余與公在京，歡聚不及十年。四字輓詞成讖語，豸冠不及觸官邪。

陳芸敏侍御琇瑩，公文才俊逸，少即馳名，書法尤不俗。性孤介，不屑苟同。吳柳堂立祠時，公告余曰：「我擬一聯送之曰：『二三豪俊爲時出，七十老翁何所求？』」可知其平日氣概矣。旋放學政，轉御史，而竟不永其年，悲夫！

絕世聰明氣格奇，行空天馬若難羈。十年館職埋名地，兩度文衡吐氣時。賦質大羸知不壽，生才何意轉多疑。撫尸含襚皆從古，慘對垂垂玉半規。公終時，從古禮，含用玉，垂於口角。

王可莊太守仁堪，公祖文勤公爲先君子之舅，且受業焉，函札中時以道學相勖。公父子恆比部，古道照人。余在京備承教訓，情誼極親。公弟旭莊觀察，亦與余丙子同年。公子司直觀察，且爲余兄子婿，往來蹤跡最密。公昆仲年少氣豪，與余文酒盡歡，形骸脫略。然余有過失，仍以表兄名義，嚴詞訓斥。三世道義之交，平生所得未曾有者。迄今夢遊中泠泉，見其大書「天下第一泉」五字，猶不禁潸然淚下也。

年少龍頭享大名，末光幸附亦爲榮。忘形儘許歡悰洽，砭過時還厲色爭。京口謫居恩豈薄，公外簡時，寶文靖師已退居，余謁之曰：「可莊放鎮江，直與香山貶江州同耳。」師曰：「知府亦方面大員，狀元

放知府，事所恆有。朝廷殆欲鍊其才，儲爲大用，何必妄事揣測。」蘇臺踵跡感交并。公旋調蘇州，余繼之，已隔三任矣。文山晚節君非願，宰相原期佐太平。公於酒座，醉後作詩，云：「憂樂斯民百感并，樽前絲竹且陶情。願傾四海合歡酒，只學文山前半生。」叟老聞而切責之。余曰：「此魏徵願爲良臣意耳，何必苛求？」後公外任，勵精圖治，錚錚有聲，未及中年而卽溘逝。噫，其有詩讖歟！

林槑貞觀察景賢，公少貧而好飲，意氣甚豪，詞華斐亹，借鬻書作酒資。常服余料事之明，對人云：「某人脫口而出之言，必不可拗。」公寄籍京兆，得拔貢小京官，遞升郎中，膺上考。事理明白，才略亦優，計將內轉，乃外放鎮江道，非所願也。國變後寓滬，無疾而終。余輓之云：「半生流落殆天意，滿地榛蕪足酒悲。」蓋相知爲最摯也。

鬻書身世感迍邅，鬱盡牢騷對酒邊。問事深慚推伯始，聘才儘許媲樊川。備兵京口初心負，觀奕長安萬感牽。流落半生殆天意，輓歌聲裏淚如泉。

葉鐸人觀察大道，公恂予之從弟，亦余之晚親也。性情肫厚，而稍近拘。在社年較長，丁酉《擊鉢吟》九集、十集，卽其所選。余所選，亦卽前數年之詩，在贛選刻稍遲，故名爲十一集。公外簡廣東瓊州道，乞病歸。余適奉諱旋里，見之，頹唐已甚，不久卽下世。公長公子乃謹孝廉在延、次秀文太史在瀛，文才茂美，皆不獲永年，

尤可軫惜。

廿載宣南社約循，吟邊數典每齗齗。公詩有被擯者，必數典辯論。千金享帚殷勤甚，兩集持衡檢校真。粵海備兵勞跋涉，里門慰病贕吟呻。庭階玉樹雙柯隕，同赴修文更愴神。

沈敬裕中丞瑜慶，號愛蒼。公文肅公第四公子也。公以廕職分部，昆季魯青、東緑、荔虎先後同官京師。公喜飽啖，觴詠之樂尤酣。嗣以道員分發江甯，迭膺要差。庚子東南互保之局，襄贊有功，隆隆直上。公性不羈，易與人忤，中經波折。迨撫黔而國難作，滬上相見，鬢髮皤然。余旋重赴豫章，不逾年，而公齎志歿矣。言之慨然。

曩歲郎潛共帝京，風流餔歠洽平生。節樓道地殊稱快，爲見張文襄事。漕部馳書煞有情。公攝漕篆，以漕督驛封致函，爲余發牢騷，余以謔語答之。然其本意，固甚厚本。健翮榆枋方決起，窘途榛棘忽縱橫。劫餘歇浦同飄泊，夜夜殘棋對短檠。滬居詠觴之外，對棋多達旦始罷。

曾幼滄太守宗彥，余與公胞弟蔚孫同鄉榜，且有戚誼，往來極洽。余寓鐵門，即實孚舊居也。戊子之後，余部務益繁，每杜門避客。晚間約公，與珍午、子瑜小集聯吟，春榆、徵宇亦偶至，餘則不速而已。雨夜則以車迎送，盤桓數年，饒有真趣。公氣度秀逸，詩尤戛戛獨造。時珍午以華瞻勝，子瑜以淹博勝。公曰：「我以不消

說者不說勝，故以少許勝人多許也。」余出京後，與公宦轍分馳，蹤跡遂隔絕。丙午到京，時弢庵倡折枝之局，珍午尚及與，而公則早歸道山矣，可勝慨哉！

一別春明歲月深，鐵門風雨最關心。屏將塵牘餘幽賞，靜比僧寮共苦吟。最足移情人似玉，不輕著墨字如金。每吟，人必三四首，公至多兩首而已。兩三知己形骸略，同賞黃鍾大呂音。

林廉孫太守開章，公與子昭、佑襟兩先兄同鄉榜。公弟四人，皆翩翩少年。時希實入中書，貽書得庶常，季鴻官光祿，紹勤尚未筮仕。公以長兄勉持家計，諸弟之率甚謹。京曹耐苦，苦中作樂，文酒交歡，情況固相似也。公以户曹兼軍機處。余出京後，外簡廣信，意謂隔郡，終易相見也。乃扶病莅事，不久即不起，悲哉！昨夜夢訪公於西城舊居，未得一見顏色，即羣季亦未一遇，夢境模糊而已。公荆枝，近亦頹折殆盡。所未弱者，只貽書一个耳。蹤跡尚密，亦差慰人意已。

不堪回首問神京，飄泊支離感此生。何意夜來成舊夢，猶疑君住在西城。信州死別悲千古，海上驚魂躍五更。羣季莫傷零落甚，人間尚有奕秋名。

張珍午民政元奇，同鄉吟社，余到京尚作折枝，即所謂詩鐘也。旋改爲七絕，即所謂擊鉢吟也。公到京後，吟集尤盛。前後如耀如、迪臣、贊如、春榆、伯雙、幼滄、

肖韓、朗溪、季湖、鐸人、少萊、南雲、宬丹、友其、石孫、子瑜、熙民、篠麓，皆與焉。其到會稍疏者，尚未及僂指。鐵門小集，而公與幼滄、子瑜過從尤數，至余出京而始罷。公旋出守長沙，飛黃騰達，相隔忽如霄壤。滄桑一變，星移物換，意興索然。甲寅一別，遂不復相見。後累得公書，見其筆力日漸頹散。函詢春榆，則以公「燕玉暖老」爲言。噫，公其有醇酒婦人之戚歟！

宣南勝友舊如雲，健將登壇各張軍。勞燕分飛憐宦迹，龍蛇阨歲愴斯文。成山島外波難汨，公挈眷赴京，過成山頭，船沈，依孤島，遇救而免。萬壽橋頭火不焚。公歸閩，任民政長遇炸彈不中。眼角有稜慳得壽，長才未竟煞悲君。公眼角有稜，術者以爲異相。

郭少萊大令曾準，公爲春榆胞弟，與余又有連也。而尊甫穀齋廉訪及子治、令叔南雲、令弟筱麓、賢阮，先後同與吟集，一時稱盛。旋公出宰泰和，余又作郡建昌，邂逅成緣，遂將積年舊稿商訂付刊，即所謂《擊鉢吟》十一集也。公詩才固佳，而作宰尤卓著循聲。余到贛南過灘時訪公衙齋，一宿而別。重到豫章，而公不復見矣，言之潸然。

吟社多才繼荔香，君家極盛孰能當。故知日下詩名噪，更羨天倫樂事長。異地歡悰成邂逅，積年舊學賴商量。灘頭一別人千古，老淚龍鍾滿豫章。余在豫章，刊贛集，題後詩有「泉下

故人應快意，祖風被及漢江東」，卽爲公發也。

劉子澂太守齊潯、許柳丞工部樫藩、周郁齋上舍雲章、傅蓮峰觀察嘉年、李秀瑜户部毓芬、鄭友其太史錫光、林仲沂禮部怡、魏挺生兵部秀琦、張弼予兵部嘉猷、鄭宸丹府丞叔忱，余離京已三十年矣，迴憶與諸公或未及聯吟，或聯吟而爲時甚暫，然於老館、新館、廣和居，蹤跡則皆甚密也。舊遊如昨，老境侵尋。讀少陵「驚呼熱中腸」之句，不禁百端交集已。

三十年前握手歡，過從晨夕樂盤桓。廣和居敞時聯袂，居在宣城之南，同鄉常聚小飲，因寓所多在其左近也。南下窪荒每駐鞍。南下窪，一片荒野，而老會館在焉。且地近陶然亭，亦游踪所常至也。陳迹苦從閒裏憶，舊容謄向夢中看。閩山墓草無情碧，顧影桑榆淚暗彈。


春明夢録

平齋家言序

余曩有《課孫草》之作，意雖不專屬課孫，而究限於範圍。舉凡世事之推遷、人情之變幻，語焉殊未及詳。回憶七十年來身世所經歷，耳目所接觸，幾如雲煙過眼，渺然而無可捉摹。夜窗默坐，影事上心，偶得一鱗半爪，輒瑣瑣記之，留示家人。自丁巳迄去秋，裒然成帙。退居無事，略加編次，分爲《春明夢録》、《郡齋影事》、《西江贅語》、《客座瑣談》、《家園舊話》五種，録而存之。祇自成爲一家言，本不足爲外人道也。嗣友人以《春明》一録可以存掌故而補遺佚，慫恿付梓。因復加刊削，屬諸手民，非敢言問世也，亦藉以誌世變已耳。壬戌冬日平齋識

春明夢録

京師爲首善之區，鐘簴所在，觀聽肅焉。時值承平，紀綱未弛，大臣老成持重，儘有正色立朝之風。百僚庶司，不失同寅協恭之雅。即朋簪投洽，亦每以道義相規，文酒過從，依然風流儒雅。人言朋友之樂，無如京師，蓋於飲食酬酢外，獨得真趣也。余於丁丑觀政銓曹，躬逢其盛，固不以長安爲不易居也。不數年，法、越搆衅，黨派漸歧，乃激成甲午中東之戰。戰後余即出京，然其時風氣稍移，而大防尚未潰決也。詎知黨禍萌芽，潛滋暗長。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相逼而起。洎丙午重復到京，世事已大異昔時矣。回首春明，重温舊夢，不禁百端交集已。

余以丁丑會試成進士。房考爲翰林院編修、廣東呂冕士師紹端；座師爲大學士、吉林寶文靖師鋆，號佩蘅；吏部尚書、河南毛文達師昶熙，號旭初；禮部侍郎、浙江錢湘吟師寶廉；閣學、宗室崑文恪師岡，號筱峰。呂師、毛師，於余戊寅回京時，即不及見。閲數年，錢師亦終於吏部侍郎任内，照例賜祭。余在其教場五條胡同寓所，見世兄榦臣總揆

能訓，出迎天使，時方數齡也。寳師、崑師，則相從最久焉。

余鄉榜中式，係在丙子恩科。房考爲陝西時銘三師永新，主考爲錢塘孫子授侍郎師詒經，副考爲無錫王莘鋤比部師緯。時師後以引見到京，目力極差，余適在部，爲之加意照料，事妥出京，旋卽作古。王師文名甚盛，門下尤多知名。丁丑夏間，丁憂回籍，亦旋卽去世。孫師卽慕韓總揆之尊人，在户部侍郎任内，因懲辦部吏史松泉事，爲同官所擠，退出毓慶宫，留侍郎本任。意殊不懌，不久亦終於位。師講理學，待人仁厚，光霽可親。慕韓與其弟慕蘧，二難競爽，知其發迹之有自來也。

余五應童子試，乙亥歲始受知於閣學、廣東馮展雲師譽驥。師書法名重一時，衡文重手法，其規矩較路閏生之仁在堂爲精。師在京時，僅謁晤兩次，風裁清峻，面瘦而鬚稀，頗與李太白畫像相似。旋任陝撫，不數時卽被議免職，然無大過也。

余榜下到吏部，分考功司兼驗封司行走。吏部分文選、考功、稽勳、驗封四司。文選司掌文官銓選。考功司掌文官議處，而京察大計亦屬焉。稽勳司掌文官丁憂更名。驗封司掌文官封典及卹典。四司之中，以文選、考功爲兩大司。選不兼功，功不兼選。其餘勳、封兩司，隨便可兼也。每屆京察，吏部一等六員，而漢人居其二。循例以文選、考功兩掌印得之。掌印例用實缺郎中員外郎。余到部十一年未補主事，卽代理司務廳及驗封司

掌印。光緒十七年，補文選司主事，升考功司員外，實授驗封司掌印。十九年，升驗封司郎中，調充考功司掌印。計自榜後告假，卽於戊寅秋銷假，迨甲午春得一等，實歷俸十七年中無一日間斷。然視他部之淹滯至二十餘年者，已爲優勝矣。

余官京師時，召見三次，皆在乾清宮，時德宗正親政也。第一次因京察一等記名，見時只問籍貫、履歷，無多語。第二次因郎中俸滿截取，見時問：「在何司當差？」對曰：「在考功司掌印。」又問：「考功司有幾案未覆奏？」對曰：「只有廣東南海縣潘泰謙議處一案，不日卽當覆奏。」問：「潘泰謙議何處分？」對曰：「革職處分。」問：「何以須革職？」對曰：「此次參案，外頭俱已洗刷乾淨，摺尾以『才具平庸』四字奏結。部例無才具平庸作何議處專條，惟查佐雜人員俸滿甄別例，凡才具平庸者俱斥革。佐雜才具平庸，尚應斥革；知縣爲正印官，如果才具平庸，自難輕減。擬卽比例議處。」隨後卽略問數語而退。第三次因簡放建昌府謝恩，見時先問籍貫、履歷，後問在何衙門當差，隨問隨對。對畢便言：「汝去江西，好好安養百姓。」遂點頭而退。迨服滿進京，簡放蘇州遺缺府，則孝欽太后重復臨朝。謝恩時在頤和園，召見在宮。見時，御座在宮之西間屋南窗炕上，向北。在園時，御座則在殿廳屋東壁，向西。孝欽太后與德宗同坐一炕，太后偏南，皇上偏北。行禮畢，趨案之西北隅，側向太后跪。隔數分鐘，喘息稍定，始發問，蓋宮

廷體恤之意然也。開首問籍貫，後問福建民教情形，又問礦務能否發達。旋又問在江西幾年，江西各府情形如何，並追問當日拳亂，地方如何被擾，後來如何結束。滔滔數百言，俱一一奏對。畢，旋歎息言曰：「中國自海禁大開，交涉時常棘手。庚子之役，予誤聽人言，弄成今日局面，後悔無及。但當時大家競言排外，鬧出亂來。今則一味媚外，又未免太過了。時事艱難極矣，全賴大小臣工苦心對付，無過不及，纔能挽此危局。江蘇地方事，也不是好辦的。予看汝在外多年，事理亦很明白，好好去做便是。」又言：「皇帝有話說否？」德宗只說：「汝可下去。」遂退出。余先後召對四次，經歷情形如此。在京時，便微聞兩宮有隔閡之說。到蘇後，謠言日益歧，更有軒輊已甚之語。今者玉步已改，無可忌諱。而吾身親見之事，儘有可資印證者。敘其大略如右，不敢贅一辭也。

咸豐之末，文宗出狩熱河，時端華、肅順竊政柄，欲輦京倉米輸熱。寶師適貳户部，以根本不宜摇動，力持不可。得旨：「寶某著卽處斬。」嗣文宗賓天，兩宮太后垂簾聽政，乃改以五品銜署户部侍郎，旋卽大用。與恭忠親王文文忠公祥同心夾輔，蔚成中興，不得謂非一時之盛也。洎甲申越南之役，朝士以樞臣失職，交章彈劾，遂以禮親王出代恭邸，而寶師遂與同直諸公同時出軍機矣。

寶師嘗告余曰：「汝同鄉陳伯潛參崇禮曰：『識字無多，習氣甚重。』」謂不應任以禮部尚

書也。渠特未知崇禮來歷耳。當洋兵之燬圓明園也，兩宮以列祖列宗聖容爲重，有旨命我往視。及到園，滿地灰燼，村無居人。時崇禮以奉宸苑苑丞獨守官舍，我詢以洋兵蹤跡及連日蹂躪情形，相對而泣。旋告以來意，假以從騎，同往各處尋覓。二人奔馳十餘里，見聖容散佚地上，殘破不堪，驚惶無措。崇禮乃泣言曰：『聖容毀壞至此，即檢拾亦不能全。若舉以覆命，不特徒增國恥，且益傷聖心。以苑丞愚見，不如歸之火化，較爲得體。』我以其言甚中肯，乃囑其尋覓稻草舉火，跪地泣而焚之，歸以徧尋不見覆奏。自是我甚重其人，遂由苑丞漸漸升到郎中。二十餘年，循資按格，得一尚書，似不爲過。今謂其『識字無多』，苑丞何能與太史公比。但事理之明白與否，自又當別論也。」

寶師出軍機，逾數時，兩宮謁陵歸，軍機大臣五人各賞穿黃馬褂。次日，師告余曰：「昨日上諭看見否？汝以爲何如？」余曰：「未免太濫。」師曰：「蘭州克復之日，捷報至，穆宗召見軍機，各賞穿黃馬褂。是日，恭邸請假，我領班，見辭曰：『黃馬褂，所以賞戰功也，軍機大臣只是承旨書諭耳，何敢冒賞？』穆宗曰：『蘭州克復，算是十八省一律肅清，我實在歡喜。軍機不爲無功，汝不必客氣。』固辭不獲，乃奏曰：『奕訢恭王名今日未上來，俟他明日上來再定。』卒未奉詔。次日，恭邸銷假，遂將此事化去。他們隨扈謁陵，僅往返數日耳，膺此懋賞，未免太便宜了。」師此言雖不免有牢騷意，然亦足見

先後進固不相及也。

洋兵燬圓明園後，英使巴夏禮入京議和，在禮部設宴，寶師時爲軍機，躬與其役。余見其與醇邸唱和感舊，詩中有「劍戟如林免胄趨」一語，可見城下乞盟，備受屈辱。證以當日譯署照會，肆意慢罵，其狼狽情形，可想而知。余閱詩後，略詢究竟，師笑而不答，旋以謔語了之。

寶師休致後，醇邸遇有大政，必相詢問，時時餽送食物。有一日，送蜜桃及西山毛菰兩種，余適在座，寶師分一半相贈。毛菰形大如靈芝，煮而食之，味葷如鮑魚，徧求諸都市，不能再得也。寶師係丁酉拔貢，余認爲年伯，師最重年誼，故待余爲尤厚。退休後，余時常往候，月必數至。慨談時局，追尋往事，余心領意會，所得殊多。師家居八年，疾革並不甚劇。易簀時，紅光滿面，洵善終也。

寶師一日將散值時先往出恭，恭王待之久，及見面，嘲之曰：「往何處撤寶去？」撤寶二字，京中謔語也。師曰：「那裏，是出恭。」恭與寶二字，鍼鋒相對也。又一日，恭邸自太廟出，指廟碑下贔屭，謂寶師曰：「汝看這箇寶貝。」師號佩蘅，貝佩二字，音相似也。師應之曰：「這也是龍生九子之一。」此可謂善戲謔矣。蓋當時樞臣見面閒談，多雜以謔語，意恐一涉正事，轉致漏洩機要，殆古人不言溫室樹意歟！

清室諸王，以恭邸爲最賢明，雖平日有好貨之名，然必滿員之得優缺及漢員由軍機章京外放者饋送，始有收受，聞其界限極爲分明。余嘗對寶師稱道其人，師曰：「恭邸聰明，卻不可及，但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民間疾苦，究未能周知。事遇疑難時，還是我們幾箇人代爲主持也。」此等微詞，特於深談時偶一及之，不能多得也。

恭邸儀表甚偉，頗有隆準之意。余素未與周旋，簡建昌時，渠適在軍機，例應往謁。見面行禮不還，然卻送茶坐炕，請升朝珠，甚爲客氣。敘談頗久，人甚明亮，惟送客不出房門耳。聞後來攝政王初入軍機時，見客便坐獨炕矣。

光緒初年，翰林漸擁擠，而簡放學政、試差，軍機大臣偏重門生，不無可議。而懷才不遇者積不能平，遂因法越開衅，歸罪樞臣，交章指斥朝政，人目之爲清流。寶師嘗對余言：「天下事言易行難，局外不知局中之苦，徒挾其虛憍之氣，苛以責人，於事何益？」然清流後亦陸續放差，似有美珠箝口之意，旁觀多竊議之。究其彈劾貪佞，淘汰衰庸，多稱人意，不得謂清流之不勝濁流也。嗣後法事愈亟，乃簡弢老爲南洋會辦，吳清卿爲北洋會辦，張幼樵會辦福建軍務，意謂坐言者必使之起而行也。誰知用違其才，其何能淑？南洋有曾忠襄國荃，北洋有李文忠，不受牽制，賴以維持。而福建何小宋制軍璟，魄力薄弱，遇事推讓，遂至馬江一戰，全軍殲焉。張被劾落職，廣西兵敗，弢老因前保

唐炯、徐延旭二人，照濫保匪人例降五級調用，而清流之氣衰矣。

清流之起也，或云李文正與同直意見不合，恭邸不無左右袒，勢孤無援，清流從而贊助之。雖未顯露水火痕迹，而恭邸則以勳舊懿親，卒因之罷退，不得謂非清流戰勝也。

恭邸之出軍機也，先期派往東陵，恭代清明節祭典。此差本閒散王公之事，特派恭邸，大家卽疑其有異。旋孝欽太后召見醇邸，議於九公主府擬定上諭，貶斥樞臣，而以禮親王世鐸代恭邸領班，軍國大事，醇邸一同參預。長白額小山尚書勒和布、朝邑閻文介敬銘、南皮張文達之萬、濟甯孫文恪毓汶遂入直焉。孫時爲侍郎，上諭之稿，卽其所擬也。恭邸未回京，忽然發表，耳目一新，不可謂非孝欽太后之果決也。恭邸退居十年，直至中東戰後，始復入軍機，蓋元氣已大傷矣。余出京不數年，而恭邸薨逝。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皆未與其事，不得謂非以令名終也。

恭邸與寶師同患難而贊成中興，後亦同日被譴，交情自屬較厚。寶師薨，詔入祀京師賢良祠，誠異數也。進主之日，余獲觀盛典。主未入祠時，恭邸卽先往看視祭器、祭品，示厚意也。未行禮而遂不見，余怪問滿人，則對曰：「皇子於廷臣，不能行跪拜禮。其來也重交情，其去也重體制，蓋兩得其道焉。」

醇王舊邸，卽德宗誕生之地，例名爲潛邸。醇王薨，以其邸改爲醇賢王廟，猶世宗潛邸，

今改爲雍和宮也。余時派往查估工程，見其房屋兩廊自晒煤丸，鋪滿於地，儉德殊不可及。後來親貴非常驕奢，不數年便覆敗，可見祖宗世業，守之難而失之易也。

孝貞太后大事出殯之日，余入東華門觀禮。前導無甚排場，鑾輿衛傘扇之外，只見捧香爐者或十人或二十人爲一隊，分隊前行。中夾以衣架、臉盆架，錯雜其中。其餘金銀錁、紙紮等等，陸續而至。與尋常民間出大殯者無異，但品制不同耳。須臾，見梓宮自景運門出，而上槓與尋常棺槨亦無大異，惟和頭作文點式，遠望似黄色繡罩。正在趨前審視間，忽聞有一人喝「站住」一聲，諦視之，則恭邸也。而德宗卽隨之而至，頭戴白草笠，穿白袍、青布靴。其時隨從及觀禮者幾千百人。一切縞衣，上下無能區別。惟聞皇上縞素，靴用青布，王公親支稍殺之，餘皆不能用布，此所以示別也。梓宮出城暫安，殯宮名曰暫安殿。派王公輪班上祭，定期下葬，則謂之曰永遠奉安。當日體制何等隆重。戊申兩宮崩逝，余在蘇州，卽不及見，而德宗因崇陵工程未竟，辛亥後始行奉安。聞當時梓宮由火車行，則往事不堪回首矣。

咸豐辛酉，洋兵燒燬圓明園，京師震動。文宗在熱河崩逝，時孝欽太后方二十八歲也。端華、肅順意存不軌，醇邸奉懿旨，捕肅順於客邸。天時極早，屋門尚閉，醇邸搥門呼曰：「有旨意。」內卽應曰：「若是母旨意，我卻不受。」乃破扉入，擒而治之。於是梓宮

回京，穆宗遂承大統，兩宮垂簾聽政。此雖恭邸與諸王大臣翊贊之力，然遇事皆取懿旨進止，不得謂毫無主持也。但孝欽太后精明雖勝於孝貞太后，而甫經聽政，諸事究未嫻熟，故當曾文正功成入覲之日，召對問答，不過敷衍數語而已。文正集中所載，自非虛語。嗣後歷四十餘年之世變，備嘗艱險，體悉下情。余在寶師處熟聞其召對情形，早有所知。故余甲午放蘇州時召見，侃侃而談，其英明處，不能不令人欽服。惟平日在宮中馭下過嚴，且性喜游觀，如重修頤和園一事，寶師談次亦頗有微詞。且自西幸回鑾後，因宮中舊物半多散失，不免喜受貢獻。雖係晚景無聊，究不免盛德之累。然其四十餘年，支持危局之功，不能以一二事掩也。

德宗大婚之次年，孝欽太后率宮眷赴東陵祭掃，仍名曰「打圍」。蓋清以騎射得天下，不忘用武意也。吏部例應隨扈，而余從焉。京距陵二百四十里，沿途鏟平民田，築成御道。遇水成橋，其平如砥。而另有便道、便橋，則供隨扈者往來。每日兩尖站、一宿站，到處舊有行宮，規模具備。而隨扈者每站必須先行，以備站班接駕。百姓遮道跪迎，若站班則不必跪。駕之將至，必有一騎口呼「二里」二字，謂駕距此只二里也。呼二里後，大家必須在帳棚前鵠立迎候。駕過後，即須拔棚先走。其下站迎候之例亦如之。在路上，只住帳棚，皆席麥地而寢。到陵後，各覓一土屋歇宿。若無土屋，則仍住帳棚。陵之行

宮在山上，宮牆外人持一燈，密如繁星。宮外距里許，則營棚繚繞。緣山上下，約數里，其明如晝，洵大觀也。駐陵兩日，禮畢即還京。沿途宮女買花籃及食物，與尋常婦女出遊毫無所異。車駕來往，任人縱觀，不設警蹕，與尋常大官出門亦無以異。古稱翠華巡幸，不知何等鄭重，其實親歷其境，所見度不過如是也。陵在直隸地面，而以直隸總督爲地方官，猶督撫出巡，而以州縣辦差也。故謁陵先期，直督必到京請駕，沿途隨行，沿站迎接。猶憶到陵之日，聖駕未到，李文忠即至宮門口候迎，立在宮門近處。伯親王彥訥謨詁竟以手麾之使下，意謂此係王公站立之所，非地方官所得僭也。文忠即逡巡而退，規矩何等嚴肅。及德宗車到，駕轅一騾，高與人齊，爲生平所未見。余從旁觀之，口占一詩云：「上相長身（文忠身極高，余並不矮，然與之並立，纔及其肩耳。）請駕來，驊騮道路一鞭開。人中稱傑馬稱駿，等是天家首選才。」蓋紀實也。駕到後，大家一鬨而散，文忠亦乘輿返寓。隆裕皇后後至，文忠路與之遇，並不下輿。余怪，問溥倬雲是何道理，倬雲曰：「臣妾一體，皇后特妾耳，大臣無避道之禮。」殆亦滿洲重女輕婦之故歟！

清廷家法，馭太監極嚴，稍有劣迹，即予杖斃。德宗親政時，喜用一太監，文姓，係直隸秀才。面目清秀，而氣燄頗盛，日捧摺盒進出軍機處。余進內時，常遇見之。乃不兩月，爲慈宮所知，立即擯斥，或云其斃於杖下。都下盛傳李蓮英即皮小李，爲孝欽太后

所信用。醇邸巡視北洋，派往伺候，人卽以監軍目之。然余自充掌印後，因公事出入宮門，月必數日，七八年間未曾見其一面。大概內府滿員知其爲慈宮所喜，與之聯絡，漸起招搖，事所不免。若謂部院大臣公然與之往來通聲氣，則吾不能以毫無印證之事，隨聲附和也。且宮內四十八處總管，各管宮殿一處，形容枯槁，衣服襤褸，箇箇與窮寡婦無異。余進宮查勘工程，該總管等開門引導，必恭必敬。其伺候御前者，雖不能與此比例，然其數閙甚有限，且與廷臣勢實隔絕，無從接洽。猶憶屢次召見時，在丹陛下板屋內小坐，太監端茶點火吹煙，備極恭順，賞以京票四千，便似歡喜過望。余出京後，漸有招權納賄之風說，而余終不深信。卽如二次進京，事隔十二年，所見亦不過如是。吾豈屑爲若輩諱哉？亦以疏逖小臣，無嫌可避，特紀其實耳。

余勘估宮中工程，見宮中妃嬪每人各住一院，每院中必排百數十箇餑餑，未見有特別厨房。其餘殿宇甚多，無一不供佛者。其最高之樓，名曰普明圓覺，上層皆供佛像，登而望四面，只見黃琉璃瓦而已。乾清宮後進卽交泰殿，俗傳皇上大婚住處。意以爲中必有御牀也，乃窺其中間，仍是高供一佛，且殿內窗檻紙皆向外而糊，與關外民房同，殆不忘土風歟！其兩廊所排列者，仍是餑餑，蓋宮人食料，固以是爲常品也。宮人之不得意者，多自製荷包，令太監售之於外，每套得銀四兩，其針黹極精緻。宮女與人家婢女

無異，一律穿紅布衫，以月白緞鑲邊。余隨扈東陵時，曾親見之。可見宮禁之中，崇尚節儉，不似人間富貴家也。

德宗之初親政也，內務府大臣立山新署戶部侍郎，因皇上畏冷，造一片玻璃窗，裝於殿門。太后聞之大怒，召而告之曰：「文宗晚年患咳嗽，亦極畏冷，遇着引見時，以貂皮煨在膝上，何等耐苦？皇上年少，何至怕冷如此？況祖宗體制極嚴，若於殿廷上裝起玻璃窗，成何樣子？汝諂事皇上，膽大妄爲。汝今爲廷臣謂署侍郎，非奴才可比內務府謂爲世僕，我不能打汝。然違背祖制，汝自問該得何罪？」渠乃磕頭如擣蒜，求恕死罪。後將玻璃窗撤去，而事始寢。

余初次召見，麟芝庵中堂告余曰：「太后限皇上召見一次，奏對至少須以十分鐘爲度。然皇上口吃，不能多言。汝上去，遇皇上發問後，即可洋洋灑灑，暢所欲言。敷衍十分鐘，便可下來，不必過於拘謹。」後驗之果然。凡召對時，一殿之內，只有御案一座，絕無侍從一人。殿前太監遇掀簾送入，後即避往他處。俟召見之人掀簾出門，始由對面趕來。蓋宮中規矩極嚴，絕無耳屬于垣之事。召對之人，如何稱旨不稱旨，及如何奇形怪狀，他人皆不與聞與見也。

內務府之職，如衙門之有庶務，即俗所謂賬房也。賬房有折扣有花賬，已處處有弊，而

內務府更有百倍於此者。嘗聞宣宗極崇儉德，平常穿湖綯，褲腿膝上穿破一塊，不肯再做，命內務府補之，開賬三千兩。宣宗怒其貴，嚴詰之，渠對曰：「皇上所穿褲腿，係屬有花湖綯，翦過幾百疋，鮮有花頭恰合者，是以如是其貴。」後來不知如何結束。推之他事，可想而知。德宗在書房，曾與翁文恭師傅閒談，便問師傅：「早起進內喫何點心？」翁對曰：「每早喫三箇果子即雞蛋包。」德宗曰：「師傅每早點心，要用九兩銀子了。」蓋御膳房報賬，一箇雞蛋須三兩銀也。孝欽太后生長寒門，民間瑣事，無不周知。而內府朦蔽，尚且如此，甚矣積重之難返也。

孝欽係宮中册立，本不能以常禮待恭邸，且自熱河還京，患難與共，漸底承平，故對恭邸不能無畏憚意。即寶師與文文忠諸老臣，亦不能頤指而氣使之。時頤和園大興土木，輿論嚻然。寶師曾對余歎曰：「太后當時尚想巡幸五臺山，賴我們諸人勸諫而止。否則南巡之役，未必不見於今日。」只此數言，言外固有無限感慨也。

孝欽晚年喜學畫，召雲南繆太太入宮。又喜聞外國風俗，召裕庚留學德國之女入宮。然不久均即放出，卻無干政之嫌。嗣因國際關係，延外國公使夫人進宮游宴，而俄使夫人稱道程德全遇變抗節之美，程遂由同知不次而擢黑龍江巡撫。程撫蘇時，意尚以親俄自豪焉。甲申以後，宮中頗自由，蓋慈宮敬憚醇邸，遜於恭邸也。即如廣召優伶入宮唱戲，

亦以甲申之後爲盛。此雖小節，却煞有關係也。

穆宗之崩，未有皇子。而文宗位下，當時亦未有皇孫。若欲立子繼統，則必須求之宣宗位下之曾孫。孝欽自有所不欲，乃權以德宗爲繼。德宗爲醇王福晉所生，福晉卽孝欽之胞妹也。改元曰光緒，意謂纘道光之緒也。當時廷臣尚無間言，而於穆宗如何立嗣，固未議及也。惠陵奉安之日，吏部主事吳柳堂前輩可讀，乃自請往行禮。事畢，住在薊州小廟，繕一奏摺，作絕筆詩一首。摺內只記有「今者惠陵永閟，帝后同歸，既無委裘植腹之男，又乏慰情勝無之女」數語。其大意，則指太后不爲穆宗立子，是使穆宗絕嗣，爲不當。其詩云：「回頭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談愛與忠。抔土已成黃帝鼎，前星猶祝紫微宮。相逢老輩寥寥甚，到處先生好好同。欲識孤臣戀恩處，五更風雨薊門東。」州官馳報，全城哄動，朝旨乃下廷議。隨卽降旨，謂：「德宗所生之子，卽承繼穆宗爲嗣，當初本是此意。今既有此奏，著卽明白宣布。」此事遂因之結束。其時清流競以氣節相高，乃鳩貲立祠私祀之。當修祠時，陳芸敏侍御琇瑩告余曰：「我擬送他一聯曰：二三豪俊爲時出，七十老翁何所求？」余應之曰：「吳柳堂以庶吉士散館，銓選主事到吏部。人尚樸誠，遲暮傷心，思欲樹一節以表見，自亦恆情。烈士殉名，既以身殉，何必不予以名？」渠曰：「死者固可原，生者亦未免太好事了。」蓋其意不甚附會清流，而以建祠爲

無謂也。

清宮相傳有一《宮史》，飲食有一定籩俎，起居有一定時刻，毫髮不苟。若駐三海，駐圓明園，則不拘泥。故從前帝后皆以駐宮爲苦，夏令必駐三海，託名避暑也。孝欽垂簾十餘年，後以大難削平，漸思逸樂。痛圓明園之燬於洋兵，乃於圓明園左近，修理一頤和園，大吏頗有貢獻，且聞有撥海軍開辦費以濟之者。當日言官交章諫阻，持之太蹙，以致激成非修不可之結果。徐蔭軒相國嘗謂余言：「此事之成，閻丹初不能無罪。渠自命能理財，將庫平減成發給，庫平改爲京平，百兩可省六兩，謂之減平。年可省數百萬，致長朝廷侈心。」防微杜漸，春秋責備賢者，不得謂此論之未允也。閻樸而近矯，徐正而近迂，然其正色立朝，毅然不可犯。及今思之，不得謂非老成典型也。

甲午之前，李文忠奏海軍成立，謂東南濱海七省海疆可資屏蔽，語意不無鋪張。朝廷乃派醇邸前往天津閱看，又派内監李蓮英隨侍，意在慎重海防。所派隨侍，亦係尊重懿親之意。到津後，北洋大臣照閱兵王大臣例辦差。閱兵時，李蓮英只在後伺候王爺，亦未爲總管設坐。乃言官紛紛上摺，謂閹人監軍，恐蹈前朝覆轍。杜漸防微，言之亦自成理。誰知中東事起，主戰者乃執李文忠前奏，逼其一試，而賠欵割地之禍，發端於此矣。

甲午六月，德宗萬壽，賜宴太和殿。每部司官兩員，余與溥倬雲與焉。宴列於丹陛，接

連及殿下東西。兩人一筵，席地而坐。筵用几，几上數層餑餑，加以果品一層，上加整羊腿一盤，有乳茶，有酒酒係光禄寺良醖署所造。贊禮者在殿陛上，贊跪則皆起而跪，跪畢仍坐。行酒者爲光禄寺署正，酒微甜，與常味不同。宴惟水果可食，餑餑及餘果可取交從者帶回。赤日行天，朝衣冠，盤膝坐，且旋起旋跪，汗流浹背，然却許從者在背後揮扇。歷時兩點鐘之久，行禮作樂，唱喜起，舞歌備極整肅。宴之次日，賞福字、三鑲如意、磁碗磁盤、袍褂料、帽緯、白綾飄帶八色。恭逢盛典，渥荷殊恩，今日思之，如隔世矣。宴之坐次，自王公大臣在丹陛上，各官各按憲綱遞爲坐次，西邊末坐則爲朝鮮使臣宴席。朝使圓領大袖，手執牙笏，尤爲恭順。中東戰後，朝爲日併，殿廷上不復見朝鮮衣冠矣。

甲午十月初十日，爲孝欽太后六旬聖壽。先期卽設慶典處，籌備典禮，備極隆重。故於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德宗萬壽有大開筵宴之舉，亦爲是點綴也。其時中東和議決裂，筵宴之日，摩天嶺卽有開戰之説。大家議論，謂甲子三旬萬壽，其時甫經垂簾，且大難未盡平，自無慶典可言。甲戌四旬萬壽，卽穆宗崩逝之年。甲申五旬萬壽，亦因中法開戰之役，均未及舉辦。今年又遇中東戰事，可見太后辦萬壽，實有不利。然事已舉行，各省祝嘏者亦紛紛進京，只可勉强成禮。屆期太后出宮，坐六十四人所擡人輦，路過各處，

均各有點景，結綵燃燈，陳設甚美。輦如佛龕形，扶輦之鑾儀校皆穿五綵衣。輦行甚緩，德宗步行前導。前又有王公二人，手各持如意一柄，俯首退後引行。凡典禮所派前引、對引大臣，皆退後行，不敢背面相向。整齊嚴肅，頗稱一時之盛。然人心不定，亦只粉飾昇平，敷衍了事而已。

內務府郎中慶寬伺候慈宮，頗見信用。有一日，德宗因慈壽要送禮，乃告慶寬曰：「我要送太后壽禮，汝爲我備之。」慶乃打四箇金鐲式樣呈進，謂：「皇上要送老佛爺清宮信佛，內府稱太后曰老佛爺壽禮，四箇鐲樣，請旨要那樣，即打那樣。」太后曰：「我四箇都要。」慶擧以回奏。德宗問：「四鐲須價多少？」慶曰：「值四萬。」德宗曰：「豈不是要抄我家了。」傳聞德宗私蓄四萬，存在後門錢鋪生息。今言抄家，與此語似相印。此一事也。慶寬辦理太后六旬萬壽慶典，設有慶典處，所有應用器物，均由其包攬殆盡，擡價居奇，從中取利。且其氣燄咄咄逼人，旗人多忌之。嗣有滿御史密奏，慶寬家藏御座，擧動不軌，及誣其身家不清等事。奉旨派敬侍郎信查辦，余與溥倬雲充承審司員。德宗召見敬侍郎，必欲置之死罪。累日查無實據，我告侍郎曰：「查辦必須情真罪當，不能殺人媚人。」過幾日，上又召侍郎曰：「汝言慶寬無罪，吾不疑汝。難道汝之司員盡靠得住耶？」侍郎曰：「臣所派司員二人，均係京察一等記名之人，何能信不過他。」德宗又曰：「他果無罪，難道算

不得他違制耶？」侍郎出告余，余曰：「違制例應革職，若辦到革職尚可，餘外則不能奉詔。」後乃舉其門口設下馬石，謂非郎中家所應有，作爲違制，照例革職覆奏。摺久不下，旋軍機張文達出來畫稿，余密問之，張曰：「不要作聲，頃已派福中堂前往抄家矣。」抄數日，得銀三千餘兩，他無違禁之物，而慶寬遂以落職了案。後太后重復訓政，慶寬不知如何作用，又部選江西鹽法道，此又一事也。大概清宮家法極嚴，太后待德宗不少假借，而贄御之徒伺候意旨，播弄是非，不免積成嫌隙。觀上列兩事，所謂兩宮不和，固不無影響，然其確實可指者，亦只德宗要重辦慶寬數語而已。其餘則得之傳聞，究亦迷離惝恍，不可捉摹也。

中東之役，翁文恭獨主戰，諸名士實慫恿之。蓋狃於拘獲大院君已事，不肯讓步，且以海軍可恃，疑李文忠爲賣國。然文忠揣勢量力，心知其不可戰，而口不能言。雖嚴旨督責，褫去黃馬褂，拔去三眼花翎，而終屹然不動。朝士固甚喧囂，而羣帥貪功，亦躍躍欲試。吳清卿自請出關，乃雅歌投壺，風流自賞，未戰而兵潰。日兵步步深入，海軍又殲於劉公島，喪師辱國，十倍甲申。甲申雖迭遭敗衂，而諒山一戰，法兵亦被重創。馬江戰艦雖亡，而法大將孤拔，聞亦爲礮臺流礮所斃，議和時，故未及賠欵也。此役海陸兩軍俱敗，李文忠親到馬關議和，幾爲日人主戰黨所狙擊，裹瘡定約，賠欵二萬萬，割

臺灣及金、復、海、蓋四州縣。後因俄、德、法三國仗義執言，以日本係島國，不能佔腹地，而金、復、海、蓋始復爲我有。辱孰甚焉！自是而德租膠州灣、英租威海衛、俄租遼東半島、法租廣州灣，不數年間，相繼而起。蓋列國亦狃於均勢之局，幾成瓜分。雖不與此役相屬，何非此役階之厲耶！

中東之戰，日兵直逼奉天，警報時至，京師震動。朝士之主戰者，紛紛搬眷出京。余以實缺一等人員，無棄職舍去之理，老母亦意在持重，同鄉多視余家眷行否爲進止。時南皮張文達管部，並兼軍機，余於畫諾之餘，密探消息，文達微有指示，余遂決計不動。旋和議成而心安，當時實亦冒險也。

甲申時之清流，甲午時之名士，皆翰苑高才也。論者謂：「當時軍機大臣若能收羅之，則羣才不生怨望，未有不安然就範者，何至激成中法、中東之戰哉？」人或疑此言爲鍛鍊周內，不知履霜堅冰。天下事固有發端甚微，而貽禍至不可測者，君子所以貴知幾也。甲申之役，推倒軍機，實卽革命之導火線，而皆翰林院之人爲之也。戊戌政變，則以進士、舉人爲之，範圍愈廣，則變象愈亟。噫，其殆有天意歟！

庚子拳匪亂後，厲行新政，擬將中國舊法逐漸變更。至丙午之夏，袁項城以直督入覲，時余正入京候簡。端午橋以閩浙總督留京不行，待袁來共議立憲，費盡營謀，改授兩江

總督。蓋是時，中國始發見「立憲」二字也。

兩宮垂簾，樞務以恭邸領之。諸大臣中，擇一二人爲主筆，餘則僅供參贊。其後進者，謂爲打雜軍機，擬稿而已。蓋不如是，則意見紛歧，紀綱不肅。部院情形，亦大率類是。主筆卽當事之意，人或竟以當國目之。光緒初政，文文忠祥、沈文定桂芳當事，文歿則寶師繼之，沈歿則李文正鴻藻繼之。景尚書廉、王文勤文韶、潘文勤祖蔭、翁文恭同龢先後入直，王、潘旋入旋出。至甲申，則以禮親王世鐸代恭邸，並令醇邸參預大計。餘則全體罷免，易以額尚書勒和布、閻文介敬銘、張文達之萬、孫文恪毓汶。不數日，許恭慎庚身以前充領班章京，諳悉體例，亦入直辦事。張年老而閻旋退直，孫文恪便當事。嗣許歿，徐忠愍用儀入焉。甲午，朝鮮事起，先令翁文恭、李文正參預軍事。冬間，額、張出，卽令翁、李入直。旋恭邸復起，孫因病自請開缺。文恭、文正復當事，剛相國毅繼額而入直。丁酉，徐忠愍出，錢侍郎應溥、廖總憲壽恒，後升尚書更迭入直。戊戌夏，文恭被黜，旋而恭邸薨逝，復召王文勤入直，時同直爲剛相國毅、啟尚書秀、廖尚書壽恆、裕尚書祿。八月政變，榮文忠以直督到京，卽令入直，裕尚書出任直督。己亥十月，廖尚書退直，以趙尚書舒翹繼任，其時剛相亦頗用事。庚子，拳匪倡亂，載漪袒拳弄柄，奴視樞臣，暴戾恣睢，樞廷幾爲之蹂躪焉。乘輿西狩，文勤一人隨行。榮文忠隨由保定奔赴陝西行在，

即命人領軍機。諸大臣陸續至，禮邸遂改任他差。和議成，勒辦禍首。啟秀在京正法，趙舒翹在西安賜自盡。事平回鑾，軍機不以親貴領班，即以文忠任之。余丙午到京，文忠已逝，慶邸繼文忠領班，而鹿相國傳霖、瞿相國鴻機、徐尚書世昌爲之輔，樞廷略具規模，然而慶邸已明受饋送矣。辛酉之後，親貴蠭起，紀綱盡弛，樞政益歧。吁，既灌以往，吾不欲言之矣。

李文正當國，雖不免有偏執之議，而風裁端整，視事諄懇。余時到部未久，即頗蒙其青睞。張文達名士風流，頗有不羈之概，然其久歷封疆，饒有識解。中東之役，渠正管部，余於私宅晝諾之餘，談論時局，頗多感歎，蓋知其不得志然也。老成典型，至今有餘戀焉。

鹿文端丙午時與瞿、徐同直樞廷，三者之中，以文端爲最無權，兩耳重聽，人不免以伴食視之。其實文端由牧令起家，煞有經驗。余候簡在京約三箇月，時往謁之，門庭冷落。余每到輒縱談不倦，嘗太息謂余曰：「中國百姓太愚，中間這一般人又太刁，如何得了？」余歸而告人曰：「大家笑鹿中堂雖做過外官，其實外官之事，亦不甚了了。今觀其所言，何等了了。」蓋當時風氣日非，雖有老成人，亦供人狎侮而已。

翁文恭美鬚髯，風采奕奕，忠君體國，尤喜汲引人才。甲午主戰，喪師辱國，無可諱言，

然其時聖眷猶未衰也。恭邸復出，深資倚任，亦謂英雄不以成敗論耳。僇直逾四年，戊戌四月罷免。八月政變，剛相謂其曾經面保黨人，褫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是嚴譴只因面保黨人，被人讒毀。況所謂政變者，不過出諸一人之口，變究未成，羣兒作戲，雖變亦何能通！文恭卽未去位，豈肯與聞其事耶？至謂兩宮之間，不善調護，不無離間嫌疑。然文恭身爲師傅，處難處之地，儘有難言之隱，亦卽有可原之心。文恭於宣統時，明詔開復，追予謚法。今者國事已矣，此等莫須有之言，正不必剖辯是非，徒亂人意也。

余於翁文恭之姪孫弢夫廉訪斌孫爲同年，然於私宅未嘗一謁。且文恭於余在京時，從未到過吏部，亦並無堂屬之誼。一日，因查辦倉案，堂司各官羣集倉署，文恭獨於稠人中趨而與余言，甚致殷勤之意。余得京察記名後，逾年未簡放，文恭屢言之於恭邸而未得。當緣簡放官缺，雖由軍機大臣公同進單，而擬放何人，須由領銜之親王開口，他人不能預也。有一日，建昌府缺出，文恭在毓慶宮先奏，德宗謂：「今日建昌府缺，請簡某人，故召見。」軍機進單時，不待恭邸開口，便由御筆圈定。余謝恩後往謁，文恭具道抱屈之意。余曰：「此皇上天恩也，何敢不感激！」文恭悚然致敬。後因徐忠愍與人私言當日原委，余始知文恭汲引之力，固煞費苦心也。

徐忠愍爲吏部侍郎時兼軍機，於部務卻稍可主持。人極通達，與余最相得。余當時頗露

圭角，徐告人曰：「是不可干以私者也。」甲午戰後，余頗急乞外，而徐以班次在後，愛莫能助，時常道歉，其情固甚可感也。余出京後，渠於丁酉出軍機，拳匪之役，與許侍郎（景澄）、袁京卿（昶）同罹於難。和議成後，始行昭雪，追予謚法，浙人目爲三忠。无妄之災，不能無天道甯論之慨也。

王文勤人極圓通，人以琉璃毬目之。然其數歷中外，老成持重。任吏部侍郎時，判事敏決，滿腹精神。庚子拳亂，渠適在軍機，以白髮老臣一人相從西幸，備極賢勞。余丙午到京，見其老態龍鍾，視乙未在天津節署見時風采頓減，然惓惓憂國之意，溢於詞色。且對余言：「大家皆抱怨老太太（指孝欽言），汝須防老太太一旦升天，則大事更不可問。」言下蓋別有感慨也。

余到京時，初未識榮文忠。文忠爲崑師母之從兄，風度翩翩，饒有才幹。光緒初元，任工部尚書、步軍統領，當時已錚錚有聲，嗣因事鐫職。有一日，在寶師處聽劇，與之同席而坐。鍾杰人同年以閩語問余曰：「這一箇山查是否續燕甫（兩淮運使續昌）？」余曰：「不是，續燕甫我見過。」榮文忠亦用閩語答曰：「汝們說福州話，我們亦會說福州話。」杰人乃問其貴姓台甫，渠以「榮祿號仲華」對。余知不妙，遂移往他坐。後數日，崑師告余曰：「榮仲華告我，汝與杰人以福州話唐突他。」余曰：「杰人問這箇山查是否續燕甫，山

查者，閩人指紅頂言也，並非譆謔。」師聞之大笑。後在師處屢相見，漸漸往來。嗣文忠起，復任西安將軍，回京尚以口外羔皮桶見贈，蓋以「山查」二字，遂訂交情。其實文忠之先人爲閩副將，後以總兵殉粤匪之難。時文忠尚幼，寄讀於饒提督廷選家，即林贊老之岳也，故於閩人感情加厚。余出京後，以雪泥之隔，並不與之通信。戊戌政變，文忠以直督入軍機，從容弭變，保全實多。拳亂西行，趨赴行在，維持大計，煞費苦心，朝局賴以底定，厥功偉焉。丙午到京，惜不復見，爲之愴然。

崑師性耿介而好臧否人物，嘗謂余曰：「福箴庭錕，大學士豈有此理！昨日在朝房，竟罵人曰『麻煩』麻煩即累贅之意，京城土語。似此傖夫口吻，如何做得中堂？」余聞之悚然。蓋當時朝綱整肅，京官體制固一毫不苟也。又嘗譏恩中堂承曰：「汝看恩中堂，凡事都說是照例。他做中堂，本是照例。即其面目，亦是照例。」蓋嘲其方面，田田庸庸，得厚福也。細思之，不覺失笑。

滿員以筆帖式爲正途，其由科甲出身者甚少。部院堂官，不盡皆科甲人員。其中人才之傑出，亦尚有可指者。前所云榮文忠，即其一也。又有吏部廣少彭尚書壽，事理通達，風裁峻整。其兼任內務府大臣也，每見其入宮門時，羣閹嚴憚，不敢正視。在部時，與余亦甚相得，惜相處不久，旋薨於位。及今思之，尚有餘慕也。

溥倬雲興爲主事時，與余同部且同差時多。後升尚書，以病免。余簡建昌，同時户部郎中有泰亦放陝西知府，其兄玉岑尚書良告人曰：「近日放兩知府，輿論皆爲朝廷賀得人。」又爲之說曰：「官階道尊而府卑，然朝廷實重府而輕道，謂府獨當一面，可辦事也。」此說雖非杜撰，實師曾與余言之，其實亦慰藉語耳。後禮部應詔，保薦人才兩人，余與焉，領銜者卽尚書也。

端午橋官工部時，與余多同事工程，後由霸昌道不十年洊歷封疆。丙午夏，余到京，相見於慶邸，初幾不相識，後乃告余曰：「隔別多年，君竟留鬚矣。余四十二歲到建昌，路人謂太守爲年輕，特於接印之日留鬚。當時君記名，我尚未記名，君記之否？」蓋自誇其已爲總督也。

旋渠改督兩江，余簡放蘇州，竟成屬吏矣。然總督駐紮江甯，而蘇州則在蘇撫範圍之內，尚少直接關繫。故渠在任，有盛行賂賄之名，而余則一毛不拔。雖未邀其青眼，卻未曾稍有齟齬也。渠少頗不羈，自爲滿人，偏詆滿人爲不肖。鑒賞金石，頗負時名。惟其熱中太甚，倒行逆施，知進而不知退。自謂直督罷斥後，仍求四川一差，以爲再起之計，致遭慘殺。死事不無可憫，然平心而論，不得謂非自取也。

同部升吉甫主事允，漢軍旗人，由舉人出身，分吏部候補，而無甚出色。中法戰爭之前，有一日，遞一條陳，請代奏。時萬文敏公青藜任尚書，接其摺子，適余與戴藝甫錫

鈎，後簡放大名府同往敵事，文敏乃謂余二人曰：「此係公事，可以公言。余看其摺子，意謂洋人太橫，今宜仿鄉試放主考之例，預定一日期，各省各派一大臣，計算程途，同日到省，將該省洋人同時殺盡，不得走漏風聲，致令逃逸。」定例司員代遞封奏，應守秘密，文敏喜詼諧，而竟以公事公言告余兩人，亦示調侃之意。升、戴與余同事，日日見面，本皆相好。下堂時，戴詰之曰：「汝知洋人尚有國否？汝殺其人，能殺其國否？」二人舌劍唇槍，互相爭辯，余以他詞亂之始止。余出京後，升竟入譯署作章京，後又出洋保候補道，不知如何升轉，由陝藩洊擢甘督。庚子西狩之役，升在陝西迎駕。太監沿途騷擾，渠力裁抑之，錚錚有聲。嗣又彈劾權貴，不稍假借，實爲滿員之得未曾有者。余出京後，卽與之斷絕往來。今忽錄其少年軼事，非揚其短也。士隔三日，刮目相待，亦深佩其進德之猛歟！

余戊寅到京，其時外交事尚簡，京師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省文則曰總理衙門，文言曰譯署。堂官則名爲大臣，司官則照軍機例，名曰章京，由閣部人員考充之。光緒季年，厲行新政，遂改其衙門爲外交部，且冠諸部之上。司官始由閣部兼差者，後改爲專官。始之選用科甲人員考充者，後則非出洋之留學生不得與焉。

叔岳薛叔耘副憲福成出使外洋，甚著聲望，當時之熟悉洋務者，無出其右。余欲從而學

焉，渠曰：「洋務究屬偏才。政治家宜求其全者，何必見異思遷？且此事非二十年經驗不辦，非僅懂西文、嫻西語，遂可稱職也。」余雖韙其言，然曠觀時勢，於外交事仍時常留心。當中法未戰之前，陳弢老正在提倡清流，於洋務極意研究，曾借譯署歷年檔案，而屬余分手鈔之，余遂得習知故事。見咸同年間，外國所來照會，肆意謾罵，毫無平等地位，與近日之來往文字，迥不相同。自因圓明園被燬，城下乞盟，爲彼族所蔑視，迨後交際稍嫻，外貌遂漸改焉。當時之講求外事者，皆曰辦洋務，後則改爲辦新政，今則直言外交矣。

慶王之入總理衙門也，寶師歎曰：「劻貝勒只是一布伊唵邦滿語，譯爲內務府大臣。材料耳，如何能辦外交？」蓋慶王名奕劻，本係貝勒，後加郡王銜，晉封親王，久長譯署。拳亂後，榮文忠因病出缺，慶王遂秉國柄，直至攝政王出而始失權。回思吾師當日之言，益信國祚與人才不得謂無關係也。

鴉片起衅，香港被佔，以後外交迭次挫折，不必言矣。洎天津大鬧教案，正值普法交戰時代，曾文正不知外情，遷就結案。當時外人行險儌幸，中國竟爲所愚，亦不可謂非外交之闇也。中俄立約，崇厚違訓越權，幾成大錯。曾劼剛公使紀澤竟能以口舌之力，毅然改約，朝野稱慶，此爲外交轉機之一端。中法一役，法侵越南，中國起而救之。無如

器械不精，將才缺乏，黑旂劉永福孤軍無援，致遭敗衂。然劃界議和，猶能不賠兵費，此外交中不幸之幸者。乃甲午、庚子兩役，一則賠欵二萬萬，一則賠欵四萬萬，繼而德、俄、英、法紛紛借地，迹近瓜分，外交又一敗塗地矣。天假之緣，歐戰大興，羣雄無暇東顧，此數年中，正國家閒暇之時也。乃不知禦侮，壹意鬩牆，竟若外交爲無足措意者，瞎馬臨池，彼仆此起。噫，尚何言哉！

同鄉沈文肅公，己卯以兩江督入覲，余就詢時事，文肅曰：「中外今日皆有得過一日是一日之勢，中國人不必遽自餒也。」要言不煩，其識見自有過人處。旋閱王芍棠中丞之春《使俄草》，述各國情形，亦非一味頌揚。特因筆墨稍平，不能如曾劼剛襲侯、薛叔耘副憲兩日記風行海内，然其於歐戰之萌櫱，黨禍之蔓延，言之固不無影響也。

純廟崇尚文學，欲親領棘闈風味。有一科會試，託一舉子名，領卷進場，坐龍字第三號。未及終場，即傳呼開門而出。遂御製一七律，末有「從今不薄讀書人」之語，刊在至公堂屏門。所坐龍字巷，余會試時適坐其間，見第三號粉壁中書一「龍」字，近禁人坐。上有老樹一株，亭亭如蓋，似後來點綴而成。即坐號適打龍字，亦殆當時暗通消息歟？然此一番佳話，已足黼黻昇平矣。

考試試差，雖以考取名單爲憑，而遇放差之日，仍應由禮部具全單，題請圜出。編修羅

嘉福考差時，未取在八十名之內，太后於題本內，誤圈其名，而閱考取名單，卻無此人。太后曰：「我錯了，如何是好，可挖補否？」軍機奏曰：「御筆既圈，自是其人有造化，考取名單不過作一標準，可不必拘泥。」而羅遂得差矣。羅後以太守告病，適其時火焚其廬，藏書全燬，寶師因爲余談及此事。可見當時名爲君主，實完全一內閣制也。

從前朝殿考試，雖不無暗通關節，究不能坦然爲之。故三鼎甲次序，必以讀卷大臣官階爲準，雖係錮習，亦足以示制防。崑師屢與閱卷之役，遇不如意事，輒與余痛言之。某科殿試，讀卷官有吏、户兩尚書，户部尚書得一卷，取第一，要作狀元。雖礙於習慣，須讓憲綱在前者所取爲首選，然究非官話，因商之大衆，非以其所取第一爲狀元不可。吏部尚書乃怒曰：「論此卷之字，不必爲狀元；即論此人，亦不必爲狀元。」崑師告余曰：「彌封閱卷，何以知其人之該狀元與否，此老說話，亦太不檢點矣。」後來賭氣累日，大家調停，卒以户部尚書所取者居首，然名次黃籤已貼，更改爲難。又有一最好事之某尚書，起而言曰：「若要改名次，我卻帶有刮刀。」乃袖出刮刀改之。汝想，應試者帶刮刀，豈有閱卷者亦帶刮刀，此真無奇不有矣。又一次殿試閱卷，榜眼已取定矣，其卷中「閭閻」二字誤作「閭面」。崑師與福中堂同在讀卷之列，福中堂挑出「閭面」二字，以爲不典。有素著文名之某尚書乃曰：「閭面對簷牙，古人詩句，記曾有之。」大家遂隨聲附和，不復

更動。榜發後，士論譁然。崑師舉以告余，而深恨福中堂之無用也。又一次大考翰詹，崑師派閱卷，到南書房時特早。太監持一詩片出曰：「有旨，要取此卷爲第一。」崑師對曰：「今日是尚書孫毓汶領銜，俟其來時再承旨。」孫到，師告之曰：「我閱卷多次，未奉過如此旨意。今日是君領銜，且又是軍機，消息靈通，請君斟酌可也。」後揭曉，人言嘖嘖，師乃以此事緣起與余言之。蓋當時館選漸寬，品流漸雜，不無越軌舉動，相摩相盪，水火混爭。而詆諆科舉者，遂得有所藉口矣。

從前，京官以翰林爲最清苦，編檢俸銀，每季不過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優者爲學差。學差三年滿，大省分可餘三四萬金，小亦不過萬餘金而已。次則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數千金，最苦如廣西，只有九百金，若得鄉會房差，則專恃門生贄敬，其豐嗇以門生之貧富爲轉移，大率不過三百金上下，亦慰情勝無耳。然得之最逸者莫如房考。若主考則勞甚，放差後不過十餘日，即須起程，整理行裝，而以豫備聯箋爲最忙。禮聯、禮箋多自購寫，到省分送官僚，以爲送程儀之招。省之督撫按照缺分肥瘠，預先派送。各省各有約數，臨行時全數彙齊，辭曰餽贐。固光明正大，渾然無迹也。至於出京程途，遠者逾兩箇月，至近者亦須旬日，冒暑遄征，無間晴雨，非趕八月初到省不可。到省後，即閉入闈中，埋頭閱卷，一箇月而始放榜，蓋已筋疲力盡矣。出

闈後，略事酬應，仍按驛回京。省分遠者，往返須半年辛苦，然得之者意足心滿。雖歸囊盈絀不同，似亦不甚計較也。若學差則不然，官階大小不同，省分肥瘠亦異。三年兩次，周歷諸郡，隨帶幕友書役，竟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氣象。且公費難依定額，供給取諸州縣，關防之疏密，取與之嚴濫，即提調之知府不能言其究竟，本人亦未嘗不感困難。然外面則堂哉皇哉，不失爲督學體制也。

有一科考差，欽命詩題「尚賢與功」，得官字，同鄉皆不知題旨。姨丈龔禹疇侍御履中，曾以貲郎官兵部，辛未入翰林，是日亦與考，乃謂同鄉曰：「我在兵部時，記司堂上有此四字匾額。兵部是夏官，題旨其殆出自《周禮》歟？」同鄉以龔丈長厚，固不疑其誑，然總不敢輕信。周旭齋舍人雲章，乃以「人才貢夏官」五字，在第一聯押官韻，出場語人曰：「我閣中書命輕，第一聯押官韻，固不合格。然果得旨，即不合格，亦復何碍？」後乃得一房差。而龔丈不特「夏官」二字不敢用，且「周官」二字亦不敢用，卒不得差。神差鬼遣，一似龔丈兵部資格，專爲周舍人効力也者，何其巧耶？可見當日翰林以考差爲第二生命，真足以顛倒豪傑也。

嘉、道年間，考差學政主考，閣部亦一體簡放，不專屬之翰林。咸、同以降，翰林擁擠，此差遂多歸之。閣部之得試差、房差者，十只一二，而學差則絕無矣。余當癸巳

時，因甲午京察無望，頗思於考差時卜一勝負，亦見獵心喜意也。習白摺，學試帖，月有常課。字雖未工，而詩卻合格，興致亦尚不淺。不逾時，忽調考功掌印，甲午可得京察，出乎意料之外，遂不復作得差之想。考差時草草成篇，未刻卽交卷出場。數日後，閱卷者傳出詩句，知吾之卷已在陳侍郎學棻手，取列第七。同鄉太史羣相慶，以爲必得闊差，實亦半有妬忌意。因思此次所以想考差者，爲本屆不得京察也。今既得京察，本無得差之必要，況取在第七？他人或通聲氣，固可得大差，若余寂然不動，所得者不過一房差耳，吾何取焉？乃遇順天鄉試及會試，進題本時，俱預先告假，以示與人無爭之意，然亦別有所感觸然也。凡放試差，五月初一以遠省雲貴爲首批，陸續放至七月，以近省山東爲止。八月初一放學差，初六放順天主考、房考差。時有一打油詩嘲不得差者，云：「自從雲貴盼山東，盼到山東又落空。學政鄉房都過了，團圞家宴月明中。」其作謔亦殊虐矣。余於鄉房告假後，戲謂人曰：「我考差費到半年工夫，今日告假，獲免打油詩奚落，猶足以自豪也。」

鄉會試及朝殿各試卷，歸禮部設庫保存，閱十科焚燬一次。余在京時，適屆焚卷之期，時郭春榆在禮部掌印，託其將原卷取回，同鄉熟人之卷，亦取出互閱。獲雋文字，濃圈密點，各有可觀，唯試帖多有笑話。蓋館閣重試帖，人皆於得翰林後始練習，平時專習

八股，於試帖則無暇求工也。陳伯雙侍御懋侯，以名翰林叠掌文衡，字不甚工，而試帖卻佳。乃觀其癸酉鄉試試卷，詩題係「月過樓臺桂子清」，詩中有「玉露涓涓冷，金風陣陣輕」一聯。渠以能詩自喜，每當其高談闊論時，余必誦此聯謔之。伯雙歸道山已三十年矣，回首當時文酒過從之樂，不禁慨然。

閩諺曰：「進學是文章，中舉是命。」俗語流傳，習焉不察，而不知煞有道理也。學政取秀才，試卷較簡，幕友又多，場中固不免有遺珠。然其入選之卷，總有一篇稍妥文字，且筆迹優劣，亦較有標準。若鄉會試則不然，試卷黑格硃書，本已目迷五色，時間既逼，卷帙又多，一人精神，一日看數十藝，已屬神昏目眩，況三場十四藝，以十餘日工夫，每人須看數百卷，統計之，卽是數千藝，豈有不顚倒錯亂哉？俗言朱衣點頭，考官只有聽命朱衣而已。余在贛時，曾考過府試五次，當時精神何等健旺，乃初看二三十藝，自易斟酌，及看過五十藝，字便不認得，題目亦遂不記得，屢試不爽。況鄉會場繁冗，十倍於此乎？凡事非親歷其境，殆未易知艱苦歟！

京師場弊，自大學士柏葰原名柏俊，因刑例凡伏法犯人，名字有好字面者，必加偏旁，使不成字。正法後，功令爲之一肅，數十年諸弊淨絕。然弊雖絕，而閱卷之力不暇給，則無以易也。況每科總裁，必有一老中堂或一老尚書。嘗聞有滿中堂充總裁，臨場不耐看卷，只將薦卷

老，任意作劇，類此者當尚不少。即寶師充總裁時，亦謂：「我只看詩，詩好則文無不好。」師喜作詩，故所言如此。可見其看文之不經意也。且聞房考閱卷，亦非逐卷批點，不過如走馬看花，擇其悅目者，取而薦之。其餘落卷，則預擬一空泛批語，如「欠警策」、「未見出色」之類貼之，並於文內補點數語，此卷便算畢命。其有落卷批出疵病者，皆由薦後不中，或擬薦未薦之卷，重新加批，非初閱卷時便如此精細也。更有房考性懶，將補批、補點之事委諸家丁者，家丁亦有倩友人冒充者。房考多年力精壯之人，何至如此荒謬？實因時間怱促，勢逼使然也。某科有一舉子落第，取落卷一看，內批「火腿一支」四字。後查房考係熟人，攜卷與之理論。房考倉卒答曰：「大錯了。此係向供給所取物之條，他們如何誤貼在卷上？」舉子乃大鬧曰：「好，好，汝們作房考，只知需索火腿，將我卷不看，交與他們貼批。他們何人？明明汝家丁也。」房考曰：「我爲的與汝是熟人，是以說老實話，汝何必打起官話來。」舉子曰：「我三年辛苦，文章不能勞汝一顧，說甚麼熟人？」房考曰：「若打官司，我們交情，汝當不忍。若論賠償，此事如何賠得起？我是窮翰林，汝所深知。我廐中只有一騾，汝牽去便是。」舉子曰：「罷了。」遂牽騾而去。此亦考官坐罰之一重公案也。

前言鄉會場試帖向不講究，玆又記一事，可證明者。某省某道員任海關道，家貲頗富，大吏又器重其才，人多妬之。某科其子兩人同榜中式，人謂其子本不通，且兩子同榜，顯有場弊。經言官奏參，奉旨查辦。余充承辦司員，開手自以調閱試卷爲先。三場文字，甚爲平庸，而試帖有「落日照桑攤」一句，則奇劣。大家商議，看此文字，決非鎗替，而此外又別無關節破綻可尋，若僅以此詩句指爲文理荒謬，而鄉會試帖非朝殿可比，向不苛求，且「桑攤」二字，安知不別有避典耶？實亦大家怕重興大獄，遂從寬發落焉。《制藝叢話》博引繁徵，說得文章何等有價。今言場中衡文毫無憑據，兩說豈不相悖？不知披沙揀金，既揀得金，自有價值，若是金而不及揀，不是金而誤以爲金，此中自有朱衣在也。

丁丑，昭兄與余同會試。首場詩中，「痕」字訛爲「浪」字，係屬失黏。當時檢出，疑未即改，遂忙而交卷。場後急欲回家，以爲必難徼幸也。及榜發竟中，謁房考，看原卷，浪字果未改。以爲磨勘一定罰科也，乃告殿歸去，以待下科補殿。中後不殿試，謂之告殿，下科補試，謂之補殿。後來磨勘，居然無事。或云：「場後試卷，房考必覆校一次，儘可設法改正。」或云：「磨勘亦有勘不出時候。」皆未可知。此又試事之難以常理論者也。

傳臚之日，余隨班行禮。皇上將升殿，時丹陛上有一曲柄黃傘，便扶之而起。殿下盤一

巨繩，長逾數丈，初不解其爲何用，忽殿上贊鳴鞭，有一人手執繩頭，抖擻撲地，聲震殿瓦。如是者三，然後皇上卽升殿。首引一甲三名，跪於前頭。次引二甲一名。又次引三甲一名，向前跪。旋卽鳴贊行禮奏樂，迨禮畢各散。三鼎甲出正陽門，騎馬歸，禮官送之及第而返，此所謂及第也。二甲以下，則由旁門出，無人過問矣。鳴鞭之制，凡升殿皆然，不獨傳臚然也。民間放爆謂之放鞭，蓋卽取此義歟！

余試卷自卷庫取出，由粹弟收藏，近已散失大半。今所記者，會試首場題目，首係「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二句，次言「而世爲天下，則三見賢焉，然後用之」。詩「露苗煙蕊滿山春」。二三場題目，則記不起矣。鄉試首場題爲「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一章，次爲「不大聲以色」，三爲「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詩爲「南飛覺有安巢鳥」。次場「《易經》題『爲布爲釜』，《書經》題『弗詢之謀勿庸』，《詩經》題『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春秋》題『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僖公十有九年』，《禮記》題『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三場策題，亦未能記出。鄉會覆試及朝考題目，苦思不得。僅記保和殿有一詩題爲「雪白薔薇紅寶相」，終難定其爲何場也。會試中二百十一名，卷爲錢師所取。鄉試中六十一名，卷爲孫師所取。文不高而名次低，本不足異，唯鄉試二場五經文，取而進呈御覽，爲可異耳。照例主考覆命，必有鄉試録擇文

之尤者，進呈御覽。首場多用元魁之文，二三場卻不拘，然未有六十一名之卷，取而進呈者。可見場中閱卷之忙，文章之無憑據也。今科舉已停，余以生員切己之事，未及六十年，尚不能記清題目，過此更無人過問矣，故瑣瑣言之。

京師史館林立，余無分與修史事。時《會典》適開館，余充協修之職，蓋吏部一門，須由吏部司員起草也。余分得稽勳司三卷，原本尚多罅漏，隨意修飾，數日即交卷。同時部中無好手筆，意館中總纂必有一番斟酌也。誰知依樣葫蘆，而全書成矣，余且得升階保案焉。蓋向來修纂官書，不過聚翰苑高才，分任纂修、協修之役，精麤純駁，各視其人之自由。總其成者，半皆耆年高位，以不親細事爲習慣，略觀大意，信手批閱，即付剞劂。風行海內，人人遂奉爲圭臬，以訛傳訛，流毒無窮。迨識者指其錯謬，已無從補救矣。此亦文字關係，不可以常理論也，人特習焉不察耳。

余在京時，查辦重案多次，凡陵廟、倉庫興作考查之事，多與其役。積年既久，更事漸多，且中經甲申、甲午兩次戰役，及累次外交膠轕，尤多有所閱歷，名爲部屬，而於國家大事，頗得其大要。前人有《郎潛紀聞》之作，今所言者，半皆吾身親見之事，非僅耳食已也。「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惜年來記性銳減，不過得其十之一二耳。

從前京師最高機關曰軍機處，處在乾清門東側，屋只三椽，旁有小屋爲茶房。堂官兼軍

機者，不能常到署，有事須進內面陳，司官多在茶房小坐，湫隘不堪對面，卽軍機章京辦事之所，俗所謂南屋也。余考軍機時，入其室晝到，見其屋小如舟，十數人埋頭作書，燭幾見跋，其景況與寒窗無異。然其地極嚴重，平時無論何人，不得踐其户也。其餘如內閣、户部、刑部、都察院各署，余皆因公到過，雖各有大門、大堂，而辦事之所無不狹隘，皆以數十人聚在一室，刑部司堂簡陋尤甚。當時夙夜在公，事固不廢，而居其中者，尤安之若素也。

余每到軍機處啟事，其廊下必排燒餅、油炸粿數盤，爲備樞臣召見下時作點心也。古人宰相堂餐，斷不如是之節儉。當日樞臣，似尚有羔羊素絲之遺意也。

大學士名居揆席，非兼充軍機大臣，幾與閒曹無異。然位分不可褻，故大學士多有管部者。京官皆一滿一漢，分東西坐，非如外官之坐，必中於堂也。唯管部，則於部中添一正座，兩旁以滿漢尚書陪之，滿漢四侍郎則在下面分兩旁坐，故大學士俗呼爲中堂。後來不管部之大學士及協辦之大學士，亦沿稱爲中堂焉。

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國初有以州縣循良行取爲御史者。同光以降，則專以翰林編檢及各部郎中、員外考取序補。其實翰林一等得京察，或積資開坊，部員得京察一等者，亦注意外放，皆不願考御史。因御史輾轉一二十年，亦不過得道府而去，是御史只是二等

人才耳。至滿御史，尤係不得志者所爲，偶有建白，多係受人請託。孝欽每於冬季語宮人曰：「歲將闌矣，滿御史又該說話矣。」蓋聽政日久，深疑其有賣摺之弊也。李文忠久任封疆，動爲言官所指摘。余過天津，與余言之切齒，謂非撤都察院不可，渠自有所激而云然。而御史好弄筆墨，咄咄逼人，實有令人生厭處。但瑕瑜參半，其有遇事敢言，不畏彊禦，或平日緘口不言，遇有要政，獨能力排衆議，侃侃直爭者，皆不愧「拾遺補闕」四字，不得謂此官之竟可裁撤也。其所以招人訾議者，咎在朝廷鼓舞無權耳。

從前給事中御史，例准風聞言事，而六部九卿堂官，皆得專摺條陳時政，彈劾官邪，翰詹得講官者亦如之。其餘如編檢、部司員、閣中書等官，如有陳奏，須呈由堂官或都察院代奏。余初到京，適使俄大臣崇厚因擅立條約有損主權，京官紛紛具摺參劾。直督張樹聲之子張翰卿，聯合六部司員，會銜具奏。而適少吏部之人，託王可莊與余言，寫好摺子，要余領銜。余曰：「此事關繫國體，袞袞諸公，自能力爭。我們草茅新進，何必越職言事，語次流涎摺上？」可莊曰：「不列銜便是，何必糟踏摺子。」余曰：「流涎卻非本意，但我要奏事，得由我自主。若他人寫便摺子，叫我領銜，我雖初出茅廬，亦不能如此懵懵。」其事遂寢。甲申、甲午之役，議論尤多，風氣尤盛。余絕不輕發一言，所謂我無言責是也。惟馬江敗衂，同鄉參劾張佩綸失機，係屬鄉事，不能不列名，非本意也。

從前國有大事，則交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六部，卽吏、户、禮、兵、刑、工各部尚書侍郎也。九卿，則翰林院、詹事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禄寺、鴻臚寺各堂官也。名爲會議，實在主管衙門早定一稿；或主管衙門應迴避者，另推一衙門主稿。在内閣會議同意者，卽行畫稿；不同意者，或單銜具奏，或聯合數人另奏，然究屬少見。且議案雖取會同，而決議究以主管衙門爲重。譬如從祀孔廟之案，或有異議，究須歸禮部作主也。總之，紀綱整肅，無權利可爭，無意氣可用，公事易公言也。

從前易名之典限制甚嚴，朝臣非有勳望不得予謚。後來恩典漸寬，大學士、尚書死後多予謚，然督撫得謚仍從嚴格。李文正之父曾任督撫，死後無謚。嗣文正以師傅入直軍機，疆吏特據士民公呈，奏請予謚。孝欽閲摺後，乃對軍機曰：「李殿圖若果應謚，何以當時不辦，乃事閲多年，始行奏請？」恭邸卽對曰：「李殿圖卽李鴻藻之父，在任時確有政績。士民日久不忘，呈請督撫乞恩，督撫據情轉奏，並無冒濫。」孝欽曰：「汝們早不説，幾幾叫我得罪人了。」乃特旨准謚，文正登時磕頭謝恩。此次召對，雖不免夾雜私話，然王道不外人情。當日文正恩眷之隆，君臣魚藻之雅，都下播爲美談，無有加以訾議者。惟是樞密之地，語稍涉私，便不免傳播，亦足見一時朝綱之肅也。

天子輿服，舊制尚黄，然皇上平常御殿，多穿藍袍，不穿補服，非逢五逢十並不掛朝珠，坐墊只用藍緞，殿内陳設亦少黄色。且宫殿春聯竟用白紙黑字，門皆朱門，未見有所謂黄門者。其殆以黄爲俗物而嫌敗意歟？抑以黄爲正色而褻御不輕用耶？然外間一遇「御」字，則無不飾之以黄焉。

八旗之制，曰正黄旗、廂黄旗廂或作鑲、正白旗、廂白旗、正紅旗、廂紅旗、正藍旗、廂藍旗。平時習焉不察，但呼某旗某旗而已，及謁陵時，各旗分爲各色。正黄旗都統穿黄馬褂，正藍旗穿藍馬褂，而正白旗則竟穿全白馬褂，正紅旗竟穿全紅馬褂，至廂黄等旗則以紅色鑲邊，紅旗則以白色鑲邊。旗幟一色，楚楚可觀，入關時騎射之盛，殆不過如是也。

《聖祖庭訓》，光緒初年重刊，京曹各頒一卷。余領而讀之，中皆道學之語，其言暑不揮扇一節，意義尤精邃。仁廟晚年聖學益粹，六十年文治之美，洵有本原也。

純廟繼武仁皇，導揚文化，書法極工。余於京師法源寺，見碑刻御製遊法源寺詩，筆勢飛舞，神采奕奕，似爲歷朝宸翰之最。特其詩句與御製詩集稍不同耳，大抵御製詩文集，或由儒臣潤色，或代擬之，萬幾鮮暇，不能一一躬親。亦如上賞之福壽字聯匾，多由南書房恭代，不盡是御筆也。當時儒臣，以紀文達爲最得優眷。南巡時，上幸白龍寺，時

正鳴鐘，上乃伸紙作詩，纔寫「白龍寺裏撞金鐘」七字，文達便大笑，上怒曰：「朕詩雖不佳，汝亦豈能當面大笑？」文達對曰：「臣非敢笑也，特因古人詩中有『黃鶴樓中吹玉笛』一句，積年苦不能對。今觀御製七字，恰是天然對偶，不覺喜而失笑耳！」一日，上涖南書房作書，手帶一玉玦，刻《蘭亭序》，字極細緻。文達侍側，目短視，乃就而睨之。上笑曰：「我出一對，汝能對，即以此玦賜汝。」因指玉刻中「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十一字使對。文達應聲曰：「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莊重得體，得未曾有。上大喜，即脫玉玦與之。當時海宇承平，君臣相悅，誠非晚近所能夢見也。

髮捻未平，滿漢大臣仍鬧意見。寶師嘗告恭邸曰：「我們滿洲特一洲耳，雖有人才，何能與漢人十八省比？」此言爲其姪、世兄景月汀將軍星與余閒談及之。當時天下承平，滿漢漸無畛域。而月汀尚以此爲言，可見滿族之解事者，固早以排漢爲戒也。

從前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書房讀書。余帶引見，進內時，天皆未明，即見小王公紛紛下學。儒者本有「三更燈火五更雞」之語。三更燈火，今則甫經上課，至五更雞唱，則已回家安歇矣。是王子不能與人同也，時間既短，師傅又不無客氣。大概有清以騎射得天下，本重武輕文，即如滿洲大家教育子弟，每日僱一教讀，其僱價月不過數金，少則只二金而已。無他，滿人出身容易，不必學優而始可仕也。是滿族人才缺乏，亦誤於「何

必讀書」四字耳。

滿人在京，可分爲三等：一則一二品大員，年高位尊，各自持重，禮節周旋，一味和藹，雖有鬧意見者，間或以冷語侵人，而絕無乖戾之態，平心而論，較漢人尚多平易近情；一則卿寺堂官及出色司員，稍有才幹，便不免意氣自矜，然一涉文墨，未有不甘心退讓者，至尋常交際，酒肉徵逐，若遇有漢人在座，轉不免稍涉拘謹；一則平常司官、筆帖式，箇箇鄉愿，無爭無忤而已。竊揣滿人心意，亦知平常佔盡便宜，人才又不能與漢人較，故見漢人頗講禮讓。而漢人之在京者，大半客居，但見其可交可親，轉有視若地主之意。此余在京十九年，飲食周旋，所日相接觸者，固歷歷在目也。

滿人祭神，必具請帖，名曰請食神餘。所祭何神，其說不一。未明而祭，祭以全豕去皮而蒸。黎明時，客集於堂，以方棹面列炕上，客皆登炕坐，席面排糖蒜、韭菜末，中置白片肉一盤，連遞而上，不計盤數，以食飽爲度。旁有肺腸數種，皆白煮，不下鹽豉。末後有白肉末一盤、白湯一碗，即以下老米飯者。客食愈飽，主人愈喜歡，謂取吉利也。客去不謝，謝則犯主人之忌。滿人請客，以此爲大典，然非富家不能辦。余極喜食此肉，蓋全豕去皮而蒸，其味與尋常殊不同。凡有請者，必起早赴之。余在京十九年，只遇過三次而已。宮中祭神，屢有賞吃肉之事。席地而坐，以自帶之小刀切肉。大概皆

內庭供奉及武侍衞與焉，他人則無此口福也。

王公大臣許坐四人肩輿，或藍呢，或綠呢，無甚區別，非如外官，必三品始坐綠呢轎也。然亦有不坐轎而坐車者，車則必用紅套圍，非堂官卻不許僭也。要其坐轎、坐車，則以貧富論，不以階級分也。緣坐轎，則轎夫四人必備兩班、三班替換，尚有大板車跟隨於後。且前有引馬，後有跟騾，計一年所費，至省非八百金不辦。若坐車，則一車之外，前一馬，後或兩三馬足矣，計一年所費，至奢不過四百金，相差一倍。京官量入爲出，不能不斤斤計較也。余初到京，皆僱車而坐，數年後，始以二十四金買一騾，僱一僕月需六金。後因公事較忙，添買一跟騾，月亦只費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漢員中，已算特色。蓋當日京官之儉，實由於俸給之薄也。

清室王公富有莊田，其地租歸直隸州縣代徵者不少。聞入關之初，褒獎功臣，准其跑馬圈地。凡馬足所至之處，卽爲所得之田，是征服地民田，卽爲功臣采邑也。但王公佃之於民，設莊頭管之，又由其府中管家家人統之。年深代遠，子孫不知田之所在，册籍亦苦難勾稽，層層侵蝕，歲歲銷磨，則莊頭與管家富，而主人貧矣。憶在部時，八旗地租，州縣因催徵不力議處者，不少官樣文章，其民欠是真是假，無由詰也。溥倬雲嘗對余言：「我王府莊田有名無實，若照原額收租，我家何至如此拮据？」大抵天潢貴冑，凡

事諉諸管家，猶之民間富貴人家，財産屬他人經理，不數傳無不中落者，其勢使然也。王公及閒散宗室，例不許離京城四十里，並不許任外官，且不許其經商，所謂愛之欲其貴也。滿漢俸餉兩項，統計二百餘萬，漢人所得者十一萬有零。髮捻亂後，俸餉減成，光緒初年，旋復舊額。是滿人俸餉仍佔漢人十之九，未嘗不可使之富也。誰知穀祿有定，而生齒日繁，不商不農，獨仰此俸餉爲生，其何能給？嘗見滿員進署，半多徒步，其官帽怕塵土，罩以紅布，持之以行。每遇朝祭，冷署堂官蟒袍，竟有畫紙爲之者。且閒散王公貧甚，有爲人挑水者。雖勳戚世胄，席豐履厚不無其人，其窮乏者究屬多數。可見食之者不寡，生之者不衆，初制之優待滿人，亦適以害之也。

鍾杰人英，余之鄉會榜同年也。由户部先得京察，放湖南岳州府。渠本福州駐防，其老本家則仍在京，到京自認爲本家。旗人最重科甲，故往來甚密。載公灟卽惇王之子、端王之弟也，灟公與杰人之本家有姻親，多與杰人相往來。余偶與之相見，便拉攏交情，請酒送禮。又喜結交外官，李畬曾由工部捐知府，分發江西，渠爲之寫信與德曉峯。畬曾後送以磁器，渠對余言：「李畬曾居然送我磁器，未免見外了。」實亦意嫌其薄也。杰人往岳州後，渠屢與借貸。當時王公實有窮則思濫之意，清制禁王公與外臣結納，歷朝諭旨，極爲森嚴。光緒中葉，防閑漸弛，如灟公者，實不一而足。杰人又有親

戚名惠某，莊順皇貴妃之內姪，莊順爲醇邸生母，惠卽醇邸表弟也。官兵部筆帖式，年甫二十，人極恭順。余問之曰：「汝亦算是皇親國戚，何以僅做筆帖式？」渠曰：「我與醇王至親，與惇王亦有親，但醇王窮，惇王尤窮，那比恭王爲軍機，有些進款？我房子月租十二兩，惇王出五兩，醇王出七兩，餘外伙食隨意津貼。二王均無權，我安得不做筆帖式？」嗣，余晤同部郎恩灝，問之曰：「惠某爲醇王表弟，其貧如此，汝是慈安太后內姪，何以亦不闊綽？」恩曰：「不要說了。我家每年宮中本有二千銀津貼，慈安太后去世後，尚給一二年。後因法國打仗，慈禧太后言國用乏絕，我之外家亦一概停給，此項津貼遂完了。去年我娶親，給我二百兩，此外毫無沾光。至於年節，我們卻有送禮，鞋子針線，卻花錢不多，宮中亦以餑餑等物見答。但太監往來，每次須四兩應酬耳。」余與杰人往來甚密，故於王公之情狀頗有所知，合觀此兩人之言，亦可印證。今因後來親貴之黷貨，遂不諒其族衆平日食貧之苦，亦未爲公道也。

丁丑同年盛伯希祭酒昱，宗室名士也。人甚不羈，菲薄滿人，而喜與漢人爲友。每謂：「『窮奢』二字，實可爲我滿人寫照。愈窮愈奢，愈奢愈窮，此兩字當作如是解也。」渠爲豫親王後人，家有莊田，其後亦不甚充裕，其言自有感而發。但其好買古玩，亦不得謂之非奢，特不俗耳。

從前京官專講資格，原以抑倖進也。自仕途擁擠，而懷才不遇者，乃倡破格求賢之說，以聳動當途，而自爲脫穎計。當時京中，遂有「下詔責人，破格用我」之謔。誰知親貴營私，卽借此破格爲名，以便其顚倒而廣招徠，於是駔儈驟躋貴顯，皂隸亦溷衣冠矣。甚至姻婭膴仕手握兵符，竟任其棄城潛逃而不爲罪者。是舉國家之爵祿刑賞，無格不破矣。人心瓦解，神州陸沈，何非此「破格」二字釀成之耶！種族主義，特其名也。

京師前三門：中曰正陽門，東曰崇文門，西曰宣武門。喜言讖者謂：清太宗天聰十年改爲崇德元年，定有天下之號曰「清」，清以崇德始，以宣統終，崇、宣二字，恰應崇文、宣武兩門額；且明以崇禎亡國，清以宣統遜國，亦是一讖。況順治以攝政王興，宣統以攝政王敗，此又莫之爲而爲者。然同治紀元時，髮捻之亂未平，人卽有以順治、同治將成終始之兆爲疑者，而後卒不應，其果讖耶？抑會逢其適耶？

余往吉林查辦事件，瀕行，寶師告余曰：「此役兩面受敵，頗不易恰好，但有一語相告，汝須牢記。凡辦案必須腳踏實地，奏摺中字字要有來歷，不可以意爲之，倘後來翻案，方站得住。」余謹受教。到吉後，窮一月之力，檢查案卷數十箱，千頭萬緒，縷析條分，擬稿五十三開，事畢覆奏，無異議。此案係吉林將軍長順與紳士臺灣藩司于蔭霖互相參揭，中更雜以御史賣摺一事，情節複雜，物議紛紜。先派欽差大臣，多託故不往，後始

以本部敬止齋侍郎信及工部汪柳門侍郎鳴鑾任之。余以掌印資格，派作隨帶司員，遂與同部溥倬雲同行。工部所派者，則爲何主事乃瑩、丁主事象震兩人。另有刑部王郎中鵬運、徐主事謙兩人，因審案必須用刑曹也。欽差雖分滿漢，而主意出自漢大臣爲多。階級雖分堂司，而辦事究以司官爲重。余雖係滿大臣所派，而主稿則爲漢大臣所推。除審案專屬刑曹外，餘事皆余一人任之。此案兩方面因互爭意氣而起，所謂化小事爲大事也。其結果則紳士議處，將軍則附片請旨申儆。御史賣摺，審無確供，請歸刑部就近復訊。平心而論，官廳案卷，難保無彌縫之處，而紳士之控案纍纍，且所訐將軍情節又多過當。就事論事，勢不能無所軒輕也。

崑師與余甚相得，每見必暢談數小時。有一次，禮部儀制司司官因收地租事，不詳查舊案，致鄉民赴部稟訴，此本小事也。時崑師與李文正公同爲尚書，錢子密姻叔爲侍郎，三人以司官之言爲然。滿侍郎啟秀獨持異議，遂單銜具奏，乃派徐蔭軒中堂桐查辦。余充承辦司員，檢查舊卷，知禮部司官辦理實有未當。但事非一年，官非一任，請旨將堂司各官量予議處覆奏。奉旨：「既係事非一年，官非一任，所有堂司各官處分，著卽加恩寬免。」當查辦未覆奏之前，余例應迴避，不能與崑師見面。及事畢往見，師曰：「皇上尚有恩典，汝何苦作惡人？但公事公辦，我不怪汝。惟啟秀本無行小人，此事之起，

有謂其受人賄託者。我與高陽、子密三人力持不可，渠乃散布謡言，與風作浪，竟以此小事單銜入奏。軍機大臣亦小題大做，遽請查辦，殊爲怪事耳。」余只可設詞敷衍而已。按侍郎單銜具奏，本爲例之所許。但朝廷原可令其餘堂官明白覆奏，無查辦之必要，此必啟秀當時弄些手腳耳。啟秀亦翰林出身，由盛京侍郎調京後，驟升尚書，入軍機，卒以袒護拳匪，外人指爲禍首，明正典刑。觀此人顛末，可知當日同部共事，邪正斷難相容也。

京中招搖撞騙之風最盛，謡言最多。御史風聞言事，無所避忌，偶一牽連，便難解脫。長安之居，不得謂非險地也。贊老奏參陝西考官丁維禔囑託太監買差一案，奉旨查辦，余與承審之役。此案發難極烈，萬目所視，頗難大意，而參摺只説風聞，尤難著手。研審逾月，始得端倪。緣丁維禔記是山東人與江西人饒士騰均以編修考差，兩人同寓，適有素識之古玩店夥到寓，謂吾有太監門徑，可以買差。丁富而饒貧，丁似有默許之意，饒亦未加攔阻。迨放四川試差之先一日，古玩店夥又來，謂説定四川可放，議價四千金。其實有無定約，訊無確據。迨次日，四川放人，與丁無與，則店夥之言爲無驗矣。不數日，丁放陝西主考，店夥又來索賄，丁自置之不理。及丁差竣回京，太監日往古玩店吵鬧，道路紛傳，而參案成焉。初審時，提饒訊問，饒自外省解來，一到堂，以

不知情對，當時不得要領而散。詎饒回寓後便自盡，蓋一時憤愧，恐無以自明，便尋短見，殊可憫也。嗣提丁到案，一切不認。提店夥到案，亦一味狡賴。其實太監是真是僞，何姓何人，並無主名可按。再三訊鞫，始供出直隸秀才一人、剃頭匠一人，蓋店夥受之於秀才，秀才受之於剃頭匠也。秀才甚黠，一到堂，便說有關說情事，而以行賄未成爲言。至太監係何人，如何索賄，則推之剃頭匠，渠一概不知。蓋劣生熟習例案，知雖認罪亦不重，省得吃眼前虧也。剃頭匠則矢口不承，連日熬審，跪練入肉寸餘。閱時三句鐘，而毫無邊際。問之丁，則曰：「渠賣的是四川，我放的是陝西，本兩不相涉。卽謂放四川時，我有應許，究竟有何證據？」問之店夥，亦游移其詞。多方印證，始知店夥當日實有說合，丁實未峻拒。嚴詰丁，丁又言：「店夥當日不過隱約其詞，我卽以正言斥之。事後索酬，特京中人訛詐慣技，何能定我罪案？」當告之曰：「伐國不問仁人。店夥敢於唐突，自非無因至前。且汝當時卽應舉發，迨後來吵鬧，汝如果問心無愧，亦卽應送究。此等責備，雖是呆板官話，然既成參案，則官話安得不說？」渠始無詞。後乃以不知檢束，議以革職。其餘人犯，以撞騙未成，分別擬以流徒完案。

京師步軍統領，俗謂之九門提督。其兵沿綠營體制，俗謂之京營。其下有偵探，名曰番役，人多詬病之。然其認真辦公時，亦煞有可取。余承審賄買考官一案，其時查辦大臣

係福中堂錕、徐中堂桐。福爲步軍統領，審案時，番役頭目前往供差，站在門外聽審。遇有犯人供出他犯時，堂上如詰其鄉里住址及平日職業，加意研求，番役頭目卽知意旨，便紛紛下鄉。明日再審，卽帶其人來矣。問其如何辦法，則曰：「昨日由此坐板車，馳往鄉下，扮一賣油人，作爲肩挑貿易，尋出線索，卽帶之而歸。」蓋步軍捉人，向不出票，只由番役頭目如管帶之類用草紙寫數字，便可行使職權。其鎭壓地面，潛勢力固甚大也。

薛雲階尚書允升，持躬廉樸，熟悉刑名，爲法家之泰斗。時有一候選者，係六品捐職，喜結納，與薛公子相往來。後因招搖日甚，御史謂其與公子冶遊，並涉及請託詞訟，封章彈劾，奉旨查辦。所派之大臣，係吏部及都察院堂官，余與承審之役。在都察院集訊，御史風聞言事，本無佐證，該捐職上堂，只呼「革員冤枉」四字，矢口無供。且煙癮甚重，跪至一點鐘，頭上氣如炊甑，屢次暈絕，實礙難熬審。薛公子係內閣中書，上堂遞一親供，無可究詰，提其僕，供尤游移。連審數日，毫無端倪，同臺御史竟指查辦爲瞻徇。當時臺諫摧折大員，視爲快事，一擊不中，他御史便再接再厲，習成風氣。承審中亦有其同臺之人，尤感左右爲難之苦。適有一日覆審，薛僕大鬧癖氣，當堂頂撞，乃笞之二十，而案仍無頭緒。於是同朝大官，嘖有煩言，謂查辦過於操切，卒以查無實據

覆奏。平心而論，冶遊之事，薛公子不無嫌疑，而事過境遷，苦無佐證，不能據以定案。然當日臺諫黨見已深，勢燄尤熾，非咎僕卻無以轉灣也。余與薛尚書素無往來，有一日，與同召見，在板屋内少候，見面互致久仰之語，備極殷勤。且暢談大清律例與處分則例因余官考功，是以及此，互相表裏，毫髮不能爽，津津有味，絶無介意。可見大臣風度，迴不可及。而朝綱未墜時，百政尚屬清明，雖纖芥之隙，難逃指摘之嚴。及今思之，不禁神往矣。

京師有十庫，而銀庫居其三。一係紫禁城内庫，存款百二十萬，備閉城日用，永遠不動也。一係内務府銀庫，專儲金玉珠寶，不藏銀也。惟户部之銀庫，則專藏銀。余在京十九年，奉派隨同查庫四次，每次藏銀，至多不過一千一百萬，少亦在九百萬以上。當時聚全國之精華，其現銀不過此數。余守蘇州六年，省有藩司糧道兩庫，每年首府均奉派查過一次，且有前後任交代，一年不止查一次者。然兩庫所藏不過百萬。蘇州爲財賦之區，而所藏不過如此，甚矣中國之不富也。然當時政不繁，賦不重，雖不大借外債，而國計仍可勉力支持也。

京師銀庫防弊極嚴。庫設管庫大臣一員，以户部侍郎兼之。設郎中爲司員，下有庫書數人，庫兵十二人。庫書不入庫，而入庫者只有庫兵。外省解餉到庫，每萬兩聞須解費六

十兩，綷非明文，不知庫書、庫兵如何瓜分。然庫兵入選之日，户部門外，必先有十數轆客保之去，防被擄勒贖也。庫兵之貴如此，似非區區部費所能養其廉，是非出於偷竊不可。庫兵之入庫門也，雖嚴冬亦必脱去衣褲。庫内别有衣褲，亦不能穿之出庫。出庫時，庫門設一板櫈，跨之而過，示股間無銀也。且兩手向上一拍，口呌「出來」二字，示脅下、口内均無銀也。然其偷法有出人意表者，則以穀道藏銀也。法用猪網油捲圓錠八十兩，恰可相容。平時則向東四牌樓一秘密藥舖買藥服之，謂男子穀道亦有一交骨，服之則骨可鬆。然油捲鉅而銀之分量重，塞之於内，只能容半點鐘，工夫稍久亦便出亂。余初疑其説，同人告余曰：「汝不查過内庫乎？内庫庫兵不曾脱褲，因庫藏皆大元寶也。」余聞之，亦無以難。至冬間偷銀，又有抽換茶壺之一法。茶壺出庫，必倒開一驗。冬天凍冰，銀凍在茶内，雖倒開亦不墜也。其餘則重出輕入，天平上亦不能無弊。然無論如何，大數不能過差。查庫時須求適合，可見所偷亦有限。甚矣當日庫兵之笨，又未嘗不歎當日庫兵之可憐也。

孫師以户部侍郎兼管三庫，余初派查庫，往詢情形，語畢，師謂余曰：「今日太老師忌辰，上供有菜，汝留此用飯。」余以爲必有盛饌也。及入座，六簋皆肉類，乃問曰：「上供之菜，僅如此耶？」慕韓曰：「浙人家食素儉，即此便算是豐的。」又一日下午，留余喫

點心，乃以臘飯炒雞蛋相餉。户部堂官，場面算是闊綽，而家食不過如此。師之儉德，可以愧當時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魚翅者矣。

緞疋庫，亦户部三庫之一也。名曰緞疋，其實御用緞疋，皆藏於内務府之緞庫，茲所藏者，特備賞賜之緞疋及官用之麤質布帛耳。庫中有樓，樓上積土，不許打掃，土厚時則加蘆席於上，積二百餘年來，不知加席幾次，脚踏其上軟如棉，而塵則甚囂然。查庫時，堂官率同司官十餘人，分樓查點。每項多數千百疋，或以二十疋爲一捆，或以數十疋爲一捆，查不勝查。不過抽查一二捆，點數而已。有一日，余上樓查三線羅，樓列數百捆，捆高充棟。余舉其最高者，指一捆，令其取下查檢。庫役緣梯而上，高舉布捆，倒擲地上，塵土墳起。時方盛暑，揮汗如雨，面目爲之黧黑。蓋庫役嫌余苛察，故惡作劇也。溥倬雲怨余曰：「誰叫汝多事，致上此當。」余曰：「要認真，不能不上當。」一笑而散。三庫内，又有一顏料庫，所藏尤雜，凡各種材料皆備，檀香成堆，散布於地，然無人敢檢拾者。宣紙多數十年物，積疊如牆。聞其中有蛇穴居，每次查庫者皆不敢過問。年年貢品用之不竭，日積月累，幾不可數計。月要歲會，册籍爽若列眉，其實偷漏抽換，弊竇固無可究詰也。

京師十庫，余均查過。内庫户部三庫之外，則有内務府六庫。六庫中，銀庫在弘義閣，

太和殿有兩廂：東曰體仁閣，西曰弘義閣。因弘字避諱，不設大學士，故人鮮知其名。庫藏最貴者爲：藍寶石，約兩指大，僅三斤；金剛鑽，大如青果核者，兩口袋。餘則金玉珠寶，璀璨滿目而已。磁庫內古磁，如宋、元、明所製，排列數十架，色色俱備。若南薰殿茶庫，所藏字畫尤多可觀，歷代帝王像，有盤古，有湯武，唐宋以下則較全，間亦有皇后像。此外如徽、欽二帝及李、杜小像，各十餘幀。徽、欽活畫蒙塵面目，李白面白而鬚稀，杜甫面黑而胖。又有吳三桂鬬鵪鶉小像，皆特色也。聞又有王右軍墨蹟及古畫甚多，因大雪天寒，不免有分班偷空時刻，則惜未能徧覩也。他如緞庫、皮庫，記又有一顏料庫，皆視外庫爲優焉。

京通十有七倉，京倉日積月累，米色紅朽，名曰老米。六品以下官俸及兵糧，皆取給焉。其米色好者，則儲於通州倉，以備宮中所用及五品以上官俸。京倉米既朽壞，京官領米不能挑剔，只付與米舖打折扣而已。而兵米則不然，每次發兵米時，八旗都統必派員先看倉。此倉米色不對，則換彼倉，若此倉箇箇不要，則倉監督必當查辦。於是請託行賄，百弊叢生，計無所出，只有虧之於米而已。虧之愈甚，竟至有放火自焚者，謂米之潮濕能生火也。倉弊愈甚，而訛詐倉官者愈多，倉監督形同傀儡，而從中了事者，則皆倉書也。總之，領米者不能得好米，八旗官吏及參倉弊之被動御史，與夫倉官、倉

書皆得錢也。憶癸巳倉虧案發，奉旨查辦，口説官話，而從中黑幕何曾是因公。米數固當查點，然數百倉厫，何能徧查，只飾其名曰抽查而已。惟到倉時，看其厫座外隙地一律鋪席，與緞疋庫樓意同，席上粒米狼戾，結成餅團，幾與糞土無異，任人踐踏而過，暴殄天物。迄今思之，猶爲痛心也。

余當掌印後，本部堂官有派勘估承修各項工程者，余多派爲監督，亦習慣應爾也。工程之中，以陵工爲最重。有另案工程，有專案工程。專案者，特別修理之别名也；另案者，歲修之别名也。東西兩陵，東陵有昭西陵，世祖章皇帝順治母后陵也。太宗昭陵在奉天，后陵在遵化州，是爲奉天昭陵之西也。有孝陵，世祖陵也。有景陵，聖祖仁皇帝康熙陵也。有裕陵，高宗純皇帝乾隆陵也。有定陵，文宗顯皇帝咸豐陵也。有惠陵，穆宗毅皇帝同治陵也。西陵在易州，有泰陵，世宗憲皇帝雍正陵也。有昌陵，仁宗睿皇帝嘉慶陵也。有慕陵，宣宗成皇帝道光陵也。近日德宗之崇陵，亦在西陵之内。宣宗本在東陵寶華峪建萬年吉地，後因龍鬚溝出水，是以於西陵改建慕陵。凡后後死者皆另立陵，視帝陵之方向以定名。如孝貞、孝欽顯皇后陵，皆在定陵之東，今皆名定東陵是也。然兩陵不能無别，故特稱爲普陀峪定東陵、普祥峪定東陵。餘所云某東陵、某西陵者，即可例推。至帝后生前所造陵，名曰萬年吉地，而繫之曰某某峪。萬年吉地既葬，則改稱某

陵焉。東陵爲余所到者。一曰景陵。陵前有九空橋，橋之北有宫門，入宫門則有隆恩殿，東西配殿各一。正殿後有鐵門，啟門而入，前排石五供一排。後卽寶城，上有寶頂，如城樓形，左右有堞，下卽隧道也。寶城之前，左右兩排，有十餘箇紅土堆，圓頂如僧墓，詢之守者，云此卽妃嬪墳也。妃嬪之墳名曰園寢，上蓋緑琉璃瓦，規模頗大。此獨附列陵内者，不知何故，守者亦不能言其詳。一曰裕陵。宫門外石人、石獸最多，與他陵不同。前更有聖德神功碑亭一座，其下之贔屭項長逾丈，其製可謂鉅矣。此碑惟皇帝有武功者則建之。西陵所到者，一曰泰陵，一曰昌陵，一曰昌西陵。昌西陵只一圓頂，無所謂寶城也。東陵之孝陵，樹木葱蔚，一望而知爲王氣。若惠陵，則顯豁呈露，一覽無餘矣。西陵之慕陵，聞最簡樸，宫殿均不油漆，寶城之制亦殺。蓋宣宗素尚儉德，寶華峪出水之後，重惜物力，故改作一切從簡。兩陵地勢，以東陵爲雄壯，西陵則較平衍也。

余承修東陵另案工程，中有景陵東配殿，在應修之列。到陵一看，殿中不過有滲漏痕而已，而西配殿簷瓦破損，油漆黯淡，並不請修。細詰其故，乃知西殿保固期限未滿，不能報。東殿保固期滿，不肯不報也。然卽報修兩陵工程，每歲各不能逾萬兩。各陵請修之案，但一過保固年限，便設詞要求，而勘估大臣斟酌款項，各陵中强爲分派，遂不免

有遷就之意。然因此敷衍之故，罅漏不補，積久傾圮，釀成專案工程，則用款非鉅萬不辦，此亦勢迫使然也。陵寢歲修，題目不爲不大，而儉嗇如此。可見從前度支，部章極有限制，固未嘗用若泥沙也。

余所辦工程，以祈年殿爲最鉅，工費將及百萬。祈年殿者，卽上辛祈穀壇也。壇爲雷火所擊，全體燬焉。或云守者舉火於殿額後割蜂蜜，以致失愼，然事後莫能詰也。殿柱本用楠木，近時無此材料，以洋楠木代之。橫卧於地，對面不能見人，其圓徑之鉅可想而知。殿頂以金鍍之，在庫領金六百兩。中可容數十人，甚矣規模之宏壯也。

京師貢院，余會試時已極破壞，號末座位離地僅及尺。號壁崩蝕，棹板不能安。每以帶懸板於梁，以置筆硯，可謂苦極矣。雨天滴漏，尤爲不堪，每科必有工程。余念過來之苦，於承修時，曾於應修之號，各捐灰一觔以益之。乃匠人巧滑，改用灰水，將全號屋頂一律刷之，以致無從覆驗。偷減掩飾，愈修愈壞。後經全體改造，煥然一新，余亦與其役。當未改造時，人言「明季因修貢院而國亡」，有清一代，相戒不敢改造，似以仍舊貫爲宜，當時多以迷信斥之。誰知國未亡而科舉先廢，亦可怪也。

從前欽差奉旨馳驛，查辦事件，及隨帶司員一併馳驛者，出京時，兵部給以勘合，以爲馳驛之證。兵部仍奉旨咨行督撫，督撫卽轉飭首驛，州縣遞驛，迎送欽差隨員並僕從，

照例均須乘驛馬而馳。然欽差與司員，則縣必供備車轎，因驛馬萬不能騎也。沿途日食，由縣領款預備，作正開銷。以官階之大小，定膳費之多少，日不過數錢數分已耳。而縣則必以酒席相待，却之便無所得食，不能矯情也。惟每過一站，仍應取地方官印結，註明「照例供應夫馬，並無額外多索」字樣。縣未出結，便不敢行，因需索例有處分也。定例甚嚴，而事實相左如此。每次欽差出京，沿途州縣辦差，每鬧賠累，欽差回京，必有謂其濫受饋送，滿載而歸，甚有以濫索供應，見諸參案者。而出差者則謂長途遠征，備歷寒暑，而每日之兩餐一宿，欲求稍稱人意，殊不易得。且謂行路種種艱難，閱歷稍淺者，不無偶動肝火之時，而旁人每以爲癖氣太大，不能相諒。故老於出差者，必以忍耐二字相規勸。兩面各持一說，余初亦疑信參半，迨自吉林歸，乃得其究竟焉。今姑以余所歷者言之。吉林之役，余隨節前往，上下吏役約三十二人。七月暑氣未衰，途行尚熱，奏請搭官輪，由天津赴營口起旱，可省十二日程途。誰知到營口時，雨後泥濘，車轎皆阻，將就雇小船行河曲，而船遲二百四十里水程，閱八日始到奉天。途中，伙食船隨後並進，暑天穿叢葦中，野蟲橫飛，環撲刀砧，與魚肉相攙雜，食之不能下咽。日只熬粥，以鹽菜侑之。及到奉天，軍隊出接，結綵燃燈，迎入公館。館中陳設，卻有半假半真字畫及醜菊數盆，房舍亦尚潔淨。少頃，將軍及五侍郎送燕菜席來，每人不止一席。

例菜無味，大半糟踏而已。歇兩日，整理長途行計，乘間拜客，忙無暇晷。行時，將軍派兵一營護送，氣象亦尚堂皇。唯住宿時，戎幕圍守行館，按更擊鼓鳴鉦，擾人清夢，亦一苦事也。自奉天至吉林八百里，而按站遄征，將及二十日始到。每晨起催齊夫馬，非辰正不能啟程。午到尖站，意謂一飯即可行也，乃又催齊夫馬，每挨到申初而始就道。各站里數長短不同，竟有遲至初更而未到站者。數根火把黯淡無光，過橋過澗備歷危險。亦有站短日未斜而即歇者。有一次，勒令其趕前三十里，到時則食宿種種不備矣，此行路不能自由之苦也。尖站宿站，每站必設行館，高張標榜，美其名曰「行臺」。所謂燃燈結綵者，門前掛四盞紅洋布宮燈，屋頂或牆壁蔽以五色洋布幔，聊以遮掩眼目而已。甚有臥房之後，即係牛欄猪圈，而以籧篨隔之者。若遇大市鎮，有民房可借者，亦甚罕。唯便溺之器，則必飾以紅布，或用紅呢，此其所以示敬也。至早晚兩餐，例菜八大八小，且席多隔日預備，絕無新鮮者。路過錦州希賓成太守賢，擾其一飯，較可果腹。餘則半饑半飽，日度一日而已。此沿途食宿之苦也。到吉林時，文武各官來接，將軍在接官亭跪請聖安，後即遷入行臺，封門辦事。每日只進水菜開門一次，嚴密關防，迴避一切。膳費奏明，由省庫按照部定數目撥給，由本地代辦，事畢算賬。下馬之日，則送滿漢席一次，餘日自備家常便飯，尚可搏一飽也。吉林產人參、皮貨，價甚賤。門

役有持來售賣者，同人無貲，不能多買，亦以歸途過崇文門，恐檢查被謗也。辦公一箇月畢，覆奏拜摺後開門，將軍仍送席一次，差片送行。欽差隨員各送《太上感應篇》一部，不敢餽贐，以是將意而已。次日出城，到接官亭，將軍寄請聖安。禮畢，即時就道，仍按驛到奉天。奉到批摺照辦，即照正驛入山海關到京。計往返恰滿百日，亦可謂辛苦備嘗矣。人言欽差到境，供應何等奢華，餽贈何等豐厚，自屬大謬不然。而功令森嚴，束縛馳驟，實不免徒滋流弊。平心而論，出差者明知沿途供應已屬例外，即稍委曲，必不敢再事苛求。而州縣應官務求了事，絶不肯鬧出是非，而辦差家丁覰破此旨，遂從中大試手段矣。飲食車馬，每藉口於京僕之苛索，以欺本官。而其對待京僕也，過山禮門包名目，聞京僕出京時，必抄有底賬，辦差者必不肯痛快照給。京僕持之急，則以不給印結爲抵制，相摩相盪，似皆以「夫馬不齊」四字爲媒介，臨時煞費周章。此次途中，余每夜微服偵訪，卻無明白爭論規費之事。至臨行之夫馬遲速，事屬白晝，無從察察爲明矣。督撫、主考、學政，照例馳驛。但主考官階較小者，其受屈情形最甚，回京時絶不肯告人。潘耀如太守炳年，曾出廣西試差，余與之談驛站情形及規制束縛之苦，渠曰：「诚然诚然，我到過一縣，僕從因挑剔供應，知縣竟翻臉不給印結，我只得與之賠禮而行。」其實一人如此，而每科之鬧衝突者，必不止一人也。學政則幕友、僕從人數較多，其沿途

情形必不能熨貼。汪侍郎曾任廣東學政，所言經過情形，亦不免長吁短歎。廣東尚且如此，他省更可知矣。至於督撫，則威權較大，似州縣無不加意奉承。然余在南安時，陶子方制軍模到粵督任，路過南安，由大庾縣辦差，余照例送之到大庾嶺行館，冷靜與逆旅無異。余並不餽贐，渠尚送文集一部，答謝地主。可見督撫過境，亦不盡驚天動地也。後來輪船通行，督撫、學政多奏請自備資斧，改坐輪船者，可見馳驛二字，實官員之苦事也。中國人多不曉中國事，隨聲附和，一味盲從，大都類是，言之可笑。

值日之制，以八旗而定。因之六部、内務府、理藩院，亦各值一日，而以九卿各衙門附之。譬如初一日，則吏部、内閣、翰林院三衙門，省文曰「吏、内、翰」。初二則户户部、通通政司、詹詹事府，初三則禮禮部、宗宗人府、欽欽天監，初四則兵兵部、常太常寺、僕太僕寺，初五則刑刑部、都都察院、大大理寺，初六則工工部、鴻鴻臚寺，初七則内内務府、國國子監，初八則理理藩院、鑾鑾儀衛、光光禄寺，皆以兩三衙門，省作三字，口熟易詳。此外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係屬新設，且事關外交，有要事，當隨時陳奏，不以值日拘也。凡遇值日，所有奏摺即於是日呈遞，堂官亦遞緑頭牌請安。有召見即留牌，不留牌則不見，此正班也。若有要事，則不待值日，亦可加班，其遞牌遞摺之法，與正班同。尋常只此八班值日，週而復始。若遇令節、慶典及特別事故，則推班一日。先期則傳旨，某日推班，次

日仍接原班遞輪。司官遇值日，有緊要公事稿件，並帶領引見者，均於是日丑寅之間進内。散班時，冬天不過黎明，夏天不過日出。至於聖駕謁陵，仍照常值日奏事。在路上行，則改爲辰刻辦事。一到陵上行宫，仍舊丑正遞牌。清朝勤政，固超越前明也。孝欽太后重出訓政，引見遲至黎明，則微露倦勤意矣。

清廷仿周禮六官之制，設立六部，名曰吏、户、禮、兵、刑、工，俗語以富、貴、貧、賤、威、武六字分配，羣信爲脗合。然吏貴而户富，兵武而刑威，此其易知也。工部專管工程，職務猥瑣，以天下賤工目之，亦尚恰稱。惟以禮部爲貧，頗費剖説。京官廉俸極薄，本無貧富之别。而所賴以挹注者，則以外省所解之照費，飯食銀堂司均分，稍資津貼耳。各部之中，以户部爲較優。禮部尚書一年千二百金，侍郎一年八百金而已，此其所謂貧也。今則六部改爲十部，而禮部初改爲學部，後變爲教育部。各部政費比前清多幾數十倍，聞尚别有進款，教育部則較遜，恐亦不免於貧也。

吏部四司，人以「喜怒哀樂」四字目之。謂選缺補缺，喜也。議處分，怒也。丁憂，哀也。得封典，樂也。恰合分際，何等超妙。承平時，閒曹無事，吐屬風雅，思之猶神往也。

余曾讀處分則例，及《大清律》，初讀第一條，便掩卷思之曰：「這樣情節，如此處置，若犯那樣情節，又當如何處置？」旋讀第二條，而那樣情節，便有處置之法。緊接而來，

絲絲入扣，毫髮不爽。可見當日字斟句酌，煞費刪定，非僅一二人起草之功也。

余初到吏部，例應學習三年，學習期內，所當之差，以當月爲最多。「當月」二字，殆卽古所謂値宿也。每日滿漢各一員，滿員早起，赴內閣送題本，多不住宿。漢員則在署住宿，兼監用印，所住之處，卽名曰「當月處」。屋只兩間，外間排一公案，爲用印之所，裏間設兩炕一印櫃，凡堂司印箱均匯在一處。各司有用印，則另有一牌來領，此卽當月公事也。屋極湫隘。每日下午接班，晚餐菜只一碗兩碟，次早又一餐，次日下午有人接班，卽出署，夜間闔署闃無一人。此差當至得主稿時，始得擺脫。回想當年清苦情況，恍如昨日。然從前京曹循資按格，毫無假借，人人各守本分，安之若素。境雖清苦，而心實太平也。

部務雖分滿漢堂司，而事權究屬之漢員，且尤以漢司員爲重。麟芝庵相國書好動筆墨，每喜改余稿。有一日在朝房，欲動筆改「奏稿」二字，余不覺大聲呵之曰：「不能。」渠遂擱筆而止。溥倬雲出而語余曰：「雖是漢掌印，那能如此專橫？」余曰：「奏稿不能將就，頃間亦急不能擇耳。相國與我厚，當不我怪也。」相國人本圓通，遇事頗好通融，每低聲與余斟酌，余曰不可，渠亦不敢强。余屢拂其意，然與余終相得，蓋其相度之謙沖，固不可及也。平心而論，滿員得好處，固佔便宜，而主持公事，未有不讓漢員者，漢人固不

弱也。

余少時記性尚好，部例只看過兩遍，其犖犖大者，時常引用，固不必言。即瑣碎條例，及近十餘年成案，皆能得其大意。而書吏往往摭拾瑣碎例案，於稿尾挑剔數語，以「例有處分」四字，查取職名議處。一面則寫信外省，嚇詐取財，外官豈盡明白，動中其彀。余當掌印後，例案既熟，年力正富，頗有一目十行之能，故每日例稿，必有四五百件，應畫者皆能於一時許了之。而遇有此等稿尾查筆，必取而勾之，吏每有執簡爭者，余曰：「汝要寫信耳，我在此，豈能容汝作買賣耶？汝謂我違法，我便違法何如？行法當得法外意。此等零碎條例，無關輕重，汝謂我不知耶？」故終余之任，部吏多有叫苦求退者。然十數年來，外官免花冤枉錢不知有多少也。

余在吏部，曾充司務廳掌印，司務廳固管全部胥吏也。時廣西提督馮子材，以部吏寫信索賄奏參，密旨令吏部堂官拏辦。日將夕矣，徐蔭軒尚書桐、許筠庵侍郎應騤尚在署未散，乃以「沈錫晉」三字告余曰：「此廷寄飭拏之部吏也。」余曰：「部吏寫信索賄，決無真名，在署萬難弋獲，須得其住址，或可圖也。」尚書乃復寫出「炭兒胡同」四字，余又曰：「一人不能獨行，須滿掌印同辦方可。」乃同滿掌印惠樹滋森，後任浙江運使同出城，訪北城坊官，不過，不得已，先回寓晚飯。少頃，坊官來寓，告以來歷。坊官極力推託，余

告之曰：「坊官未有不識部吏者，此廷寄所交拏也，汝其敢抗乎？」坊官曰：「炭兒胡同卻有兩箇姓沈者，但未知那一箇是部吏。」余怒其詐，乃厲色與言曰：「汝既知有兩箇姓沈，則那箇是部吏，汝豈有不知？我不能爲汝指實，汝自裁之。若賄放，則罪汝無赦。」臨行又告曰：「此欽犯也，須帶一穩婆往，若本人脫逃，可帶其家屬來。」在當時，亦不過故作嚴厲語耳。誰知坊官前往圍門搜拏，該吏卻在家，潛匿內室不敢出，穩婆入於牀下得之。明日覆奏，上乃大悅。蓋前數日，户部亦有似此之案，上面諭户部侍郎密拏，侍郎一人到部，下車，坐於車櫈，攔門口，禁人出入。而遣人入署搜捕，卒以不得主名，致被脫逃。當時都下喧傳，遂有「户部堂官不及吏部司官」之語。余曰：「此亦偶中耳。堂官固拙，司官亦未必甚巧也。」

吏部之吏有兩種：一曰經承，一曰貼寫。經承如舖户之東家，貼寫特如夥計耳。貼寫專辦公事，且須例案熟悉。而經承則不然，專管紙張及貼寫之工食。官中紙張、工食之費，每季每科不過十餘金，而每科一經承須僱數十貼寫，公費不足，則須經承賠補。然經承缺出，必得由貼寫掣籤而得。貼寫一得經承，則宮室車馬衣服，均有人爲之代備，謂經承可以藉寫信而索賄也。但索賄之得與不得及司官之精明與不精明，亦卽看經承之財運如何耳。故有一得經承而轉致傾家蕩產者，非謂部吏便可悍然舞弊也。且京中人類不

齊，尚有藉書吏爲傀儡而中飽分肥者，非謂部吏遂能獨得好處也。世人不察，遂謂部吏未有不富，且謂部員未有乾淨者，皆瞽說也。余嘗指署額「清吏司」三字凡部必有司，司之額必曰某某清吏司謂人曰：「吏濁而官能清之，官濁而吏亦能清之。然吏濁而官或糊塗，尚有不清之日；官濁而吏總明白，萬無不清之時，謂吏亦能告發也。」後來書吏盡裁，而辦稿屬之司官，卒有司官得賄之案，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是也。

從前命、盜案處分極嚴，命案限六箇月，盜案限四箇月，爲初參。展一年則二參，又展一年則三參，再展一年則四參。盜案尤嚴，初、二、三參不過住俸降留小處分，到四參，則降一級調用。有級可抵則抵，否則實降知縣爲印官，典史爲捕官，印捕同一責成。故爲知縣典史者，必先預備加級，以待四參抵銷之用。時有四川典史，任內有四參三案，而加級亦有三次，恰可備抵。乃部中作爲四案，不敷一級，議以實降一級，即作爲革職開缺，後典史不服，禀川督，咨部詰問。部即開明某案某案，事主某人被刼，列單咨覆。該典史乃又禀，由川督聲明，部單所開事主王曾慶被刼，川中並無此案，後詳細覆查，乃知前單所開王曾慶，即曾慶所訛也。因部中抵銷加級時，只憑書吏寫一浮籤，書明事主某人被刼，四參應銷一級。將原稿對册無訛，便將浮籤貼上，由看册司員加一紅點，即爲了事。此案典史本有三級，殼抵三案，而書吏故意將曾慶一名連上，事主「主」字作

「王」字讀。故曾慶一案，變出王曾慶又一案矣。此固看册司員糊塗，然亦由案牘太繁，書吏巧於作弊故也。書吏寫信嚇詐，當時必是此典史自恃級恰彀抵，不肯花錢，渠乃設計陷之也。後將書吏革辦，而典史開復，然已喫虧不少矣。部中案繁，不能一一蓋印，多以司官紅點爲憑。部吏舞弊，只能抽匿文書，卻不敢揑造紅點，謂一揑造必至破案，蓋其迷信然也。然此種辦法，余早不以爲然，及遘此事，乃籌公款九百金，改造一完全官册，而弊無從生矣。

軍事平定，朝廷論功行賞，陣亡殉難者，皆得分別請卹。凡賞世爵者，則有公、侯、伯、子、男之封。賞世職者，則有輕車都尉、騎都尉、雲騎尉各等次。其陣亡者，則於襲次完時，給予恩騎尉。世襲罔替。其不願襲恩騎尉者，准改爲文武生，一體應試。髮捻之後，凡尋常勦匪陣亡殉難者，亦得陸續請卹。其官階大者，無不隨時給卹；其微員末秩，必待督撫調取宗圖册結報部，方准議卹。原以防弊混也，歷時已久，積牘日多，部中僅憑督撫咨報，卽行檢查。閣抄清單有名，督撫彙案請卹原奏，奉旨交議，由部向內閣抄出，謂之閣抄。另有清單，則臚列銜名也。卽不能議駁，此事專歸驗封司主管。余掌印後，奉行故事，初不以爲意，後乃日見其多，按其年月，多在二三十年以外，且驗閣抄清單向不蓋印，亦疑有抽換情弊。如果內外書吏交通，是此項卹典源源不絕，將來冒濫，不知何所底止，

遂檢查檔案。當時陣亡殉難未經議卹者，尚有八千餘員之多。因思該故員等，既經請卹有案，只因宗圖册結未經咨部，停其議卹，對於死者已不無缺憾；且因此懸待圖結，轉使冒名請卹者得因之作奸，殊屬兩失。乃決將圖結未到之八千員，先行議卹，仍俟圖結到時，再准其承襲。如此則死者無憾，而生者亦不得冒濫。否則驗封司來一案議一案，議一案至小亦一雲騎尉，便可變一文武生，是驗封司掌印，直不止一省學政權力矣。乃商之徐蔭軒尚書，則蹙眉言曰：「一案便准八千餘世職，未免太寬。」余曰：「寬此八千餘世職，尚有盡時。若不寬，則迭起循生，可以濫到八萬不止。看似寬，實從嚴也。」剖說數次，終遲疑不決。後復商之徐忠愍侍郎，一說便了解。余曰：「此本是驚人之筆，正堂意在躊躇，我們不如縷說情弊，改爲請旨。上頭如有疑問，臨時即可詳晰以對，不至碰釘。」侍郎以爲然，旋遍商各堂，均尚認可。摺上，遂准如請辦理。數十年之積弊，爲之一清，可見司官辦事，只要無私，不怕無權也。

京察三年一次，以子、午、卯、酉四年爲定期。每屆應辦年分，吏部將在京尚書、侍郎、都御史、內閣學士、副都御史及盛京侍郎爲一本，在外兼京銜督撫爲一本，繕具簡明履歷清單請旨。其三、四、五、六品京堂及內閣讀學、翰林讀講學、庶子、府丞，繕具簡明履歷清單，通爲一本。具題後，一、二品大員則明降諭旨黜陟，京堂等官則帶領引見。

有奉旨議敘者議敘加一級，從優加一級，紀録二次，有照舊供職者，有原品休致者，均有一番進退。其五品以下之翰詹科道及各部暨閣府院各衙門人員，並小京官筆帖式，先由各堂官塡明守、政、才、年四格，分別一等勤職、二等稱職、三等供職字樣，並六法應議人員，造册密封，送部及都察院吏科、京畿道，限封印前送齊。開印後，吏部定期知照吏科京畿道封門磨對，吏部則在考功司封門磨對。畢，吏科、京畿道前赴考功司面議。事竣開門，再由吏部堂官會同大學士、都察院堂官、吏科、京畿道考察。先期傳各衙門人員在吏部大堂，以次過堂唱名。其在一二三等者，於過堂時吏唱「應留」二字。過堂畢即定稿，將應留之員，照考語等第，繕黄册進呈。其塡註六法者，亦由本内照例議處，奉旨後出榜宣示。一不謹及罷軟無爲者俱革職，年老有疾者俱休致，才力不及者降二級調用，浮躁者降三級調用。其有年過六十未得一等者則歸老人班，另行引見，或照舊供職，或原品休致，臨時候旨。至於引見，則先儘京堂，餘則分期分班帶領引見。如引見園出之員，仍再覆帶一次，記名後奉旨以道府用者，則由軍機處遇缺請簡。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其猶行古之道歟。每屆封門考察，余充幫印時辦過兩次。丙午幸厠一等，例應迴避，則未之與焉。

有一屆京察，余帶領老人班，有一欽天監官員官階姓名，今已忘矣年報九十五，精神强健，

步履稍差，每過一門，必蹲下一歇，方再行。及引見，背誦履歷，一切如常，惟起立時一跌，幾有兩足朝天之勢。御前侍衞即欲下階干涉，余以全力急掖之而退。是日奉旨，仍准照舊供職，可謂天恩高厚矣。蓋此輩所以戀棧者，爲靠俸米以養餘年也。當時政尚寬大，每屆勒令休致者甚少。此老人於次日即步行出城，到鐵門寓所道謝，亦感激余一掖之力也。

德宗性甚急，有一日，帶領京察筆帖式引見，先期宮門抄傳，明日寅正看版祭祀前日看祝版，大家以爲引見必在寅正看版之後。余以掌印須先預備，乃於丑正往。而到外朝房時，徐蔭軒尚書、敬止齋侍郎已到，正在著急，曰：「太監已來催兩次，說是今日先引見，再看版，大家皆拏定時刻，不肯早來，如何是好？」余曰：「姑且進內再說。」迨入東華門一查，引見者卻到得不少，而帶領引見者並無一人。所幸者，當小差事之筆帖式尚有幾人，余乃勉强分派。向之兩人帶一班者，今只令一人先管一班，到臨時再行騰挪。甫就緒，而皇上升殿矣。黑暗之中，十分遷就，好在引見者均是京官，情形熟悉，故得敷衍了事。當甫入東華門時，茫無頭緒，余一人奔馳乾清門及東華門內外，路約數里，往返數次。氣喘而腸似欲絕，必蹲下一歇，方能再走。然後悟當日老人班老人過門一蹲，其苦況亦如是也。

部院公事，向皆按部就班，不許稍有假借，否則參案隨之。憶甲午京察，翰林院保送人員已過堂，卽日須咨送部院彙題矣。乃掌院忽聞所保一等中，有一鄂人，已經被參，意欲易人。麟、徐兩掌院皆吏部堂官，麟乃到徐私宅，約余一人前往。時已申初，寒暄數語，卽提及「翰林院京察，我們意欲臨時更易一人，何如？」余曰：「翰林院京察，昨日聞已過堂，如何復議易人？」麟曰：「過堂究未宣布，豈能不容我們斟酌？」余曰：「不然。保送一等堂官，必係真知灼見，甯能於一二日之間，忽有游移？況過堂雖未將等第明白宣布，而填註考語，等第分明，書吏豈有不知？書吏知之，卽與公布無異。若要更改，須指出事實方可，若以意爲之，似非所宜。」麟曰：「此人保出，頗有窒礙，奈何？」余曰：「中堂之言，其殆爲某人被參之事乎？此事我亦有所聞，究竟有無其事，尚不可知。且卽有之，查辦是否得實，亦未可知。若僅據傳聞，卽將一等換人，將來更多窒礙。」徐曰：「保人本要慎重，臨時更正，自亦慎重之意。若明知故犯，那有此理？」余曰：「不然。慎重指平時而言，今既過堂定案，因人言而忽游移，明是規避，何得謂之慎重？且如今日更正送部之後，過數日又聞一等內復有被參者，豈能取回再更正耶？」立談移時，終不能決。時已上燈，余急欲出城，乃侃直言曰：「以愚見度之，今日咨文必須送部，將來其人如果被參獲譴，翰林院濫保一等，如果有人指參，則兩位中堂應照濫保例，降

二級調用。然以中堂位分，自必加恩，改爲降留，或改爲革留。若必臨時更改，將來被人參奏，則規避二字完全私罪，例應革職，卽或加恩，將何以自解？況京察只按目前資格，分別等第，本無從徇私，若必强用手腳，是無私而爲有私矣。請兩害相權可也。」兩中堂均以爲然，乃傳呼院役，卽刻用印行文，余便急騎出城。後來鄂人參案亦不見明文，但引見時不記名而已。可見當時部院辦事何等鄭重，豈能過事必有黑幕哉？

京察，察京官也。察外官，則謂之大計，以丑、未、辰、戌行之，亦三年一次。屆時吏部題請通行各督撫，府尹辦理，藩、臬二司由督撫出考，繕具履歷清單，咨部彙題。其運、使、道、府以下等官，督撫將應舉、應劾之員分爲二本，送內閣具題。奉旨後，吏部會同都察院吏科考覈題覆，其得卓異者，由部調取引見。所擬旨意，則定以加一級回任候升，其六法人員則由部分別開缺。此等制度亦古考績之意，但奉行日久，舉者多而劾者少。劾者固當去職，而舉者候升只成空話，稍失黜陟本旨耳。余在江西得過卓異兩次，在蘇州得過一次，自係老守資格。但三次俱未引見，並候升二字亦未邀恩也。

凡放缺放差，必由軍機進單，御筆圈出。若單內無名，便不能放。有一日，上海道缺出，上要放魯伯陽，軍機大臣曰：「魯伯陽單內無名，不知何許人，似不能放。」上曰：「汝再查之。」次日，軍機上去，言復如前，上曰：「魯伯陽係江蘇候補道，李鴻章曾經保過。」

軍機曰：「既係江蘇候補道，須電詢兩江總督劉坤一再定。」嗣劉覆電到，謂卻有其人，是日遂特簡焉。軍機出來，不免有一番議論，語便外揚。於是物議紛紜，有謂其用廿萬金運動者，有謂其目不識丁者，而御史之參奏上矣。不得已，乃令送部考驗。凡吏部考績之事屬考功司，考驗二字與考績相仿。魯到部，即由余與滿掌印惠樹滋帶到軍機考驗，旋以候補道發往直隸，交李鴻章差遣委用，而上海道之缺開矣。同時又放一四川鹽茶道玉銘，後亦因資格不稱，被參開缺。是時德宗親政，珍妃得寵，聞有暗通聲氣之事，雖無確據，然不數日，珍妃被黜，妃兄志伯愚學士銳放烏里雅蘇台參贊去，或云事爲慈宮所聞也。京中好事者作一七絕，首二句云：「一自珍妃失寵來，伯愚烏里雅蘇台」。蓋隱刺其事也。可見破例簡放者只此二缺。即被參開缺。當日御史未嘗無威，且專制時代，軍機亦未嘗無權也。

狀元三年一人，本無足奇，而俗每羨慕之。狀元拜客，散殿試卷，博人歡迎，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某科某狀元到滬，拜客游讌，不免軼出範圍，經御史奏參，奉旨查辦，交部議處。時考功掌印爲盛蓉洲前輩植型，帮印爲李小硯前輩端遇，掌印意在保全，謂例無專條，難以重處。李曰：「挾妓飲酒，照例革職，有何難辦？」盛曰：「查辦覆奏，無『挾妓』字樣。『游讌』二字，何能遽斷爲挾妓？」李曰：「無論如何，不議以革職，我不畫

稿。」爭論數日不決。有一日，余到寶師宅畫稿，談次，師告余曰：「汝考功司掌印，幫印，因狀元事鬧意見，汝以爲何人有理？」對曰：「幫印亦不能謂之錯。」師曰：「司官之有掌印、幫印，原以互相牽制。幫印如果執箇而爭，堂官亦無如之何，況掌印乎？且幫印說此人有玷清班，不足顧惜，言之亦自成理。但開國以來，二百餘年，未曾辦過狀元，大家爲欲顧全朝廷體面，卻非有意徇私。惟我是管部，諸事應讓正堂主持，初無成見也。」余當時未得幫印，不便自惹是非，到司後不復提起。不知後來如何調停，乃援私罪不應爲而爲，事理輕者，罰俸九箇月，加等，議以降一級留任，而狀元保全矣。事後，余與戴藝甫錫鈎在司戲言曰：「不應爲而爲私罪，律有兩條。不應重者，降三級調用；不應輕者，罰俸九箇月。今議由不應輕加等，是不欲重而又不敢輕，謂之不應中可也。」李聞之大叫曰：「汝不要奚落我，我未當掌印，算我倒運便是。然議到降留，尚是顧全幫印面子，有何理可說？」李係山東人，素性戇直，此次之爭，清議多韙之。後升太常卿，疊掌文衡，未必於此事無關係。當時朝中大官，實爲「狀元」二字所迷，成此謬舉。及今思之，有清愛惜狀元，可謂仁至義盡，蔑以加矣。

從前勞積保舉之案，必交部議奏，部必照例准駁，督撫仍頂奏乞恩。如仍交部議奏，部必仍駁之。若再三陳請，得旨著照所請獎勵，部便不駁。然遇例載雖奉旨允准，仍應請

旨更正者，則又不能不更正，部只守例而已。醇邸當國，時孫文恪頗用事，意欲裁抑部權，凡遇保案，多有特旨逕准者。而部例有應請旨更正者，竟批云「無庸更正」，可謂樞臣極端專制矣。於是樞臣與部臣遂不免有意見，盧栗甫前輩其時充考功司掌印，適當其衝，乃以覆議御史屠仁守處分過於輕縱，交都察院議處，而盧落職矣。樞臣之意，以盧某平日議他案多從刻，何獨於此案從寬？且盧、屠均係鄂人，顯是袒護同鄉。如此口吻，直遷怒而周内之耳。然此等衝突，不過暗中風潮，不數時而漸平息。蓋其時朝綱整肅，說公道者亦自有人也。

從前文職保案，歸吏部核定准駁，文選、考功兩司分辦。獲匪保案，則專歸考功辦理。案初到部，檢查本員履歷，爲第一關鍵，查畢則照呆板例章辦理，毫無出入。余每遇一案，多者百餘員，少亦數十員，決以二三時，親手批定。如有舛錯，再由同人檢校一次，絕不假吏胥之手，亦不躭擱時日。其有被駁者，每因聲叙不明，或被本員朦報，亦有督撫因尋常勞績，堅請異常勞績者。交牘往來，徒滋繁瀆，余復手定獲匪保獎章程，通行各省，詳晰說明，使人容易了解。故定案極速，書吏雖寫信撞騙，時間亦來不及矣。從前部費名目喧傳外省，一若部吏手眼絕大，竟可顛倒是非，即在京京官，亦尚有疑信參半者。部吏以寫信撞騙爲生涯，事誠有之，然有犯必懲，遇有牽涉，即送刑部，毫無

假借。但其中亦有成爲習慣，不能徹底嚴革者，雖不得謂之弊，究不免貽人口實。無非紙工原定公費，不及十分之一，法制未善，流弊至此耳。以吏部論，領憑有費，領照有費，引見亦有費。或數兩，或百數十兩，恍惚亦有一定規矩。而最重者，則卓異引見道府，竟有至三百六十、二百四十者，然亦有原因。緣每屆京察大典，用費何等浩繁，部領只三百兩，則書吏賠墊不堪。故辦京察後，即以辦大計補之，勢之所迫，亦以無關弊竇，意同默許耳。其餘則補缺一事，補缺索費與引見又異，補缺合例與否，萬難高下，吏所得以索費者，則有故意遲延之一法。何謂之遲延？蓋補缺須用題本，題本須經內閣吏科轉折，閣科磨勘，稍有滿漢文錯誤，即駁回另換。一換再換，便躭擱數月去矣。外官情急，補缺遂有按缺分花錢之舉，多有至數百金者。一花錢便不錯，不錯則核准便速，此所以顯其神通也。其實外官之黠者，不肯花錢，其有不願補苦缺者，亦不肯花錢，遲之又久，雖無費亦核准也。余嘗告文選司同人謂：「此等情弊，似可撞破紙窗糊，明定辦法，豈不痛快？」渠曰：「題本事關閣科，所駁換者，明是官話，何能指之爲弊？且閣科書吏亦是無錢辦公，若根本解決，非紙張開報銷、書吏給工食，無法可著手也。」部吏作弊，無非撞騙。有一年，同月出有知縣六缺，應行掣籤。中有廣東二缺、雲貴二缺，部吏乃向候選者索賄三千金，謂可選廣東，如不花錢，定選雲貴。有一候選者，乃

文選司掌印之至戚，因商之掌印，掌印曰：「掣籤那能作弊？何人索賄，我可辦他。」其戚曰：「吏云不可對第二人言，言則定選雲貴，汝千萬勿壞我事。若選雲貴，盤費亦需三千，我非花錢不可。」掌印不得已，乃告之曰：「汝可詢之同候選者再說。」其戚曰：「渠云不可與第二人言。」掌印乃笑謂曰：「吏非爾親，何獨厚於汝，使汝花錢？」其戚乃詢之同候選者，果人人都索三千選廣東，乃恍然大悟。其爲土地，天晴喫猪頭，下雨喫羊頭之伎倆也。

余初到部時，京官俸銀尚是六折發給。六品一年春秋兩季應六十兩，六六三十六，七除八扣，僅有三十二兩。後數年，改作全俸，年卻有六十金。京官許食恩，正兩俸補缺後，則兩份六十金，升五品則有兩份八十金。俸之外有米，六品給老米，五品給白米。老米多不能食，折與米店，兩期僅能得好米數石，若白米則尚可不換也。俸之外則有印結銀，福建年約二百金左右。吏部有查結費，與同部之同鄉輪年得之，約在印結半數。此外卽飯食銀也，飯食銀每季只兩三金耳。得掌印後，則有解部照費，月可數十金。然每司只一人得之。未得掌印，則不名一錢也。當日部員如此清苦，安分從公，並未嘗呼枵腹也。

從前吏部寓宅門前，貼有「文職官員私宅免見，一應公文衙門投遞」告示兵部則曰武職官員，

科道則曰文武官員，亦示關防之意，究亦僅屬虛文。余充掌印後，多與查辦之役，頗露頭角，疑忌者多，故不得不自謹飭。尋常讌會不輕赴席，雜賓一概不見，公退無事，只邀同鄉作擊鉢吟。雨天客有無車者，則套車迎送。其時常集者，張珍午、郭春榆、曾幼滄、鄭子瑜、陳徵宇數人而已。

吏部夏日皆辰正入署，未初散署，冒暑回寓。日長無事，玉蒼有《十朝聖訓》，借而讀之。五本一換，閱時逾兩年，二百餘卷乃卒讀焉。聖訓即歷朝之上諭，行政規矩備焉，分門別類。余尋行數墨，耐性讀之，鉅細洪纖，無一語遺漏，然掩卷即不復記憶，當時亦聊爲消夏計耳。王子恒表叔，可莊之尊人也，告余曰：「汝頗似林文忠，文忠在翰林時，日讀六部則例，即此意也。」余遜謝不敏。誰知兩年涉獵，從容涵泳，嗣後遇有同列爭議，大政諮詢，余皆能判斷如流，頗中綮要，不得謂非無意中之效驗也。

余得京察記名後，逾年不即外放。其時內閣侍讀學士出缺，輪應一等部員升補。余在吏部名次第一，例應坐升，乃因中東戰後，各省停解照費，津貼無資；且內升更爲清苦，是以有不求放道，只求放一南省府缺之請。誰知余出京後，內閣侍讀學士缺出，吏部一等記名無人，即以户部一等之葛振卿寶華升補。按格循資，不數年即升尚書。可見當日京官升轉，尚有一定資格，而余則一麾出守，無資格可言。淪落天涯，不無江州遷謫

之感，而自今日視之，則不止浮雲已也。

道咸以前，外官饋送京官，夏則有冰敬，冬則有炭敬，出京則有別敬。同年同鄉於別敬之外，則有團拜項，謂每歲同年同鄉，有一次團拜也。同光以來，則冰敬惟督撫送軍機有之，餘則只送炭敬而已。其數自八兩起，至三百兩爲止。沈文肅送軍機，每歲只三百金，而軍機亦有不收者。其餘則以官階大小，交情厚薄爲衡，後來漸重官階而輕交情矣。大概尋常京官，非有交情，不能得炭敬，而別敬則較爲普通。督撫藩臬到京，除朝貴外，如同鄉、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徧送。其數不過十金上下，後來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漸加多，外官所費已不貲矣。余到京後，來源漸澀，每年所入不過百金，然亦不無小補。光、宣之際，公行賄賂，專重權貴，末秩閒曹愈難沾丐矣。炭敬即饋歲之意，函中不言數目，只以梅花詩八韻、十韻，或數十韻代之。若四十則曰「四十賢人」，三百則曰「毛詩一部」，何等儒雅。親貴用事時，有人送濤貝勒千金者，信面猶書「千佛名經」四字，亦尚不直致。惜濤不知所謂，舉以示人，後拆開，始知是千兩銀票也。

京城東西二廟，每月兩會期，排列古董珍寶。琉璃廠每正月必排到上元，名曰廠店，視二廟尤盛。雅人好古，俗人好貨，無不爭趨之。余在京十九年，未嘗一履其地，爲儕輩

所絕無僅有者。唯斜街土地廟之選菊，則嗜好不能與人殊也。後雖徧查十庫，飽閱寶物，絕不以眼福自豪，蓋非性之所近也。盧伯希嘗謂余曰：「我以百金購一碗，置肉其中，三日不敗。」余曰：「我每日買肉一斤，三日三斤，不過三錢銀，何用此碗爲？」可莊亦不以古董家爲然，嘗舉一笑話云：「一班好古者，一日相約，各以家珍赴會，有醉漢持一元寶與焉，羣嗤之爲俗物，醉漢曰：『此雅根也。』」衆啞然失笑。旭莊則不然，每訴余曰：「汝一毛不拔，到底囊中能餘多少錢？」余曰：「否，否。天生我一人，便已贅矣。若於一身之外，更有長物，豈不更贅？」此數語雖近滑稽，然亦煞有道理也。

京官挾優挾妓，例所不許，然挾優尚可通融，而挾妓則人不齒之。妓寮在前門外八大胡同，麕集一隅，地極湫穢，稍自愛者絕不敢往。而優則不然，優以唱戲爲生，唱青衣花旦者，貌美如好女，人以像姑名之，諧音遂呼爲相公。其出色時，多在二十歲以下。其應召也，便衣穿小靴，唱曲侑酒，其家名爲下處。下處者，京中指下朝憩息之所爲下處，故借以名之也。若就飲其家，則備十二碟以下酒，酒後啜粥而散，名曰排酒。酒錢給京票四十千，又下走十千，按銀價不及四金也。或在其家請客，名曰喫飯。喫飯則視排酒鄭重，一席之費，多者廿四金，少者亦必在十金以外。下走之犒，則隨席之豐嗇而定，其饌較尋常酒館爲特別。余曾爲龔藹人方伯所約，在梅蘭芳之祖梅巧玲家，食真珠笋一

味爲最美。蓋取蜀黍初吐穎時，其小如珠，摘而烹之，鮮脆極可口。余在蘇贛宴客，因署後有蔬圃，每仿製之。然一盂所需，已踏破半畦蜀黍矣。京官清苦，大概只能以排酒爲消遣。因下處甚清雅，夏則清簟疏簾，可以觀奕，冰碗冰盆，尤可供雪藕浮瓜之便。冬則圍爐賞雪，一室烘烘，繞座唐花，清香撲鼻，入其中，皆有樂而忘返之意。像姑或工畫，或知書，或談時事，或熟掌故，各有一長，故學士文人皆樂與之遊，不僅以顧曲爲賞音也。然此皆閒曹年少時爲之，若官躋卿貳，年逾耆艾，則仍屏絶徵逐，以避物議。嘗聞潘文勤平時最喜一善唱崑曲、兼工繪事之朱蓮芬，及任侍郎，便不與之相近。而蓮芬年節前往叩賀，文勤必袖廿金銀券，出而親授之。一見而別，至老不衰，都下傳爲韻事。蓋優之風雅，遠勝妓之妖冶，故禁令雖同，而從違不必一致也。後來下處漸消滅，而妓寮則車馬盈門，毫無忌憚，此亦世變之相因而至者也。

余自庚辰後，始聯社作折枝，不兩年便改爲擊鉢吟十一集，即余選刻。晚間破悶，則約同鄉三四人，到寓小集。如有大聚會，則在榕蔭堂。榕蔭堂，即福州新館之客廳也，窗明几淨，觴詠洵足怡情。余素有萊公之癖，春夜每捐一金購蠟。旭莊家中，善製噴墨字畫紗燈，大放光明，尤增吟趣。堂之前後種松八株，意以爲後人哦詩備也。誰知癸丑到京，堂既爲不作詩者所佔，而松亦無一存者，此亦詩事中之黃粱一夢也。


東華瑣録

黃序

余友太倅沈君之逝，忽忽年餘，朱子滁秋，眷念舊焉，將録其所爲《東華瑣録》，貽書相督，屬爲喤引。余維太倅才高命蹇，侘傺終身，即所著書數十種，亦都飄零漫漶，有覆瓿之感。而滁秋獨於風瀟雨晦，毅然以闡幽發潛自任，此其用心，曷勝感佩！抑太倅平居投分之交，未嘗無顯赫有力者，至于更倡迭和，託爲名高以及執贄隸門弟子籍者，尤不乏其人，遺書誰惜，冥漠增吁，顧轉得之于相交未久之滁秋，斯豈人事計量而得而及？余用爲太倅慰，而益以得交滁秋自倖也。是書多涉同光間軼事，虞初九百，足資掌故，往嘗得觀，聳慂付梓。太倅意未遽諾，復出示所輯《便佳簃雜鈔》二十餘卷，命爲校訂，自謂積十餘年心力，雪鈔露纂，乃成此書，蓋與《瑣録》體例畧同，而搜採較廣，論斷尤嚴。余題其端，所謂「自依燈火爲追寫，更挈悲酸相與偕」者是也。去春方議付刊，適以君歿中輟，全稿未審流落何所。滁秋意誼諄復，不忘死友，猶冀竭力搜求，徐圖璧返。庶幾出茂陵之遺草，或覩全書；拾安石之碎金，藉存瓌寶。日月爲期，非關敦迫，

先以是書爲嚆矢可耳。嗟嗟！酒壚之恨，已甚黄公；憂生之嘆，將在魯國。率紀所觸，以資滌秋，知我有深喟也。

民國戊辰三月吴江黄復

杜序

昔曾滁生宴居，每際秋高氣爽，必偕故舊遨游山林，既歸，必詳記其地之遠近，景物之美惡，古跡之源流，風俗之良陋。每接一賓，退後亦必紀其舉致豐度、言談志趣，日習爲常，無或稍間。其後練湘軍、平髮匪，人材輩出，如探囊取物。及大軍所至，地勢險阻，瞭如指掌，强半咸自紀載得之。其用心之深，成功之偉，豈僅如常人之紀日記，徒供異日之憑弔已哉！予幼讀書，最喜游記，名山大川，奇跡異聞，匪特足以洗滌胸襟，亦庶幾藉悉掌故。昔吾先君漫游燕趙秦晉，酷嗜金石鼎彝，每游深山窮谷，或得片瓦殘磚，必寶而藏之，筆而書之，紀載益多，散失愈易。繼官京曹，爲日較久，記述尤多，曾于遺著中得其手鈔《留燕雜記》一册，標明第二十三卷，其中所述近畿民俗舊跡綦詳，唯雜以政事，不能與游記相次比。繼以戊戌之變，倉卒出都，前二十餘册不識散失人間何處矣。每一念此，猶深痛惜。今觀沈太侔先生所著《東華瑣録》，述都下景物歷歷如在目前，回環再三，强半與先子所述若合符節，讀先生之文，益增予思親之痛矣。始予負

笈北來時，曾與其哲嗣共硯于順天學校，時先生名震海內，學際天人。才幾何時，而竟老成凋謝，齎志以終，豈文人命蹇，竟成定論耶！先生著述徧天下，斯録正其餘沫耳。先生既没，遺著散失者，不知凡幾。吾友朱君滌秋，少年倜儻，先生之忘年友也，深慮斷簡殘篇，久而湮没，特爲編纂付梓，以闡潛德之幽光，朱君亦庶不負其故人矣。編成索序，謹述其所懷以歸之。冀世之覽斯文者，勿僅以筆記目之可也。

戊辰清明前一日南浦鑒儂杜岑

胡序

沈公太倅，詞場之耆宿也，道山歸去，倏二年矣。其友朱君滌秋，定其遺稿，謀刊《東華瑣録》傳於世。或有問于余曰：「以太倅之才，而不務其大者，何有於瑣瑣是作也？太倅之作亦多矣，以滌秋之識，而不梓其精者，亦何有於瑣瑣是刊也？」余聞言，竟不覺莞爾曰：「昔有與袁枚論文者，枚答書有云：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爲關係。今君之問，類論文者，故敢以枚言爲答。」或嗒然去。余不禁重有感焉：夫今之人，著作如林，莫不珍視曰：此關係之文也。及觀其竟，影響卒無，不知所謂關係者，抑何在也？余于以服隨園之言，于以嘆太倅之作，于以重滌秋之刊，蓋皆能自得其得而不因人者也。噫！若太倅者，可謂隨園之知己；若滌秋者，可謂太倅之知己矣。滌秋既定是刊，復以余與太倅有一日之雅，屬爲之序。余不敏，曷敢窺測高深而爲文，更不足爲公榮，獨感或人之問，因書其事以歸之。而朱君發潛闡幽之功，自不可及也，老去詞仙，益當引爲大幸。

戊辰閏花朝丹徒叔磊胡世欽

張序

先師番禺沈太侔先生歿後三年，戊辰春，吾君朱滌秋手其遺著《東華瑣録》，將付梓人，索爲序。予愀然心痛，終日不能成一詞，其悲傷何如也！余少從先生游，教誨綦至，慇慇厚情，有逾父兄，蓋其情益重而予之痛也益深，痛益深，故惻惻然無以寫其悲也。先生晚乃衰病，恐旦夕死，無足以傳後世者，乃搜羅佚聞可備後人之史料者，輯雜抄廿四卷，卽以所居便佳簃名之，囑予司校勘之役。嘗曰：「非敢謂隱持風氣，亦聊寓微尚所存云尔。」校讎既竟，予復懇其出示所著詩文，願爲鳩資刻行。先生喟然嘆曰：「當今國學凌夷，經史且束置高閣，何況詩文詞？縱刻集盈尺，亦徒供他人覆瓿，何必多此一事。」予知其言之悲，不復請焉，恐益其悲也。先生既歿，其嗣不能世其家。予念文人一生無功勳昭後世，其稍可慰者，身雖可死，文章不能死耳。乃往便佳簃搜集其遺稿，而塵埃迷徑，零篇斷頁，太半覆瓿。追思先生容儀及曩日之言，歷歷如在，而先生墓已宿草矣。

今朱君所刊，雖爲先生著述中之微者，然亦可見先生之心。嗚呼！先生往矣，讀先生書，未嘗不想見其爲人，悲傷之情，寧有已時！

戊辰季春東莞張江裁

傅序

予少讀故詩人沈太侔先生《國學粹編》及《著涒吟稿》，文采風流，輒爲欽服。及長，喜治京師歷史方輿之學，成《春明鱗爪録》一稿，刊於報章，先生讀而善之，致書嘉惠焉。洎乙丑之秋，余始謁先生于番禺館中，相見如平生歡。予生也晚，恒以前輩禮之，然先生絶撝謙，視予爲忘年交。其後暇輒過從，多話勝國軼聞，帝京舊事，唏歔以言，殊不勝滄桑之感也。先生又嘗寓書于余，勗治京師掌故之學，謂能專一研究，十年以後，必成名家，望勉之，勿兼騖，苟持以恒，鍥而不捨，自無不成之理。某三十以後，始學詞章，差幸有成，然亦非朝夕事也。予得書，深滋慚感，以先生期予獨厚，徒因衣食奔走，未能有所造術，深負先生之雅望矣。先生早年侍母來京，官詞部，久居京師，習聞掌故，頗有記述，所著《東華瑣録》，紀事詳贍，文筆雋雅，尤冠于他作。晚年落拓京華，鬻文自給，予友耩李朱滌秋，先生之世好也，嘗爲紹介斯稿于畢倚虹君，刊于《時報》，顧報社不能如期予潤，而先生恃之頗急，滌秋憐其境遇，輒先解囊假之，其勇于風義有如此。

前歲先生捐館舍，予與滌秋爲理遺集，謀以刊行。奄忽今日，滌秋已先校刊斯稿傳世，其篤念故舊之情，予滋愧耳。校畢屬余爲序，余既傷太侔之逝，復念滌秋之誼，爰書數言以誌感焉。

戊辰閏花朝曼殊傅芸子

朱序

余既爲太倥編校曲話藏事，畢君倚虹復貽書索稿，塵務栗六，卒無以應。一日訪太倥于宣南，談及海上文藝之凋靡，幾庵愀然懮之。太倥曰：「幾庵與余，曩在著涒吟社，過之甚密，夙器其才，今乃執筆海上，説界負盛謦，彼既有振起文藝頽風之意，曷可不爲之助？」因檢舊篋，得瑣事若干則畀余，屬轉倚虹，爲其張目。三日一校，五日一寄，迄二月有奇始竣。倚虹深加贊評，謂稗乘中之有價值者，亦應有盡有矣。夫歷代相沿朝野秘聞、社會瑣事以及臣僚之卑鄙，史乘皆畧而不載，於是野史尚矣，無論賢不肖臧否，悉搜羅其中，瑣録云者，亦野史之一耳。嗟乎！宇宙之大，變化萬端，形形色色，何止恒河沙數，雖罄千百瑣録，難以盡載，則是瑣録實滄海之一粟，曷足以言書，然使後之讀者，得藉此以窺一斑，或亦蒐羅史料者所不棄乎？今此書將付刊，公之于世，而倚虹已歿，太倥又逝，念及故交，不勝黄壚之痛，用誌數語，以抒悲感。

戊辰春仲滁秋序于日下秋籟閣

東華瑣録

甲午之役，固由東瀛之師，未可輕敵，實亦中朝之戰和未定致之。憂時之士，憤國家受辱于人，或見諸説部，或發爲歌詠，如《普天忠憤集》、《中東戰紀本末》，久已風行海内。有某君者，佚其名，著爲《東海傳奇》，仿稗官體裁，抒寫當時情事，惜全書不傳，僅存目録。兹擇其尤警策者録之，以見一斑：朝鮮妃宣淫亂國，日本婿奉詔回京。陶然亭老妖恣狂嘯，張之洞大地得回翔。衞達三呼寃臨菜市，劉坤一忍淚出榆關。珍貴妃冷宫受刑杖，志國舅熱河卸兵符。罷海軍萬言誣左相，講洋務一切委醇王。韓邊外憤充前敵隊，漢納根購定後膛槍。師奔弟逃，吹犢客幸離虎口；君辱臣死，姓駱人獨佔鼇頭。王文韶王文錦天津善後盼同宗，李鴻藻李鴻章地府告終分異黨。其他尚多，約百餘回，不及詳録。

太常寺署中有蝴蝶，四足雙翼，黄質黑章，人欲見之，呼曰蝶仙，即飛至掌中，栩

栩然略不驚駭。有欲捉之者，卽已預知，蹁躚不肯下。舊有祠額曰江東廟，或謂元時忠魂所化。乾隆戊申冬，上齋宿郊壇，詢太常寺卿，乃以盒進呈，有《太常仙蝶詩》，卽世所傳：「蠕動蟄之時，來賓果是奇。異夫羣物體，覩此一仙姿。」詩勒祠壁。庚子之變，拳匪尚未至，蝶忽遷于全浙會館之妙光閣。嗣後兩宮由西安回鑾，兵部街之工部衙門爲使館拓界所佔據，後遂以太常寺爲工部衙署，江東廟不復有知之者。京江紫丞學士與蝶仙最契，因顏齋曰「來蝶」，曾著有《蝶仙小史》，所記事甚詳。全浙會館在宣外下斜街，兩次兵變均未被燬，蝶仙踪跡則無復考求者，猶是蝶仙亦有顯晦之異矣。

西長安街大柵欄南有井，刻石于上，爲明大學士范景文殉節處，距原鄄傳部基址約三里而近。舊爲八爺府，似爲府之廢園。余幼時猶及見之，有銅鹿，咸爲墨銅云。鄰近爲雙塔慶壽寺，斜分對峙，浮圖二，平視則在街北，惟黎明從長安門隙視，則南北各一。

萬松老人塔，在西四牌樓南大街之西，其北則磚塔胡同。乾隆十八年，勅修九級，仍舊制，塔尖則加合者也。今甘石橋有磚塔七級，高丈五尺，石額曰萬松老人塔。金元間，有僧自稱萬松野老，居燕京從容庵，耶律楚材見之，參學三年，僧以湛然居士目之。

其語文正曰：「以儒治國，以佛治心。」文正亟稱之。老人有《萬壽語録》、《釋氏新聞》。又善撫琴，嘗從文正撫，以承華殿《春雷》及種玉翁《悲風譜》贈之。嘗寄孔雀便面，附以詩云：「風流彩扇出西州，寄與白蓮老社頭。遮日招風都不礙，休從侍者索庫牛。」傳之法門，亦佳話也。

都門昆明湖長堤，例禁泛舟，十刹海僅有踏藕船，小不堪泛，二閘遂爲游人薈萃之所。閘在東便門外，自五月朔至七月望，青簾畫舫，酒肆歌臺，令人疑在秦淮河上。內城例自齊化門外登舟，至東便門易舟至通惠河，外城則自東便門外逕往。其舟或買之竟日，到處流連，或且往夕還，一隨人意。午飯必于閘上酒肆，小飲既酣，或徵歌板，或閱水嬉，豪者不難揮霍萬錢。夕陽既下，簫鼓中流，連騎歸來，爭門競入，此亦銷金窟也。近則就城隅別築鐵軌，較前易舟稍免周折，然舊時風景亦因之變更矣。

黃、黑寺，皆有跳步扎之舉。金剛力士、天龍夜叉，奉白傘蓋佛以遊巡，先有黑面，如進寶回之狀，及白骷髏二人或四人，到處鞭闢，有儺之遺意焉。每歲正月，黃寺十三日，黑寺十五日，雍和宮二十一日，旃壇寺初六日，繡衣面具，皆由內製，王公大臣，

朝服臨之，雖近兒戲，典至重也。

西黄寺在京師正北，東寺建于順治初，西寺建于雍正初。東寺名普静，係活佛惱木汗所建，西寺名達賴廟，爲班禪額爾德尼所建，皆喇嘛廟也。西寺有樓，仿烏斯藏式爲之，凡八十一間，雲窗霧閣，屈曲相通。班禪將入朝，詔仿西藏布達剌式建此。既至，日居于上，飲食沐浴，不在平地。樓上正中，爲其卧室，錦薦厚半尺許，陳設眩目，雜七寳爲之。樓有御座，幪以龍袱，金銀佛像若干區，富麗爲諸寺冠。庚申之亂，掠劫一空，據樓上爲巢窟，從此佛火消沉，無復當年之盛矣。

清淨化城，在兩黄寺之間。乾隆初，班禪厄(額)爾德尼來朝，住達賴廟，達天和尚方卓錫東城之賢良寺，亦往問訊，班禪極折服之。明日饋以盤飧，堆作塔形。班禪自知不返，未幾入寂，遺命葬京師，詔建塔于此，賜名「清淨化城」。其塔以白石爲之，璀璨晶瑩，無復堆砌之跡，上以文石鏤爲金花，遠望殆如海上三山，金銀宫闕。每朝陽初晃，夕照斜射，奪霞光於南海，映嵐翠於西山，诚哉其爲清淨域也。

善果寺，在宣武門外西南二里白紙坊，舊名廣安寺。天順甲申，尚膳監陶榮復建，既訖工，賜今額。內有翰林院修撰安理、太常寺卿張天瑞二碑，一立于成化，一立于弘治。俱云寺乃南梁漢與元府唐安寺也，在慈仁寺後山門，左右廊有懸鬼物圖，畫下劉元一等物也。六月六日，有晾經會。寺有勝果妙音圖，乃傅凱亭雯所畫，初在報國寺，後歸寺內，繪佛説法，聽者濟濟。〔按：劉元乃元代雕塑大師，此言「下劉元一等物」，美其藝僅次于劉元。〕

大能仁寺，在兵馬司，初名能仁，元延祐中建，明洪熙元年修，加賜大能仁額。毛奇齡《寄大能仁寺還一和尚》詩：「遥望嚴城隔翠微，靈山自昔會來歸。堂開講席龍初下，門傍閑田鳥自飛。攝足頓穿三寶地，閑身不掛七條衣。從他法臘年年换，何日相逢有息機。」今殿宇僅存，龍象剥落矣。

大德顯靈宫，在四眼井，其舊門亦在兵馬司，相去半里許，石額尤存舊跡也。明永樂時建，成化中更拓之。嘉靖中復建昊極通明殿，東輔薩君殿，曰昭德，西弼王帥殿，曰保真，又營龍虎殿，以奉真武。西殿有柏，雷火所擊，乾隆間重修。有老松六，虬枝

屈曲，若數百年物。明馮琦《登顯靈宫閣》詩曰：「極目長空雁影南，十峯當檻落晴嵐。清秋斜日窺金像，古木寒雲鎖石龕。地迴樓臺三島接，天低烟樹萬家含。虚疑縹緲仙山頂，時有蕭聲駐鶴驂。」

鑾駕庫初在兵部街極北，與宗人府碧瓦朱甍，衡宇相望，爲鑾輿衙收儲金輅木輅及法駕鹵簿并乘輦者。自庚子後，使館拓界，改貯鑾輿衛，而舊鑾駕庫之在宗人府左近者，全爲使館餘地，其房屋尚未全燬。初以收存乘輿法物，其房覆瓦用黄色琉璃，經使館接收，亦未拆改，黄屋遥瞻，魚鱗一片，猶可想見遺跡云。

燈市，在明代爲極盛之地。舊傳相對俱爲高樓，樓設氍毹簾幕，爲燕飫之所，夜則燃燈於上，望如星衢者，今則無是。憶舊友某君云，髫年尚見路南樓六楹，巋然無恙，今不可問矣。每上元五夕，馬猪市之東，東四牌樓下，燈棚數架，又各肆高懸五色燈球，如球緋，如霞標。由燈市以東，至四牌樓以北，相銜不斷，每初月乍升，街塵不起，士女雲集，童稚歡呼。店肆鐃鼓之聲，如雷如霆，好事者燃水澆蓮、一丈菊各火花於路，觀者如雲，九軌之衢，竟夕不能舉步。香車寶馬，參錯其間，愈無出路，而愈進

不已，舉國若狂者數日，亦不亞於明代也。此外地安、東安兩門外，約畧相同。

舊制六部皆有燈，惟工部最盛。門內燈彩四環，空其壁以燈填之，假其廊以燈幻之，且燈其門，燈其室，燈其陳設之物，是通一院皆燈世界。此由吏胥匠役輩，際海宇無事，民物滋豐，舉世從容，以頌太平。而上元五夜，爲歲之首，故不惜門靡，紙醉金迷，煌煌火城，女綠男紅，萬人空巷。猶記十歲時，尚及見工部燈，聞故老言，猶不及當日之盛，至燈市則不過聞人談述而始知也。當庚子以前，工部燈因破損太多，不能再懸。至庚子後，官署遷易，不復昔日城市舊觀，正陽門修復，正非易易。曩年聞海甸沿街至湖山，蹕路所經，每值燈節，亦稱極盛，惜未及見。滄桑再閱，遼鶴重來，笙歌院落，燈火樓臺，惟潭影間雲烟荒落而已。

庚子之變，固由中朝昧于時局，實亦疆吏所持見解不同，以至剿撫既昧于幾先，戰和亦窮于應付，固非拳匪之果足爲禍，亦非時勢之真無可爲。而身陷白刃者，比于無辜受刑；頭挽華簪者，何啻貪功膺賞。宮廷誤信，委罰廷臣；邊吏逭誅，取憐譯館。遂令輦路草荒，倉皇出走，行宮花落，繁盛爲墟。徒使論世者第歸坐於守舊之師儒、執法

之官吏，而樞洲（紐）彊吏，轉得道死。當時有爲之聯語者，曰：「南廷北廷，亭亭獨立；內禄外禄，碌碌無人。」寥寥十六字，可窺覘輿論矣。（一廷，爲廷用賓、廷少民，雖論功獲罪不同，然剿撫無定，各有主見，仍不足取。內禄，謂榮文忠始見好於孝欽，繼乃通電自全；外禄，係直督裕禄。）

翁常熟協揆，以甲午中東一役，始則主戰，既聞合肥與論時局，宗旨遂變，以師保之尊，竟至放歸田里，尚稱保全。蓋常熟相國，本經史大儒，而海疆事變，其籌兵轉餉，有非世人所能喻其艱苦者。又逢東瀛尊王傾幕之後，明治變法之初，雖中國疆場之事，不可以甲午爲履霜之漸，甚且謂合肥之議和，一誤于伯行公子，以東瀛椒戚，而與日商爭利，一誤于逢迎孝欽之慶壽典禮。實則合肥之苦心，常熟之卓識，皆非他人所可及者。庚辛之變，朝廷始有意召還，已以臥疾死久矣。聞常熟捐館舍時，挽者甚多，惟一聯云：「悠悠蒼天，咄咄怪事；昭昭青史，耿耿孤忠。」語極合分際。說者謂尚不如公自挽一聯：「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而後吾知免夫。」

端匋齋方任直督時，以扈從侍奉兩宮梓櫬，沿途拍照，爲李國杰嚴參去職，意鬱鬱

不樂，有朝士獻詩云：「高廟何曾盜玉環，長陵坏土穩如山。漢家若用張廷尉，定把無名法令刪。」匋齋得詩大喜，贈以百金，某攜金往勾欄，一日而盡，謂「如此盜泉，何足污我囊橐」云。

振育周貝子以納楊翠喜爲趙芷生啓霖侍御參揭，其事世人所知也。案結，趙以妄言落職，金臺大嘩，振頗不自安，亦具疏乞罷斥，其詞畧云：「臣系出天潢，夙叨門蔭，誦詩不達，乃專對而使四方；恩寵有加，遂破格而躋九列。倏因艱難之會，本無資勞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無多，遂至人言之交集。雖水落石出，聖明無不燭之私；而地厚天高，踳跼有難安之隱。所慮因循戀棧，貽一身後顧之憂；豈惟庸懦無能，負兩聖知人之哲，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再四思維，惟有仰懇天恩，開去一切差缺，願從此閉門思過，得長享光天化日之優容；倘他時晚蓋前愆，或尚有墜露輕塵之報稱。」婉曲微妙，文詞斐然，聞捉刀者，泗州楊杏城士琦也。

張文襄之洞七十生辰，樊雲門增祥撰駢文二千餘言爲壽，中叙述文襄外任四十餘年，凡所興作，輒遭部臣齮齕。有警句云：「不嘉其謀事之智，而責其成事之遲；不諒

文其生財之難，而責其用財之易。」數語直抉出文襄心事，相傳此文係交電局分日拍發，文襄閱至此段，掀髯笑曰：「雲門的是可兒。」又文中敍述文襄禁學校沿用東洋名詞，有云：「如有佳語，不含鷄舌而亦香；盡去新詞，不食馬肝爲知味。」措詞亦殊佳妙。

清宮監李蓮英有兩妹，慈禧輒呼之爲二姑奶奶、三姑奶奶，恆留宿宮中，所用卧具奩櫛，均向隆裕后假用，而七福晉偶一留宿，必飭人回府取襆被。兩妹既荷殊寵，性尤奢侈，所着平金紅緞鞋，僅二三日卽棄去，宮中打掃太監，月終必獲兩三筐紅繡鞋。其後兩妹標梅之歲，太后爲召集青年二百餘人，于南海承光殿，命兩妹隔簾選婿，端相如意，卽爲指婚。出閣時，妝奩之富，足擬王侯，至今都人猶艷稱之。

京西北塢村王奶奶者，初本鄉愚，其子年十餘，歲首思爲聚衆斂財之計，遂自號爲童子觀音，施符咒水，妄言禍福，旋爲京營捕役偵知，詰其惑衆，逮捕以去。以無聚衆謀逆實證，僅止假借神道惑人斂財，遂薄責發落。其母王氏，村嫗之有心人也，見子既敗，遂勾結宮監蘇老公及劉城印，內監而隱于黃冠，皆一時聲勢連內廷者，爲之揄揚，于是京中大官貴室，遂不遠而至。王又密布黨徒，四散要路，如茶棚酒肆之類，知爲往

朝送子觀音者，則詢其狀，飛報媪。有問孕者，媪焚香降神，作態許久，開目曰：「男也。」及産竟爲女，某詣之質問，媪曰：「某日汝因某事神降之罪，汝忘之耶？」其人恐甚。此亦由其徒偵察之力，一時爭神之。後竟自號爲龍天聖母，庚子之紅燈照，即其徒裔云。

京師地名，皆沿明舊，清初入關，亦無改更。庚子後，乘輿西巡，暫爲客兵保衛，紳民注重首都，且皆室廬所關，因有民政廳及安民公所之設，後乃改爲協巡各廳，藉以鎮攝城衛，而東瀛警察，亦于此時輸入。其始爲編查户口起見，用白牌，有巷名皆墨筆書之，以易辨認。迨和議既成，各國退出，遂設巡警部，于是逐漸修明，各街巷名，時有改易，有較舊時名義爲善者，如爛面易爛縵，繩匠易爲丞相，粉私廳爲分司廳，尚屬有據。又有變更無定者，如勾欄胡同，初以巡警部改民政部，其地實巷之大半，遂稱民政部街；民政易稱内務，更名内務街。粉子胡同，以農商部設于是，改稱農商部街，猶可言也。其他如禁衛軍設嘎嘎胡同，因將地名改爲禁衛街，已無意義矣。更有豐盛胡同及奶子府，皆爲明代奉聖夫人客氏宅，一其私邸，一其賜邸；魏閹胡同，爲明末魏忠賢故居。然豐盛之名仍其舊，又不緣丞相之例；奶子府改爲迺兹府，魏閹改爲魏染，斯真

在位者之羞也。

毫無意義。其餘大率無所取義而爲之，蓋全爲塗飾耳目之計，絶無徵文考獻之思，此亦

光緒丙子恩科，福建王可莊先生仁堪，禮闈報罷，既而臚唱，一甲一名爲曹鴻勛，王乃私刻一印，文曰：「落第狀元」，其自負可知。越年丁丑，果廷試第一，授職修撰，方將印文之意露出，一時都下傳爲美談。蓋溯甲戌鼎甲一名爲江蘇陸潤庠，辛未爲廣東梁耀樞，戊辰爲洪鈞，以上四人之名，皆藏有金木水火等字，而先生之名及字，藏有土字三，想其得土獨厚，因此自負不作第二人想歟。是時京中有一聯曰：「五狀元金木水火土，連科及第。」久未有對，後有某君對云：「四川省公侯伯子男，列爵齊封。」或又云，上聯本係：「五科狀元配五行金木水火土」，則更難對矣。

鳳全號茀堂，由州縣起家，歷任繁要大官大邑，積貲至三十餘萬。前巴塘事起，鳳以欽差大臣被戕于亂衆，誠由暴動，亦自有以激之也。核其生平殺人以媚長官，營私而入己橐，既貪且酷，宦轍所至，民怨滋深。每對人尤很很自好，輒自稱鳳老子。與同官積不相能，惟趙爾豐、沈秉堃兩觀察，居心行事，號稱莫逆，兩道又皆赫赫一時，論者

以爲鼎足而三焉。開弔之日，以其身歿于國事也，諸寅僚同往執紼，見壁上一聯挽之云：「鳳老子自號多年，舞爪張牙，威聲不減趙屠户；狗奴才也有今日，粉身碎骨，顯報還看沈胖娃。」一時傳誦，評爲確切不移。趙沈皆爲封疆，然趙卒不令終，或亦横逆之來，實有以致之。

文仲恭侍御，以劾南海黜回原衙門行走，其疏猶及見之，拉雜支冗，不成奏議體裁。孝欽訓政，置景廟于瀛臺，後乃放開封任，調任開歸陳許道，貴州迤西道。當時論者或以爲反抗新學，或以爲諂事孝欽，實則伊平時之心性，每持人同我異，人異我同之鬼蜮伎倆，以詭術欺世，苟合取容，其所予奪，皆無足輕重。聞初以郎官觀政户曹部中，萬人如海，一時什伯庸衆，羣才所萃，豈容伊嶄然露頭角。初在北檔房綜核各省撥欵，實爲財賦之匯，當時以爲無甚關係，憑書吏榷算，漢員爭此者絶尠，滿員愈不復過問。仲恭到部後，家已中落，有世代交易之估衣店一處，衣肆主人曰：「能厚給我，富貴且立至。」仲恭請其説，肆主曰：「但如我教而行可耳。」時閻文介方爲大〔司〕農，極欲清釐部案，而文介性尚節儉，未蒞署之先，部曹皆爭市敝舊官服，蓋户曹以優美聞，各司員皆懼文介之彈劾，所謂城中高髻，四方一尺。一日各員皆接見，衆皆衣色敝壞，文獨

袍服嶄新，文介色不懌，謂之曰：「我輩乃心國家，首宜崇儉。」方語至此，仲恭儳曰：「司員父祖皆宦達，故教子弟不敢以僞事尊上。司員所着，尚是篋中故物，各司員所着，皆聞堂憲蒞任有日，買自衣肆者，大有踊貴屨賤之勢。」文介改容，因飭其與漢司員清釐部案。此爲進身之始，皆肆主人所教也。此事鑿然不謬，其餘可例斷矣。

梁任公啓超在湖南日，唐佛塵贈以菊花硯爲締交之始，譚復生撰銘語，江建霞手鐫，銘曰：「空花了無真實相，用造別偈起衆妄。任公之硯佛塵贈，兩公石交我作證。」戊戌之變，梁出奔海外，硯亦不知所在。壬寅冬，黄公度貽書梁曰：「吾已爲君作藺相如矣。」且加賸一銘焉。銘曰：「殺汝亡璧，況此片石。銜石補天，後死之責。還君明珠，爲汝淚滴。」且以榻本示之。及至，則別一硯也，自是人間有兩菊花硯矣。

長白文文端公慶，于咸豐初年爲大學士、軍機大臣，是時海内多故，寇盜縱横，經略大臣如賽尚阿、訥爾經額，皆以失律獲咎。公嘗言：「欲辦天下大事，當重用漢人。彼皆從田間來，知民疾苦，熟諳情僞，豈若吾輩未出國門一步哉。」其平時建白，不拘資地，而以用人須破滿漢藩籬。實二百餘年未經人道語者也。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馬骨功名，狗屠富貴，往往不爲士人所齒。而膚橈目逃，一毫不挫，孰非一世英雄！有遼陽某君，道光間由武元充頭等侍衛，膂力絶人，尤善技擊。一日，肩錢數十貫，從城外歸，將及近郊，日已西匿，是處故多盜，每利人獨行，欺其孤弱，能全身而還，已爲厚幸，越貨奪財，猶其餘事。某君既習拳勇，毫不恐怖，遠見林間有人起伏，心知有盜，不可驟進，又不敢退以示怯。言次勢愈近，計惟直前迎之，賊甚衆，且各携有刀杖，與某既相遇，大言曰：「倘有貨財，速爲獻出，貸汝一死，幸勿覬望徘徊，自貽伊戚。」某不語，力戰衆盜。拳數揮，一盜已倒，急奪盜刀仗而亂擊，衆皆辟易，一一反接，欲置之死，衆皆叩首乞命。然後將盜魁二三，植立縛于樹，泥塞其口，俯拾肩錢，大笑竟去，郭門猶未鍵也。

阜城門內錦什坊街，舊有回民推車市羊肉，遇有泥潭，以手持車之兩端，如擎盤匜狀，其車並羊肉之未刲者，輕如片紙，去地二尺許，驀然過之，便捷之態，好整以暇。有某君者，亦以武力見稱，覩其擎數百斤之重，若無事然，欲試其技。以大指二揑錢數十，向之買肉，令其自取。比肉已割，伸手向之取錢，乃如蜻蜓撼石柱，未動纖毫，某

君笑曰：「與汝。」兩指一開，錢如齏粉矣。明日，某君向伊設肆處訪之，某回不在，某君見鑊中肉未出釜，口銜煙筒就竈畧一伸，肉鑊已移動，引燃訖，復還竈上。某回聞之，連夜遁去。

「八表經營，不過山右禁烟，廣東開賭，三洋會辦，請先看佚官降級、豐潤充軍。」此當時嘲張幼樵、林少穆、張香濤聯〔中語〕也。曾幾何時，全成往事，且當時或引爲訴病，追論皆列于賢毫，君子于此觀世變焉。

法梧門祭酒小西涯故居，在松樹街東頭，李公橋西壖下第一家。今已無人居，老樹數株，茅屋半欹，灌園人棲止焉。曾見羅兩峯爲祭酒畫西涯十景册，有翁覃溪序，梧門自書詩，覃溪和之。畫極荒率之致，寥寥數筆，宛然街市之景也。祭酒初居此，後移舊鼓樓街，有移居詩。《湖海詩傳》稱其自登仕版，即以研求文獻，宏獎風流爲事，故在詞垣，著《清秘述聞》、《槐廳載筆》，在成均，著《備遺録》，其餘有資典故而未刻者甚多。所居在厚載門者，背城面市，一畝之宫，有詩龕及梧門書屋，室中收藏萬卷，間以法書名畫。外則植竹數百竿，寒聲疏影，如在巖谷。經師文士，一藝攸長，莫不容接。爲詩

質而不癯，清而能綺，故問字求詩者，往往滿堂。《寄蝸殘贅》云：「祭酒文譽卓著，尤好獎掖後進，壇坫之盛，幾與隨園埒，而品望又過之。」按先生晚歲，罷官家居，卒無子，以外孫承繼，後亦不振，所藏書籍字畫，出賣殆盡。光緒中，其家又將先生著述之板，舉而盡售之，爲書肆所得，印行於市，價遂頓賤，然止詩集及述聞、載筆三種。後爲志伯愚鋭、崔磐石永安二太史購其板，藏之翰林院中。梧門又有《陶廬叢録》六卷，見於翁覃溪《復初齋文集》，稱其於典簽卷軸，每有所見，必著於録，其中有係乎考證，有資乎典故，視其詩更爲足傳，陳笠帆中丞曾梓之。以生平摹西涯風致，又所居近積水潭，只循後海卽達普濟寺，號爲西涯一角，湖光山色，罨畫樓臺，居者忘爲城市云。

玉元圃棟官學士，居城北，藏書最富，凡王漁洋、黃叔琳兩家書多歸之。築讀易樓，法石帆有詩云：「讀易樓前隔歲苔，樓門十載未嘗開。不窺園叟覃溪老，特爲尋書城北來。」「買書容易到斜陽，讀易樓中萬卷涼。零落都門諸梵宇，鮮紅小印辨王黃。」又怡親王府藏書之所，曰白善堂，大樓幾楹，積書皆滿。絳雲樓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爲毛子晉、錢遵王所得，毛、錢兩家散出，半歸徐健庵、季滄葦。季、徐之書，何義門介紹歸于怡府。乾隆中，四庫館開，天下藏書家皆進呈，惟怡府之書未進，

其中爲世所罕見者甚多，如《施注蘇詩》全本有二，此外可知。

載恆以狂悖誅，其書散落人間，聊城楊學士紹和、常熟翁叔平尚書、吴縣潘文勤祖蔭、錢塘朱修伯宗丞得之爲多，其實當時得之最精而博者，允推盛伯熙祭酒昱。蓋盛居内城，得之較易，又具搜羅之力，故收藏甲于諸家。祭酒爲肅府舊族敬文莊公之孫，三代世家，好士爲士大夫之冠。家擅園林之勝，庚子之亂，收藏未盡失去，有《掌古世係表》未刊。與祭酒同時，爲山左王廉生懿榮。光緒初元，京師諸士以文史書畫、金石古器相尚，推翁大興、阮儀徵之餘緒，當時以潘文勤、翁常熟爲一代龍門，而以盛、王二君爲之廚。未幾，盛司成有重刊太學石鼓文之舉，王司成有重開四庫館之請，駸駸乎觀蘭臺之盛事矣。孰知拳變之禍，王君殉之，伯熙先卒，未幾滄桑爲幸，而學術至是亦爲之一變矣。

自海禁大開，西風東漸，新學書籍日益蕃滋，其間如《校邠廬抗議》、湯氏《危言》諸書，皆因憤時感事，積不能平，而不覺言之過激，此所以來學究家之訾議也。厥後新説朋興，張香濤《勸學篇》之作，雖非無因，然調和新舊，尚不失爲作者，至端匋齋初附會

黨，始得與徐仲虎、吴調卿同列于農工商局。又改詹事府爲局署，入幕之賓爲金甸丞蓉鏡、文夢九齡、周采臣暻諸人。未幾政變，大獄以起，匋齋又請裁局署，進《勸善歌》以自解免，詞語鄙俚，殊無風骨，後竟得爲霸昌道，則俳優之不若矣。然川案猝發，猶不能屈，《春秋》許之。

金聖嘆先生，絶世聰明，放誕不羈。學使法公海按臨蘇郡，先生信筆直書，頃刻脱稿以呈公，公展閲，文體詭異，微哂曰：「好秀才，姑退。」先生揖而退曰：「稟問大宗師，生員出署回寓，道中設遇美婦人，觀者是乎？不觀者是乎？」公徐應曰：「一看君子，再看小人。」明日，公坐堂上，獨判先生爲四等，即日發落，重施夏楚。廣文以其名士，爲之緩頰，勿許。立召至，公一見，顔色忽霽曰：「余在京慕子名久矣，牢騷之氣，君子貴有以養之，子能痛改前轍，余之願也。」于袖中出金榜，而弁冕實先生名。于是先生感悔伏地，大哭曰：「士得一知己，可以不恨，某雖不敏，請事斯語。」由是公與先生遂爲莫逆交。

嘉慶中，臺灣東郭農人鋤園獲一古玉，色黝黑，長尺有八寸，寬二寸二分，厚四分

五釐，權之重三斤許。携之入郡，考古者識之，曰：「此明寧靖王之玄圭也。」王爲王室貴胄，鼎革時，依鄭氏居東都之野，是鄭氏敗，闔門殉國，此圭遂沉淪土中。農人得之不敢私，獻之法華寺，郡人以爲至寶，使董事張某典守之。乙未後，忽爲日本人所得，潛携之去，郡人大憤，籲於官府，爭訟數月，乃索還，存于三郊許藏春家。

龔定庵官京曹時，得趙飛燕印，狂喜賦詩，載在集中，而不詳其緣起及印之形狀，李蓴伯謂龔爲人所欺。昨觀吳石華集中，有題此印詩，所紀甚詳，特録如下，以爲藝林添一佳話。其序云：玉印徑寸，厚五分，潔白如脂，紐作飛燕形，文曰「婕妤妾趙」，篆似秦璽，似獨以鳥跡寓名。嘉靖間，藏嚴分宜家，後歸項墨林，又歸錫山華氏及朱竹垞家，最後爲嘉興文後山所得。仁和龔定庵舍人，以朱竹垞所藏宋拓本《婁壽碑》相易，益以朱提五百，遂歸龔氏。此册乃何夢華所拓也。詩云：「碧海雕搜出漢宮，回環小篆字尤工。承恩□似綢繆印，觀蘸香泥押臂紅。」「不將名字刻苕華，體制依然□内家。一自宮門哀燕后，可憐孤負玉無瑕。」「黄門詔記未全誣，小印斜封記得無。回首故宮應懊悔，再傳重問赫蹏青。」「錦裹檀薰又幾時，摩挲尤物不勝思。煙雲過眼都成録，轉憶龔家婁壽碑。」聞此印後歸潘德畬，今不知流落何所。按趙婕妤凡三人：一鈎弋，一宣主，

一合德也。

鼻煙之來，始于滿人入關，雍乾以後，始大發明，踵事增華。匠詡郢石之鼻，人參一指之禪。於是有薰煙，有洋煙，其味之等級，可別酸、羶、糊、豆、甜五種。其貯煙之壺，有辛家皮料及古月軒，其花樣大半屬陶器。有五霸彈者，繪雄雞五，作相鬬狀。聞另有名蟈蟈白菜者，振羽欲鳴，拈鬚欲躍。後有匠心獨運者，以水晶爲壺，用象牙爲杖，反面作各種圖繪。亦有書作清語及漢字古文者，筆墨所施，盡其精妙。又有所謂曼珠餑餑，亦名韃子餑餑，如西洋之糕點，其發明之後先，亦與鼻煙同時，故以上兩肆，能互相爲用之妙。亦有設于花肆中者，則取茉莉諸花點食，皆是面質，雜以牛乳和糖及雞蛋爲之。歲時餽送，宮寢薦新，幾若必備之品。近則狐裘臺笠，京國重來，此類諸肆，閉歇已多，不勝今昔之感矣，

古器之發現者，往往不問何時，金碗玉魚，難藏茂苑；蘭亭繭紙，空說昭陵。昔人所以重璠璵之戒，有由然矣。吾宗清溪釣徒，曾購得虞書《汝南公主》真本，賞鑒家或以爲真，或以爲贋。惟於某邑有人掘土，得祟伯卣，古色斑斕，土花剥蝕，的非僞造，西

人有欲購之者，令我追憶覃溪不置也。

衛懿好鶴，鶴有乘軒者，《春秋》譏之。故制，各王府賜邸，皆于園林蓄鶴鹿，蓋取六合同春之意，其實則以鹿附鶴。蓋恐法所不貸，則以血飲之立斃，所謂鶴頂紅也。以後漸失其意，亦有廢邸無力蓄豢，縱之禪刹，以終天年，皆數典忘祖故也。甲午之役，海疆多故，邊事正殷，翁常熟相國時寓東單二條，偶一鶴飛出，因出招貼，大書訪鶴字樣，國門街市各處黏壁。時有某名士口占譏之曰：「陪都烽火照遼陽，相國終朝訪鶴忙。想得乘軒從退食，風流可繼半閑堂。」

「我愛緑楊紅樹句，月明惆悵海王村。」孫丹五詩也。按：海王村卽今琉璃廠，蓋明時有琉璃廠，卽設於今之廠肆，清初以來，專以其地爲梓宮隧道龍輴，試演窆穴之所，而修造工廠乃在西山。光緒朝，因兩宮大喪並見，乃由官署倡設香廠，而廠肆遂以備試演隧道之用。猶憶工藝局初建，其地基所臨，適與演車隧道空地有礙，曾由工部會同五城勘丈，飭其按照佔用範圍之内，預爲騰出，繪圖立説，以爲標識。其時楊柳曹司，猶屬屯田風月，玉步未改，金湯無驚，雖劫歷庚子，鴻雪因緣，猶有爪痕歷歷，今則春明

依舊，夏甸更新，考古之流，又多一徵求文獻之資焉。試誦綠楊紅樹之句，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

六部公署中各司公廨皆有楹聯，其傳者，工部屯田司一聯，當時最膾炙人口。其文曰：「郎署共宣猷，舊雨應聯杜工部；詞人能作吏，曉風爭唱柳屯田。」文爲錢塘沈文恪公所撰，文子乘先生輅所書，兵燹失去。庚子後，以太常寺改建公署，長沙谷太守方長屯田司印，補刻懸於司堂。汪範卿部郎曾撰聯以紀其實，文曰：「粉署煥新猷，倘逢仙蝶重來，明月梅花同起舞；詞壇翻舊譜，疑有流鶯萬囀，曉風楊柳樂喬遷。」又，虞衡司舊有海棠，春時盛開，爛漫如繡。今之新署，爲太常寺廊廡餘地，分建司廳，無復花木之勝。虞衡司聯，爲賴仙竹郎中所撰：「歷紅羊刦後，頓改曹西，幹國重維新，莫徒守虞侯藪薪，衡麓林木；拓仙蝶祠邊，宏開粉署，感懷應念舊，且勿忘藤花月夕，棠樹春陰。」按：京師各署楹聯，前人記載中多有及之者，然皆盛傳之作，此則非滄桑以後，仍服官於舊署者不及知也。

明萬曆甲辰，厚載門外，皇城一帶墻下，忽影出城郭、山川、樹木、人物諸相，有

鐵騎數百臨城，城上皆樹旗幟，與畫圖無異，移時及滅。說者以爲女真之兆。相傳熱河秋獮之前，宮中時有黑影，憧憧如男女，皆古衣冠者，且時聞有哭泣聲，如出暗陬，即之不見，至文皇駕崩始止。此與明甲申三月十四日以前，忽有人道妝類瘋癲者，戒門吏曰：「如有婦人衣白衣，若縗絰狀，自棋盤街由東而西，必力阻之，千萬勿聽其過。」門吏如教，已而果有其人來，三次皆不得過，其人遂痛哭而返。少間瘋者又來告，言：「少刻更有人來，較向來之人尤悍烈，仍前阻之。」門者如迷惘不能禁，而明遂亡。按以前諸說，皆鄰妖妄，然故老流傳，當不盡無徵也。

京師有婦人李氏者，羣呼爲李瘋子，年六十許。每晨提一籃游於市，無弗歷，也無弗詈，且行且詈，凡政府之闕失，士大夫之敗檢，行陣之弗武，有司之不職，風俗之侈，人心之險，一一指陳無少諱。初爲金吾執之獄，然形狀狂易，無可科之罪，撻之不懼，捨之，詈如故。初聞尚掩耳，久亦安之。瘋子所至，羣兒隨之，市肆爭施以錢，或有爲之具飯者。得錢既多，則以之修廟，所修凡七廟，皆延僧主之。行詈如故，遇冠蓋及外洋人，聲益高；然至人家，則又和顏款接，初無瘋狀。問其所以如是之故，自言三十歲時，夢神迫其如此，不從則疾作。不知其別有所託，以女子而佯狂避世如此也。居恆亦

持齋奉佛，至甲午病卒，詈聲始絶。

咸同之間，京師士大夫奔走於柳陌花堤之外，別樹艷幟，大張北軍之旗鼓者，莫不于金、張、史、許中，結無遮大會，衆香國遂別開色界。時有金九妞、佟四妞之名，時而露鬓雲鬟，作閨閣妝，時而怒馬鮮衣，作長安少年游俠狀，不侑酒，不留客。有願傾慕芳姿者，須得就中一人先容，然後定期至，或杯酒，或拇戰，皆若殊遇厚寵，有至於傾家者，然皆無所就。以後門前冷落，車馬漸稀。或謂各有所適，或云憔悴相繼而没者，無從向忉利天、花鬘劫，參魔女禪，問色究竟，天上因緣何若矣。

恩曉峯，旗籍處女，玉貌娟妍，珠喉瀏亮。或唱盲詞，或演戲劇，男妝辮發，不演唱時或亦作閨閣時妝。女子入梨園者，以恩爲首屈一指，然不受金錢，不與男伶雜座。貴家大族，或有彩觴，特簡招之，倩唱其劇，相一奏技。亦與男伶合演，第於下場時，主人須設專席，如宴賓之例。聞其後亦時往戲場中酬贈，但始終不侑酒，其時女戲尚未大昌，遂若有開必先，莫爲之後耳。

皖省汪以誠者，以納貲來都，得爲某省候補道，夤緣署三司。乃既躭曲蘖，復癖芙蓉。有雙鸞、雙鳳及四九旦者，名優也，某道寢處，皆同爲之。案牘卽廢，撫軍登之白簡，揭一聯於邸報，當時傳誦，文曰：「以酒爲緣，以色爲緣，十二辰肆志追歡，永夕永朝皆若夢；誠心聽戲，誠意聽戲，四九旦登場賣笑，雙鸞雙鳳更銷魂。」亦暗藏個人名字在也。

趙菊曾名有倫，某部郎也，雖籍隸江蘇，而語言態度無異北人，且自頂至踵，無雅骨，張彥謀之妹婿也。人以其身最高，咸以趙高呼之。初納一妾，已立券矣，旋爲大婦所覺，雖允其納爲箵室，己乃百端凌虐，使之飲食起居皆無生趣。畏大婦如帝天，仍無解於淫威，不得已乃遷於他處，別爲一宅。同寅某君撰一聯嘲之云：「一味逞豪華，若非暗地弓長，未必人稱富有；千金買佳麗，除是明天弦斷，方容爾去敦倫。」横方爲「大宋千古」。蓋藏趙字爲額，以有倫二字嵌於聯尾也。

同光朝有以佛法爲戲場者，得二人焉。曰瑞和尚，嵩祝寺掌班者也，馳馬燕市，無異常人，所短者，星星一鏡髮耳。瑞雖居僧寺，退歸之後，嬌妻艷妾甚多，且別開外埠。

又有蕭瑞峯者，焚香寺喇嘛也，廟中經懺，酬應如故，與瑞和尚同工異曲，瑞則不登場，蕭則施粉塗朱，綢巾袍服，無異伶人，亦彼法中之游戲三昧者。

某長隨歷侍數顯者，次第薦剡，竟至富有金帛。雖出身微賤，時思所以示子孫，於是增高閥閱，規占膏腴，畫閣朱樓，比於邸第，青衣赤腳，侈埒侯王。已乃盛張管弦，集名流以榮鄉里。事爲紀文達所聞，書聯撰額爲賀，某榮之，徧示戚里，懸之庭堂，額曰：「且白堂」，聯曰：「家居化日光天下，人在春風和氣中」。或以問文達，文達莞然曰：「不嘗聽戲乎？且上白口，即爲奴家二字，至聯語貫頂，則明明家人二字也。」巧誠有之，亦太謔矣。

昔有嘲士子之熱念功名，比於婦女之戀于愛欲，其聯絶妙。文云：「秀才落榜，再也不幹者個營生。比及三年，學臺上院，翻然改云：大丈夫非忘功名耳，我去我去；孕婦臨盆，切莫更爲此種勾當。誕彌厥月，良人入室，莞爾笑曰：小娘子豈無人情乎，你來你來。」調侃京城士子，亦可謂至矣。

寶文靖與恭忠親王同值樞垣，皆詞鋒敏捷，每相嘲謔。恭王來之入內，值班者必早到在前，有事須關白者，方得乘間亦請，如失此時，則須於入內門便旋時，俗謂之出恭。一日恭與寶同座，寶以出恭二字請對，王卽應聲曰鼇寶。俗以察見金銀器者爲鼇（彎）寶。員司在廬，於寅卯時待漏，候長官之入，以待有所陳説，俗謂之鼇堂官，而文靖之名稱恰符，可謂巧合矣。

康熙間，考取博學鴻詞五十人，同授翰林官訖，有問閻百詩此中人物云何？閻曰：「若吳任臣之博覽，徐嘉炎之强記，可稱二妙；若李因篤之杜撰故實，汪琬之私造典禮，恐亦未必有偶焉。」一時流傳以爲口實。然如《山雞舞鏡賦》及《干蝴蝶三十韻》，枯索無興味，不知何取於此？至「大學子程子曰」一段，南中不讀，隨園且至於落第！晚近有保薦人才經濟特科，碩學通儒，當時入告，皆有做照詞科之語，其源可以濫觴矣。

楹聯有專用於某姓者，如：祖武箕裘，皇猷黼黻；家聲麟鳳，國器珪璋。明嵌祖家二字。其他如：四傑才名楊以上，六朝人物謝之先。隱王姓也。幼時在京，猶記某君所誦。有某君實姓黃，其友特誤以爲王，某君以詩曉之，語極淺近，然頗可誦：「江夏瑯琊未結

盟，草頭三畫甚分明。他家自接周吴鄭，敝姓曾聯顧孟平。須向九秋尋菊有，莫從五月問瓜生。右軍若許庭堅誤，孤負籠鵝道士情。」此作極膾炙人口。

江西程樂庵，名志和，名進士也，官工部，維已至郎官，而性既孤僻，人復寡合，惟嬉笑怒罵，則不遺餘力。嘗有工部記事之作，皆拉雜叙述當時堂司官吏，可爲劇談之資者，玆録數語，以見一斑：松壺斜倚檔房門（謂松龍齡本名壽，以諂事閹宦，刻名於便壺以爲壽），溥小鶯趨欲纖魂（溥小峯侍郎，與松皆爲清檔房總辦，小峯跛足而身短，故侍班必先趨，恐落後也）。竹板不留妻子面，本司呆對先生臀。名牌也許幫閑話（某次引見司員，名牌偶誤，未呈看左右堂，而右堂某遽有煩言），河道何妨去謝恩。語長不能全記。惟語太刻露，惜不能舉，長吏曹屬，一例詆毁。然事非皆無因，酒半茶餘，相與質遺聞、談軼事，要亦眷懷時局，感憶前游者，所樂爲紀述也。

蒲柳泉誌乩事對語，如猪血紅泥地，對羊脂白玉天。又有鵝肫湖裏種雞頭，對羊肚石邊栽虎耳。當時以爲絶唱。其實此種語句，皆非出人意想之外。近有以烟鎖池塘柳五字命對者，蓋不惟辭意絶不牽强，且偏旁用五行字黏合無痕，尤見匠心。此聯自同治間

已聞之，有以炮鎮海城樓屬對者，終覺勉强。昨昔滌秋過訪，有貽書於彼，述及此事，兹再紀之。德先君云：「此聯係出之清季成都赴試諸生，偶有以此命對，經儕輩以燈壓錦江橋五字屬成，遂爲的對。」陳扶蘆君言：「此對爲清彭雪琴早年赴試，途遇女子，以此屬對，當時因難遁去。迨雪琴敵髮軍於鎮江，城臨之以炮，始悟以炮架鎮江城對之，誠巧合也。」如是則此聯尚有一段軼事在也。

題扇書裙，藝林韻事，蓋所傳者，純在書法可貴，不必爲字句之匡謬。昔有作畫誤筆成蠅，偶爾涉筆，不必有意於其間也。京中某名宿，爲人書箑，録黄河遠上一詩，落書「間」字，或以問之？曰：「吾所寫者，别一詞也。」因朗吟：「黄河遠上，白雲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殊屬狡獪，然才思敏捷，亦可見之。

咸同間，王味雲、法小山、陳灌雲、趙小魯、蕭紹亭諸君，曾於日下結社聯吟，有某君作分咏格，上金魚下陞官圖，聯云：到老不知江海大，此中已覺宦途難。同時作者，皆賞其佳，然多恐其前程不能遠大。後某君果竟以教授終於官，蓋無心之流露，此又非卜筮讖緯家所得知也。

青塚琵琶，千秋恨事，故其生爲人所九死不堪者，而名或反賴以傳。有傭僱歸綏道署，歸而述青塚之狀，日凡三變，如朝視之，則圓如粉合之類，自朝至於日中昃，必三易其形。土人或以之射覆，賭勝負焉。塚出白土，細如鉛粉，婦女以之飾鞋底，無異宮粉，卽名之爲昭君粉。

竹岡侍郎鳳鳴，官工部左侍郎時，面圓脣露，行步蹣跚，目眥紅腫，然每工部值日奏事，上必召見。以爲超擢必將不次，將來亦潘伯寅之流亞，乃不徒一無陞遷，卽工程重要者，亦不獲派。或有與樞要親密者，微問之，中貴有知其事者相告，蓋九重閶闔，陛級如山，地位相懸，見人之行動地上者，真如蟻蛭緣沿。竹岡身肥而短，上坐於堂皇，下臨無地，俯視奉召，或行稍疾，足短不能遽前，大有手足並用，匍匐將往之勢，上遂大笑不止，非欲攷察其人，亦非有愛於其才也。

元時杏花，齊化門外最繁，東嶽廟石臺，羣公賦詩張宴，傳爲盛事。果邏洛納新詩云：「上東門外杏花開，千樹紅雲繞石臺。最憶奎章虞閣老，白頭騎馬看花來。」至明時則

東門花事衰落，西郊漸盛。萬曆後，摩訶庵杏花，多至千餘株，朱養醇太傅詩云：「摩訶庵外袖吟鞭，繁杏春開十里田。曾與村翁舊相識，看花不費酒家錢。」

京師有姚少師畫像，面大而肥，紅袍玉帶，髡頂上戴唐帽。而崇國寺畫像，猶是僧服，姿容瀟洒，雙睛如電光之燦。像贊云：「看破芭蕉掛拂子，等閑徹骨露風流。有時摇動龜毛撲(幞)，直得虛空笑點頭。」蓋本色衲子語。署「獨庵老人題」。獨庵，少師自號也。又潭柘寺有少師庵，亦有像，錦袍袈裟，頭左顧，形如病虎。

明李西涯墓，在畏吾村，初無知者，嗣經翁覃溪、法時帆始爲表而出之，銘墓誌石，以告來者，有詩尚在，詩極有價值。墓與王文敬墓南北相對，中隔長河，錢西湄詩所謂：「李文正對王文敬，千古興亡兩墓門。」不勝今昔之感。西涯宅，有謂在積水潭淨業湖南岸，今名高廟，夏日荷花楊柳，紅酣緑暗。寺有樓，所謂日下第一樓也。西院廣榭，繚以短垣，花木列圃，四時不謝，中懸有額曰：西涯一角，爲常熟相國書，庚子之變，爲日人攫去。或謂李閣老(胡同)乃其故宅遺址。其園在響閘銀錠橋左近。然米萬鍾湛園，有謂在淨業者，亦稱海淀。更有謂蝦菜亭阮翁臺，在後門西冰窖一帶。疑李閣老爲住宅，

銀錠橋西煤廠，乃法梧門故居。高廟西榭與某府相界，乃其別業及結社聯吟之所。辛亥夏，曾與鐵梅同游，與酣落筆，公撰聯以贈寺主人松巖，其文曰：「登樓懷古，悵望千秋，舉往事春夢難尋，無復蝦菜亭、魚藕監，如此湖山，猶傳天壤；把酒憑欄，蒼茫百感，問一代名流誰屬，只餘李西涯、洪北江，幾多文字，尚在人間。」鐵梅以隸古書之，欲刻未果也。

十刹海，在地安門外，向引昆明湖水，以資灌溉。夏日荷花，連接數拾畝，紅裳翠蓋，鬟影衣香，居人就河之北岸，設几茗以欵客，收茶資焉。同光之間，海內晏然，酣嬉日久，時維溽暑，都人士以此間爲銷夏勝地，茶寮爲之滿。有某貝勒者，邸第近在水濱，與某姓婦邂逅河干，青年素服，媚麗宜人。貝勒喜動顏色，問居址，欵金帛，託微波通辭焉，婉轉相就，遂往來如外婦，呼之爲佛動心。貝勒見獵心喜，日往花間，學蜂蝶之尋香，以故婦女之自愛者，大爲削跡。有某姓者，初以舊家陵夷，僅有一母一女，女年及笄，天然秀麗，穠李夭桃，望皆避席，與某貝勒居相近，鄰里咸爲危之。女母亦讀書舊家者，一日與貝勒遇于河沿，貝勒見之，即目眩神奪，遣從者饋食，且致詞焉。女母不動詞色，但曰：「好寄語汝主，我爲其幾祖姑，今某姑年已及笄將嫁，苦無奩資，

可將千金以助，勿轉眼如隔世也，明日卽遣人往府走取。」貝勒聞之大駭，咎從者以「族祖姑在，何不先告，倖未唐突，脫訴入府，不惟我爵見褫，汝輩亦無噉飯地也。」遂相與鳥獸散，自此淫威稍奪。人有知之者，女與母並非天潢，蓋出于一時之急智，亦行險而徼倖矣。

京師人煙稠密，車馬喧闐，平時亦春濃似海，月滿如潮。某年西后七旬萬壽，薄海臚歡，爭獻骨腴，以爲祝嘏之地，設經棚及戲臺焉。後因海氛不靖，始將由宫内至頤和園路，改爲由内庭至北長街，帛彩燈花，互相焜耀，紅男緑女，追逐其間。某室女者，亦靚妝往觀，髻盤寶勝，衫着茜羅，衆方屬目，忽一僧裝者，糾纏襟袖，已結不解之緣，女羞澀甚，旁皇計無所出，後有人剪之，始各慚惶而去。蓋乘二人視燈，不及他顧，爲某甲潛將衣襟縫紉于一處，而某甲先遁去，將以博笑，謔而近於虐矣。

京城歲時廟會，以游人填塞，故多草竊剪綹之事。剪綹亦曰白錢，又名小掠，蓋乘人不覺，以剪竊物，其術百端，其徒極衆，且出没不時，雖有巡緝街市兵卒，每苦難以弋獲。某鄉人跨驢入城，以所市之物繫于擔之一端，荷于肩後，物當肩背，目雖不見，

然動必覺，遂不復防。剪竊先以驢尾繫于肩擔，仍隨以行，審其不返顧，遂剪之以去。蓋尾初繫于擔，鄉人以爲肩荷之重，與初無異，因是不覺，旁觀者向不敢告，告則以其所以處之者處之，受害更甚焉。比鄉人至市，始知所市之物已歸烏有。

琉璃廠廠甸，每歲正月，自元旦至元宵，例有會市，一歲之中，僅此數日，故游人之繁，遠勝各處廟會，而剪綹之流益伙。某歲，有大僚往游，失去瓜皮便帽上嵌碧霞犀，值鉅萬，遂飭金吾追索甚急。金吾畏勢嚴飭，竊知之，匿名告捕，言當于某廟會還之。某大僚如期往，姑覘其異，至期竟日無睹，比歸，則帽沿嵌犀如故。蓋某竊初以他帽易之，至是仍還之，主僕均未知也。更有某廟畫像，值甚鉅，某竊乘人衆之際捲之去，而廟主忽歸，遇于門，竊者急向前白之曰：「小人得畫，願獻方丈，隨意付值可矣。」廟主笑揮之去，曰：「吾廟不需此。」比入，則此軸已失，向所遇者竊也，竟面失之。如此剪竊，固蒙莊《胠篋》一篇所不能詳者。

有故家子，家業零落，祖遺房產，盡供嫖賭之費，家中長物，典質一空。復癖于芙蓉，親友疏遠，呼籲無門，遂至短褐蕭然，一燈無燄，預料不能自存。有祖祠一所，以

公産故，相視莫敢先發，數楹幸賴以存，故家子藉蔽風雨。一日自撰聯揭于破壁云：「與祖宗呼吸相通，僅留得香烟一脉；看子孫勤勞不倦，也居然燈火三更。」亦大可憐。

餅師某，幼喜爲詩，稍長，哀者一尺。惜執業既賤，而又市餅，類皆未明卽起，躬近爨火，無不烟塵蔽面，垢膩滿身，若從皮相衡人，鮮有不失之子羽者，故名不彰。惟文秋柳先生，字鏡寰名海，極愛重之。奈先生亦貧無立錐，不能資助其改業讀書，誠爲恨事。常誦其得意之作，如：「荻花楓葉滿江村，一夕孤舟欲斷魂。正是客愁無着處，煙波萬頃月黄昏。」年甫二十三而卒，牢愁懮患，竟以況瘁早夭。天既賦以資秉之殊，又復使之淪于貧賤，蒼蒼者果何心哉？

遼東某家子，客京師，嗜酒賭博，又癖烟霞，而才則優越，讀書過目輒不忘。年十餘歲，文藝卓然可觀，而行檢略無所顧。一日，師教之讀，不顧而他視，使覆誦所業書，不能暗誦一字，師大怒，將解館去，東家出而婉轉勸慰，始允復館。某仍入學，師怒未息，揭聯于門云：「如不能對，明日仍不到館。」聯曰：吃烟飲酒宿娼寮，三者備之(矣)。某屬對殊敏捷，句云：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師異之，疑其有人提刀，因抗聲曰：

「對固佳，但我未面見，不足爲信。如我再命屬對，能當面寫出者，乃足憑耳。」遂書云：東啟明，西長庚，南箕北斗，誰爲觀星使？某遽對云：春富貴，夏菡萏，秋菊冬梅，我是探花人。師大奇，後竟聯捷成進士。

畿南一帶有瓜節，市瓜者先與種瓜人預購一年，先後摘取，惟約定後即有劣敗，瓜主人已售出，即不任咎也。俗以瓜爲甜瓜，亦名香瓜，有羊角密、葫蘆酥、青皮脆、金陵墜諸名。別有蛤蟆酥者，皮青似翠，瓤赤如火。西瓜自六七月後，方於街市叫賣，有紅沙瓤、黃沙瓤，三白者，謂皮、子、瓤皆白也。初皆哈密、榆次種，以後則多內地所出瓜果矣。

羶肉酪漿，以充饑渴，因邊塞苦寒，不易烹飪之故。但自唐以來，多以充飲饌，特不如後來之精潔耳。京師筵宴，蒙回並列藩國，故筵前飲器，以牛乳爲珍貴必備之品，上日御兩膳，大官光禄，別以金銀器蓄之。市肆亦有市牛乳者，有凝如膏，所謂酪也，或飾以瓜子之屬，謂之八宝，紅白紫緑，斑斕可觀。溶之如湯，則白如錫，沃如沸雪，所謂奶茶也。炙奶令熱，熟捲爲片，有酥皮、火皮之目，實以山楂、核桃〔仁〕，雜以諸

果，雙捲兩端，切爲寸斷，奶捲也。其餘或凝而範以模，如棋子以爲餅；或屑爲面，實以餡而爲餑，其實皆所謂酥酪而已。

京師向有以詩習飛錢賭者，蓋亦參用詩鐘之籠沙嵌珠，酒令之射雕射覆，而以局賭出之者也。其設置，乍賭有如賣卜者流，平鋪一紙，紙尾平畫四格，中爲所押詩一句，或五言七言，其應射之一字，別封于詩之紙尾，不露明。空其字之原位，界以朱圈，旁列四字，義意相類似，如以爲此四字中第幾字，爲所空之一字，卽用錢押于平畫四格之一格上，俟一次賭者卽畢，然後揭示。宋蘇東坡與友人至某寺，壁上見有少陵詩：林花著雨胭脂□，第七字爲風雨剥蝕，不復能看出，於是或猜潤字，或猜落字，因詣寺僧，假杜詩看，乃濕字也。此賭法大有此意。近聞海上詩謎之風，狂易殊甚，甚且有賭紙烟及各種物品，藉此斂錢，並設女子招待以誘引，詩格爲之掃地，不勝感慨係之。

通海以來，西風東漸，光電之學，以次昌明，攝影所傳，遂與畫工並駕齊驅，而且勝之。以其爲明儕歡會，藉寫離踪，粉黛爭妍，偶窺色相，而文人詞客，名公鉅卿，簿書多暇，文酒餘閑，且以添春明佳話、燕山鴻雪焉。曾見一像，爲寶香士、寶似蘭、徐

梅村、盛伯希，男妝女妝，僧伽羽客，狀態不一。有梳如意髻，河山象服者，有圓結作時裝，雙翹弓彎者，聞其中之僧道裝束者，初亦欲作女妝，總未如法，因改爲方外。此片紙至今尚存，有某君題詩于上，詩頗刻畫。又一日，見廟市售袁爽秋相片，惜爲不識者攫去，題相之字，幾如細蠅，想必皆名流遺墨，惜未卒讀。何梅叟罷官京居，嘗與廓軒師、匋齋諸人攝影倩園，名倩園雅集圖，曾囑覓畫師，仿李龍眠白描羅漢畫法，就照相之真跡，背摹一圖，然後徧徵題詠，允爲藝林盛事。而梅叟旋歸道山，負此一諾，至今猶耿耿也。

人之姓名，偶然聯綴，能幻成絶妙理解，有不可思議者。棘闈自平齡一案發後，士人皆有戒心。某科聽宣簡命方下，羣相額賀，以爲是科必應無事，是科乃翁叔平、景秋坪、麟芝庵、許筠庵，人謂之平平安安，以諧聲而得之。又某科主司爲錢湘吟、崑小峯、毛煦初、寶佩蘅，平列看去，乃錢崑毛寶四字，有才雋之士，集《龍文鞭影》二語爲偶句云：錢崑嗜蟹，毛寶放龜。當時以爲絶對。所難者同在一時，或同營一事，故信手拈來，不同牽强，否則終不免有鍛鍊之跡存也。

呂晚村文字，咸在禁例。先生之著述有《天蓋樓〈四書文〉》一種，但皆時藝，本無關於禁體，以文字被禁，遂並其無與於詆毀者，亦横加鍛鍊，於是向之家絃户誦者，至此遂成絶調。然第虚懸諸功令，初未揭示《天蓋樓》作如何程式，不過相戒勿言，實未見此文字也。南中某科，學使按臨，所取案首，有人謂其録《天蓋樓》文字，其同學某經向黌宫訐告。學使召某生至，氣宇清華，學使頗憐其才，初見即詰以「天蓋樓文字入禁，汝不知耶？」某答以「讀書太少，至所謂天蓋樓，向未寓目，學使何以知之？」云聞自某生。某請與某生見，學使召至，詰以「天蓋樓既被禁，故未得見，汝知其爲禁書，何由見之耶？」學使兩和解之。故老流傳，尚有知者。

京師隆善護國寺，每逢七八日向爲廟市，餘日即歸空曠。廟外東西廊下凡巷二，居民既少，地遂幽僻，廟市一散，或昏夜經過，大有入廟見神似鬼之概。有士人某，膽素壯，人好説鬼，一日自親串某家秉燭歸，假道于此，時已三鼓，彳亍僻巷，見廟後頹垣敗壁間，有物蠕蠕欲動，心畏之，逡巡欲避，而燭竟滅，急遽不知所措。稍近視之，則儼然一巨白面，其大如盆，摇摇焉似欲攫人之狀，意大駭，乃遽前逆而踶之，隨影而滅。急趨歸，倉皇無人色，齒猶震震有聲。家人見其如此，强之卧，達旦不能成寐，竟成驚

疾，旬餘始瘥。會往所親唁吊，座有老人，亦病新愈者，促膝接談，意甚款洽。問其疾，乃云前在某廢寺僻巷中遺矢，不知爲誰氏子所蹈，傷臀，病已近月，揪髯大詈，似欲得而甘心者。乃悟所遺卽是翁也。

宣武門外南横街一帶，近接荒塚，且與市曹伊邇，每月黑之夜，碧燐掩映，號爲幽闃。有商家子夜行，見一人首髮蓬蓬上指，據地踊躍隨其後，以爲厲所憑。行漸近街，乃一犬，非真有鬼也。是以義山《雜纂》，以文酒之餘閑，寄幽深之妙解，其意想一類，俱有實境，非盡無稽耳。

歷觀往古，至戰爭最烈之際，不世出之奇傑，每起于其間，其凛然節概，必有足以風薄俗、挽頽波，而天又摧殘不遺，勁風疾草，令人扼腕。其間之至死不變者，則惟岳忠武、文信國。閑嘗過安定門内教忠坊，經文丞相祠柴市遺跡，增人慨想。《正氣》一歌，言炳丹書，誠貫金石。其最可痛心者，公正命後，惟婢緑荷與襄窀穸。至于忠武與金胡，誓不並生，世傳所謂痛飲黄龍，壯志空齎。王之文字，爲其孫珂所保存，其見于《金陀粹編》及《忠武文集》，《無良馬對》及《小重山詞》幾闋，吉光片羽，已足不朽。

明袁元素崇煥以萬曆進士，由邵武知縣，累官兵部尚書，總督遼薊，鼎革之交，死于反間。其《樂性堂遺稿》，傳者不多，如《黄金臺》：「樂毅下全齊，十倍賞可擬。利盡交必窮，利大爭必起。一朝反間來，大抵惟利視。」又《度大庾有懷張曲江》：「相業生前定，君恩死後知。」又《韓淮陰廟》：「如何解報恩，禍爲受恩始。丈夫亦何爲，功成身可死。陵谷有變易，遑問赤松子。」數語皆不啻詩讖。當督師之被戮，褫尸於市，其僕佘某，竊負公尸，葬於京廣渠門内廣東舊義園中，佘僕終身守塚不去。

尋常器物，無不有名，如賣藥之串鈴曰報君知，售絨綫之摇鈴曰唤嬌娘，又叫夜乞丐所吹之竹筒曰善人知，此皆有意義。至舊武器槍鋒未盡處有八棱而圓，似鎚而極小，此處亦有名，謂之留客住，尤見古人雖兵兇戰危，亦有不忍之心。至於某稗乘載酷刑之類，有以熨斗熾炭於内，而底如漏卮，以熨貼受刑者之背，謂之杏花雨；又以鐵作鞋形，而火灼令紅之後，令罪人著之，名爲紅繡鞋，此則名極佳，而其事慘無人理。清社屋後，所有酷刑，一概蠲除，惟斮首、槍決、絞候三者矣。

內城舊刑部街鋪墊店鄭大，與李蓮英訂金蘭之契，宮中什物，多鄭經手辦差。光緒帝大婚，鄭大承辦鋪墊，獲利百餘萬。鄭常出入宮闈，慈禧太后呼之曰鄭大爺，鄭雖立談，而跂足吸旱烟自若。清季納貲捐官之風開，於是一般與宮中有往來者，無不廣開路門，以受請托，夕叩朝頒，竟如傳舍。慈禧未沒，李閹當權，鄭固煊赫一時也。

京師婦女多大脚者，故某名士曾集句云：「朝雲暮雨連天暗，野草閑花滿地愁。」狀態可哂。蓋纏足之風既深入人心，人情見少則怪，無足異者。清初宮妝，尚嚴體制，故婦女下裳猶掩履舄，而鞋底不露。中葉以後，宮中高髻，四方一尺，梳頭既較前爲大，而大脚又無法纏足，因爲高履而殺其底，謂之花盆底，底高則足小也。初尚長其下裳，掩映而行，後乃復短其衣邊，故示流露。風俗頹靡，必有爲之俑者，故不僅纏足可罪杳娘也。

象房在阜財坊宣武門內西城墻象房橋側，明弘治八年建。象初至京，先于射所演習，故謂之演象所。而錦衣衛自有馴象所，專管象奴及象隻，特命錦衣衛指揮一員提督之。凡大朝會，役象甚多，駕輦駝寶皆用之，若常朝則止用六隻耳，所受祿秩，但視武弁有

等差。其在象房，人有入視者，能以鼻作觱栗銅鼓聲，觀者持錢畀象奴，奴教之，始獻技，必斜睨象奴錢滿數，而後昂鼻俯首，嗚嗚出聲。象將病，耳中先有油淋漓滿地，名曰山性發，則預以巨縷縻之，管象房緹師，習知象性。光緒紀元後，久無貢象，而原有之象，亦先後病死。今之議院，即昔日之象房云。

洪憲時，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同時有女伶金玉蘭者，花旦而兼擅武技，能演《辛安驛》各戲，作派又復流艷動人。有黃遠生者賞之，戲爲上封號曰武艷親王。武艷二字，固與劉喜奎無涉也。喜奎艷名噪一時，初不習武技，劉少少尊之曰劉王，此外並無封號，近人誤以武艷親王屬之喜奎。按洪憲迄今，不過數年，而以訛傳訛，歧異至此，然則數千年以前之記載，又焉可信？此昔賢所以有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嘆。

清初高宗時，章嘉呼圖克圖入覲，以腦骨碗一器獻。血絡瑩澈，結爲關壯繆像，青巾綠袍，坐于皋比，赤兔馬傍倚，關〔平〕周〔倉〕二像，持刀奉印侍於側，有如白描圖繪，但無彩色。上亦報以一碗，爲釋迦牟尼佛像，于寶蓮華上結跏趺坐，螺髻寶光衣械皆如生。旁侍坐者觀音及大勢〔至〕二像，華鬘纓珞，相好莊嚴，俗所謂一佛二菩薩也。

莊子謂匠石去堊，運斤成風而郢鼻無傷。又懸虱三年視之大如輪。佛書所謂舉一毛端建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也。自餘以技得名於時者，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如湯天時之鐵書，時大彬之砂壺，亦既一藝成名，奔走豪傑。近人陳寅生之以刀刻熟銅墨盒，或箴或銘，或各體書，或爲山水花鳥鐘鼎人物之類，意到筆隨，全忘刻畫之跡。更有人爲刻雞蛋及刻桃核之類，尤見巧思。近有于歗軒之刻牙，馬伯宣之畫鼻烟壺，些微皆現，藝術之精，正未有艾。

京西翠微山八刹，春明勝地，海内知名。燕市鐘鳴，日可往返，故其地雖爲禪林，香火之外，名流觴咏，號爲最多。其最有功於斯山，則靈光寺之靜一上人。初與崇地山就原有之基，加築長廊及放鶴亭、韜光庵諸勝。恭邸復即其地建天游閣，而魚池澄泓，塔影如牟尼幢，映現水際。聞諸故老云，初牟塔在池心，臺基輪圍(囷)，磚石玲瓏，池水一泓，中有五色魚長尺許，金睛錦鱗。以後福介竹與香海寺鑒海，結修福覽勝會於香界寺，寺爲寶珠洞之前院，春時玉蘭盛開，游人甚衆。其後岳雲村於上山必經之路構禄猗草堂，惜其地無泉石膏肓，故既不據形勝，名亦不傳。以後即爲毓于讓薩午橋，因軍

務處初設，奉中央旨往勘視。西人在翠微山避暑，地址遂在四平臺。龍王堂主僧清川卽就其地四時集會，以寺有龍泉，水極甘冽，名以龍泉，非眞爲龍所窟也，有紫荆樹、香椽甚多。端匋齋罷官，曾往西山於秘魔崖證果寺結茅其上，曰歸來庵。廟中舊無水，匋齋見石罅地形，似有温潤，苔蘚之色亦異他處，因卽其地鑿井，水極甘潔可食。自時厥後，風流歇絶，名山香火，遂無繼者。

奉題《東華瑣録》應滌秋屬也　顧醉萸

風塵滿眼著新書，兀兀窮年意未舒。莫道輶軒今已闕，萬人傳誦説《虞初》。
世變蒼黄百不同，風流雲散自成空。金臺多少銷魂事，盡入沈郎一綱中。

題《東華瑣録》　王蟫齋

宣南夢憶總無聊，南雅樓中句費敲。又爲東華成雜録，多應瘦盡沈郎腰。太佯僦居宣南番禺館，自署其居曰南雅樓。著有《宣南夢憶》，載《北京畫報》。
塵土功名萬念灰，東塗西抹一編開。落花吟就春如夢，還向楸陰感舊來。太佯有楸陰感舊圖，題咏甚多，王西神編《小説月報》曾紀其事。

磈然金粉潑胭脂，膝下輕抛女畫師。遺稿叢殘誰檢得，荒凉怕問便佳簃。太倅有女曰掌奇，能畫，從張烟樵學。張爲故畫家林畏廬之弟子，因是掌奇畫益精。太倅頗以此娱晚境焉。《便佳簃雜鈔》共十二卷，鄭韶覺、楊味雲曾議刊行，未果。

兩般秋雨盦隨筆，此卷分明一例看。金石文章還掌故，儘搜軼事付詞壇。

調寄百字令奉題滌秋社兄編沈丈南野遺著《東華瑣録》（丹徒君素姚增祺倚聲）

春明掌故，是東陽瘦沈，當年親寫。一自秋墳添鬼唱，賸得文章盈把。碧血愁深，朱雲義重，感舊兼風雅。開篇夜讀，依稀如見南野。

往日隨宦揚州，清詞麗句，塗滿香羅帕。百首落花傳士女，傾倒拜鴛樓下。杜牧尋芳，京華煮夢，老去閑情惹。風流頓盡，騷壇猶自稱霸。

《東華瑣録》校點後記

鄭炳純

《東華瑣録》，沈太侔著。太侔名宗畸，廣東番禺人而流寓北京，後以字行，蓋取義于《莊子·大宗師》：「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光緒間官禮部祠祭司，辛亥前後與羅振玉、王國維諸氏倡立國萃叢編社，輯印《晨風閣叢書》多種行世。其詩文詞聲名遠播，晚年乃貧病交加，卒于民國丙寅（一九二六）。《瑣録》凡八十八則，原本爲其友人朱滁秋所輯，一九二八年十月由天津北洋廣告公司用機製連史紙鉛印爲綫裝本。我所據的是關世源先生的藏本。

北洋本中明顯誤字，逕行改正，疑不能決者于當字下括注應作字，其括號内二字以上者乃原注。原文簡畧處須待補字始能祛惑者，所補之字加〔　〕以別之。

一九九三年五月





ISBN 7-5300-0103-5
9 787530 001035 >

定价：7.80 元